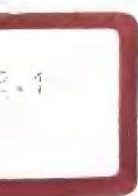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神仙卷

吕纯阳得道·吕祖全传



吕纯阳得道 明·邓志謨 撰 肖 蓝 校点
吕祖全传 清·汪象旭 撰 李建业 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23 印张5.25 插页2 字数119千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333—0171—4 /I·77

定价: 2.50元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笔画)

主 编

林 辰 段文桂

副 主 编

左振坤 孙言诚 袁闻琨

委 员

王 申	左振坤	孙言诚	杨爱群
林 辰	周 晶	周锡光	段文桂
侯忠义	袁闻琨	唐树凡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辑简例

- 一、编大系有两种方法，或按史序，或以类分。本大系分类选编。
- 二、中国的神话怪异小说，分文言短帙和章回说部两大体系。文言神怪小说，篇目虽多，但字数较少。本大系辑为一卷。
- 三、章回说部体小说，始于元末，但迄今未见元刻之章回小说，故本大系所收之神怪章回小说，以明、清、民国(1949)三代为时限。
- 四、大系不是大全，须经选择。本大系选收作品的标准是：(1) 同类作品中的代表性；(2) 社会影响的深广性；(3) 小说史上的学术性；(4) 版本存藏之珍缺性。四者须具其一。
- 五、神怪小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但提要钩玄，可分为五大类，即：
 - (1) 依附于一定历史的史话类；
 - (2) 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
 - (3) 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
 - (4) 依附于鬼妖物怪的怪异类；
 - (5) 托神怪而喻世事的寓意类。

本大系以以上五类分为五卷。

在神怪章回小说中，有几种作品，或影响大，或续仿多，或卷帙浩瀚，故特自上列五类中析出，单列为卷，即：西游全书卷；济公全书卷；四游全书卷。

如上，本大系共为九卷。即：（1）文言卷（2）史话卷（3）神佛卷（4）神仙卷（5）怪异卷（6）寓意卷（7）西游全书卷（8）济公全书卷（9）四游全书卷。

六、大系之编，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一旦条件具备，或者我们的后代需要出版中国神怪小说大全时，可将本大系未收之书，辑为一卷。故本大系虚设“辑遗卷”而为十卷。

七、卷以类分。但各类作品的种数与字数，或多或少，不宜削足适履。故各卷分册出版，册数不等。

八、有相当一部分神怪小说，不仅出版过，而且印量很大。故各卷分册出版时，不一定依据学术上的次序，但规划中的书目必须在规划时间内出完。

九、本大系由巴蜀书社、齐鲁书社、辽沈书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按统一体例（略如：统一开本、字体、字号、行款、书脊、版式、装帧设计等）分精装平装两种装帧印制。

十、各书校记和校点者的评论等，一律附出单行汇编评论集，不附于各书之后。大系总序言每卷只印在一种书上。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吕纯阳得道》《吕祖全传》

出版说明

本书共收《吕纯阳得道》、《吕祖全传》二种。

《吕纯阳得道》，全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又名《吕仙飞剑记》，明万历年间邓志谟撰。此书详述了道教八仙中影响深广的吕洞宾得道成仙的全过程，文字顺畅，多运用排比骈文，也不乏清新隽永的诗词。

《吕祖全传》，又名《吕纯阳祖师全传》，现存清初刊本。《全传》以吕洞宾自述的口吻，传其得道过程。但所记吕洞宾事迹与他书有异，偏于悟道，疏于记事，多弄诗词，文字古拙。全传后附轶事四十五则，文虽简略，事与《吕纯阳得道》多同，但却保存了很多关于吕洞宾的朴素传说。

按吕洞宾，史有其人。关于他的“仙迹”，据《列仙全传》载，吕岩，字洞宾，唐蒲州人。两举进士不第，年六十四，游长安酒肆，见云房先生，求度世术。云房十试洞宾，皆心无所动，乃携洞宾至鹤岭，传以上清秘诀。洞宾既得道，始游江、淮，试灵剑，斩蛟害，隐显变化四百余年，人莫识之。据记载，他在北宋道教中开始有影响，至元代，封为“纯阳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全真教奉为“北五祖”之一，俗称“吕祖”。关于吕洞宾的故事传说，宋人笔记已有记载，元明杂剧、传奇亦多关于他的剧目。而小说，当推明代《吕纯阳得道》为最早的一部。在晚明尚有《八仙出处东游记》和冯梦龙《醒世恒言》中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皆演吕洞宾的故事。由此可见，吕洞宾的故事传说、戏曲小说，在“八仙”中数他最多，以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二书合编出版，对了解研究八仙神话故事与传说，以至加深对中国神怪小说的认识，还是有价值的。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1990年2月

目 录

吕纯阳得道

第 一 回	诸仙朝玉皇大帝	慧童投吕家出世.....	1
第 二 回	吕纯阳遇钟离师	钟离子五试洞宾.....	6
第 三 回	秘授纯阳子丹诀	吕纯阳发大誓愿.....	12
第 四 回	洞宾得遁天剑法	飞仙剑斩蛟杀虎.....	16
第 五 回	吕纯阳宿白牡丹	纯阳飞剑斩黄龙.....	21
第 六 回	纯阳子卖梳货墨	纯阳踏石饼化钱.....	27
第 七 回	纯阳游大庾谒斋	纯阳召将收狐精.....	33
第 八 回	纯阳子醉死复生	纯阳子罗浮画山.....	37
第 九 回	献美人画并泛管	活已死鱼并吹笛.....	42
第 十 回	纯阳子杭州卖药	吕纯阳三醉岳阳.....	47
第十一回	纯阳游广陵妓馆	纯阳游寺访书斋.....	53
第十二回	纯阳子掷剑化女	纯阳子见火龙君.....	59
第十三回	吕纯阳度何仙姑	吕纯阳升入仙班.....	60

吕祖全传

吕祖全传后卷

神通变化（十则）.....	137
武昌卖墨.....	137
武昌鬻梳.....	137

水化成酒·····	137
纸中方窍·····	138
石上方窍·····	138
罗浮画山·····	139
庐山淬剑·····	139
仙乐侑席·····	140
管片泛波·····	141
鲙鱼再活·····	141
更名点化（六则）·····	141
回处士·····	141
回道人·····	142
回心回心·····	142
无心昌老·····	143
宾上人·····	143
黄祆翁·····	144
进谒儒门（三则）·····	144
谒王岳州·····	144
谒石舍人·····	145
巴陵犯节·····	145
经从道观（三则）·····	146
游太平观·····	146
游天庆观·····	146
游天庆观·····	146
游戏僧寺（五则）·····	147
山寺化妇·····	147
游金鹅寺·····	147
游庐山寺·····	147

开元赠金·····	148
大云会食·····	149
市廛混迹（六则）·····	149
邵城酒肆·····	149
永康酒楼·····	150
汴京茶肆·····	150
兖州妓馆·····	150
广陵妓馆·····	151
东都妓馆·····	151
庵堂赴会（二则）·····	152
青城鹤会·····	152
江州挂搭·····	152
丹药济人（九则）·····	152
绛纱裹药·····	152
孝感救母·····	153
赵州医跛·····	153
江陵医眼·····	153
岳阳货药·····	154
成都持丹·····	154
觉能得丹·····	154
德成得丹·····	154
金陵治痿·····	155
景物题咏（一则）·····	155
黄鹤楼诗·····	155
因缘会遇或遇而不遇（四则）·····	156
何仙遇道·····	156
道友讲经·····	156

绍兴道会.....	157
祖师劝世.....	157

第一回 诸仙朝玉皇大帝 慧童投吕家出世

诗曰：

读罢残编细品论，看来世事未全均。

跖兮有寿颜兮夭，崇也繁华范也贫。

自信光阴为过客，常思富贵等浮云。

人生适意须行乐，且看东游吕洞宾。

自鸿蒙一判，天地攸分。天上就起有神仙，居于三十三天；地下就生黎庶，居于九州之地。怎么叫做三十三天？曰：焰摩天、蔚蓝天、朱明天、隐玄天、玉玄天、华阳天、清灵天、太玄天、松得天、小有天、灵光天、冲虚天、幽墟天、清平天、溟漠天、浩浩天、浑浑天、无极天、大罗天、丹真天、隐元天、曜明天、曜灵天、顺和天、昭明天、丹霞天、紫虚天、太清天、赤瑛天、黄精天、玄元天、苍成天、丹无天，这便叫做三十三天。这三十三天，惟焰摩天乃玉帝所居，其余神仙，在蔚蓝等天居住。故《茅君内传》云：“大天之内有诸洞天，乃仙真之所居。”正谓此耳。怎么又叫做个九州？曰：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荊州、雍州、梁州、扬州，这名九州。九州之黎庶，林林总总，就有个人王帝主为之统率；三十三天神仙，千千万万，就有个玉皇上帝为之管领。其人王帝主，就如当今皇帝居于燕京，就住有个金銮宝殿；觚稜金雀，象魏龙墀，齐齐整整。凡官僚奏事，皆在那个所在。就如那玉皇上帝居于焰摩天中，住有个通明宝殿。那通明宝殿，兀兀突突，琼楼玉宇森严；辉

辉煌煌，彩云紫霞缭绕。因此叫做通明宝殿。凡神仙奏事，皆在那个所在。这通明宝殿的事，凡人怎么知道？苏东坡有诗为证，诗曰：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话说唐朝有一神仙，姓吕名嵒字洞宾，别号纯阳子。这个神仙的来历是怎的？原先乃是钟离仙一个徒弟，名叫慧童。钟离仙是那一代的人品？原是汉朝明帝时，有一人，复姓钟离，名权字云房，曾举孝廉，授上大夫之职。一日，解组归山，修行慕道，得做一个神仙，居于终南山碧天洞中。他是个众仙的班头，人人称他汉钟离。当时，纯阳子做了他一个徒弟，跟随他一十二年。

一日，是众仙朝元之期。怎么叫做朝元之期？比如当今皇帝，御极两京，一十三省的官员，皆要三年一朝。天上玉皇大帝御殿，这三十三天的神仙，并天下名山福地，如终南山、蓬莱山、阆苑山、方壶、员峤的仙子，也要三年一朝，故此叫做个朝元之期。一日，钟离子领着众位仙僚，径到焰摩天中通明殿下，来朝玉帝，遂带了这个慧童，同到天宫。

那一日，玉帝御殿，朝仪怎生排列？则见：

河横析木，日耀扶桑。满空中腾着瑞气，氤氲氤氲；合殿上拥起祥云，飘飘缈缈。仙韶迭奏，隐隐约约，风伯传送着音声；天鼓遥闻，丁丁东东，雷神驱将来号令。碧鸡啼处，咿咿喔喔的堪闻；丹凤翔时，辉辉煌煌的可爱。宝炉内焚着清静香、无为香馥馥芬芬，扑鼻的龙涎麝脑；金堦下列着绛骝仗、彩节仗齐齐整整，惊人的虎贲龙骧。东列着轩轩昂昂的翊圣与佑圣，西列着雄雄猛猛的天蓬和天猷。三十六员天将，森森严严，水犀甲、凤翅盔、龙泉

剑闪闪烁烁的毫光；二十八宿星官，济济楚楚，紫罗袍、白象简、黄金冠从从容容的态度。引班的有孙卢张萨，升的升，降的降，雍雍穆穆四位真人；奏事的有天地水府，举的举，劾的劾，正正公公三官大帝。左金童，右玉女，执那幢幡宝盖，悠悠扬扬；前火部，后雷司，摄着魔怪精邪，轰轰烈烈。正是：九重天上钦仁圣，万笏班中立侍臣；文武两班齐拜舞，昊天金阙独为尊。

却说钟离子同着众仙僚朝见玉帝，三扬尘，三舞蹈，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此不在话下。玉帝以钟离子是个神仙的领袖，拜舞已毕，乃命众仙僚先退其班，独留钟离子在后，却令直殿将军掇了一个绣木，赐钟离子侧坐于通明殿上，遂赐了一席御筵。列着些仙果仙馐仙茶并仙酒，玉帝亲自陪饮。你看这钟离子与着玉帝，君臣道合，就如鱼水一般，在那通明殿上，讲仙宗，究法旨，论世事，自辰牌时分饮起，直饮到未牌时分还未退殿。

却说这个慧童，以师父进朝，他只在三天门外等候，那一日，天清气朗，玉宇无尘。正是：碧空清似洗，紫雾气全除，九霄推日毂，万国俨冰壶。那慧童站在天门之上，观看下凡的景致。只见：青山隐隐，绿水悠悠，朱阁巍巍，画楼兀兀。花街柳巷，许多的红粉嬉游；酒馆歌台，无限的游人宴饮。那道童观看了一回，自思：“跟了师父一十二年，整月只在终南山修炼，那里见这样的繁华。”遂起了一点凡心，背着师父，就蹶起一朵祥云，径投下界而来，将欲投胎出世。

及钟离子宴罢御筵，谢了玉帝天恩，出于三天门外寻着这个徒弟，那里见他个影儿。却有把天门的将吏说道：“钟离先生，你那个徒弟下凡去了。”钟离子慧眼一照，只见他降在河中府永和县中，将要投人家出世。乃叹曰：“此厮仙骨未充，

凡心未泯，何缘之浅、分之怪乎！”又自思：“这个徒弟跟我一十二年，道将有得，岂忍他半途而废。他虽投胎出世，久后必须度他，也见我师徒相与之情。今且转终南山而去，再作区处。”于是，驾起一朵祥云，转回终南山洞中。此不在话下。

却说那慧童，按落云头，来至河中府永和县，自西门而入县中。前街行过后街，南巷游过北都，思要寻一个阀阅门第并尊贵的父母投胎托生。恰转到东门，见一个八角枋牌上写着“三代承恩”四个大字，又小书：“祖吕延之授浙东节度使、子吕谓授礼部侍郎、孙吕让受海州刺史。”慧童见之，喜曰：“吕氏之门第高乎！”遂至其家中。

时吕海州年四十无子，其妻王氏身怀有孕。海州恐其六甲是女，思欲转女为男，又恐妻子临盆之时，或产生留难，思欲转祸为福，乃发了一点诚心，请着羽士之流，建坛设求嗣之醮。那羽士们，三三五五，遂披着法服，戴着黄冠，建立瑶坛。宝灯银烛，联星斗展舒符箓，玉字金书舞凤鸾。诵几卷北斗经、三官经、玉枢经，行行灭罪；拜数本祖师籤、水府籤、星辰籤，句句消愆。宝幡宝盖，庄严的好好生生；龙笛龙笙，品弄的嘹嘹亮亮。这一所道场倒也齐整得紧，醮坛边且帖有求嗣对联：

累世培善根应拟庭前生嫩桂

九天赐英物行看掌上捧明珠

又一联云：

善信修斋遥望仙真降鸾鹤

皇天眷德定教释氏送麒麟

慧童到醮筵边观看一回，私心窃喜。说道：“积善之家，当有馀庆。我欲托生，非海州为父、王氏为母不可也。”于是计上心来，只等着王氏弥月之时，临盆之际，就投胎便了。

却说醮事已完，诚心告谒，神仙散会，羽客撤班时，执事者并吕海州家人，欢欢喜喜，向吕海州面前齐声说道：“人有善愿，天必从之。相公此后必生个麒麟子矣。”其婢妾十数人，亦对王氏说道：“今日建此善醮，福有所归，夫人必产个贵子。”夫人见这些婢女齐声道好，亦满心欢喜。

越数日，将就褥时，忽有一只白鹤自天而下，飞入帐中。只见这一个鹤呵：

素翎濯濯，朱顶鲜鲜。色类于雪，声闻于天。羽族之宗长，从来有说；仙人之骥驥，自古相传。华表月明，丁令威托之返魂；缙山云拥，王子乔乘之登仙。静夜而听，琴来蕙帐；清晨而觅，食在芝田。吊陶家之墓，奇奇异异；掠赤壁之舟，蹁跹跹跹。纵尔游在沙丘，端不中明皇之箭；若豢养于卫国，还须秉懿公之轩。正是：养就丹砂寿算绵，羽毛曾伴雪霜眠；于今飞入红帷幙，却兆佳人产异仙。

却说王氏夫人，见了此鹤飞入帐中俄而不见，家中人大惊小怪，此是一场异事。岂知是这个慧童特来投胎出世，化成此鹤。须臾之间，王氏夫人腹中疼痛，不数刻遂生一子。众方知鹤之入帐，兆产生之瑞也。王氏所生之子，乃贞元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巳时。吕海州因诞此子，不胜之喜。及视其掌心之文，有一山、三口之异，乃取名崑，表字洞宾；以此生年月日时，并属其四皆是阳数，因号为纯阳子。

纯阳子之生，金形木质，道骨仙风，鹤顶龟背，虎体龙腮，翠眉稜层，凤眼朝鬓，颈修颧露，额阔耳圆，鼻梁耸直；色黄白，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两足下隐隐有纹。见者莫不奇之，皆摩其顶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时有马祖者，是释家一个慧眼禅师。因见了这个纯阳子，乃曰：“此儿骨相

不凡，自是风尘表物，他日逢钟则□，但大才晚成耳。”

纯阳子自幼聪敏，日记万言，九岁时学识超群。所作的文章，就是班孟坚、扬子云一副心肝想出来的；所吟的诗句，就是杜子美、李太白一张口吻说出来的；所写的字式，就是钟繇、王右军一管笔扎书出来的。且素性不好华靡，惟戴着一顶华阳巾，穿着一领黄白襦衫，系着一条大皂绦，其貌潇洒，就象似汉之子房一般。

早年游泮，但两举进士不第。纯阳子有这样的学识，怎生不第？这正是仙文不入俗人眼，非是朱衣不点头。直到唐末咸通中才举进士，时年六十四岁，父母俱已丧矣。这那里是“一举登科目，双亲未老时，锦衣归定省，重着老来衣。”怎么纯阳子举进士恁迟？盖六十四卦已尽，乃始于乾，此纯阳之应。故马祖得知他大才晚成。

当时，纯阳子既举进士，即授咸宁县知县。将欲赴任，忽钟离子在终南山中思念这个徒弟，乃曰：“慧童下世，若论仙家日月，不过三年，计浮世间六十馀年矣。吾若不去度他，恐未免轮回之路。”于是，离了终南山碧天洞中，竟来度着这个纯阳子。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回 吕纯阳遇钟离师 钟离子七试洞宾

却说钟离子自终南山而来，径到长安。扮做一个道人，青巾白袍，长髯秀目，手扶紫筇，腰挂一个大瓢，直入旅肆之中。从瓢中取出数十文铜钱，问酒保沽酒而饮。一饮三斗，众皆异之。饮罢，大写三绝句于壁。其一云：

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敬双眼识皇都。

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

其二云：

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

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其三云：

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可伤神。

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清平有几人？

纯阳子将之任，道经此地，亦投入旅肆之中，遂邂逅钟离子。阅其人状貌奇古，观其诗辞语飘逸，因揖问姓氏。道人道：“吾复姓钟离，名权，云房其字也。”纯阳子再拜而揖之，遂同坐旅肆之中，相与谈玄理。因问道：“先生方外之游乐乎？”钟离子道：“人生浮世，如轻尘棲弱草耳。况贫贱乃求富贵，富贵遂蹈危机。故当世扬雄有天禄阁之灾，韩信有未央宫之祸。此官途甚苦也。若我方外之游，破纳头胜于紫罗袍，双丫髻胜于乌纱帽，鱼鼓简板胜于玎珰珂珮，葫芦拂箒胜于象笏朝簪，紫丝绦胜于黄金带，青芒履胜于皂朝靴，早眠晏起胜于待漏朝天，徐步安行胜于望尘跪膝。或有时而遨游世界，则以山川当图画，以天地作行窝；或有时而栖宿岩居，则以风月作主人，以烟霞为伴侣。故陶隐君诗曰：‘深山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娱乐，不堪持赠君。’以此论之，方外之游乐也，乐也。”纯阳子一闻此言，仙机重悟，凡梦顿醒。遂说道：“钟离先生，吾欲弃兹功名，修慕黄白，先生肯教我乎？”钟离子道：“君可吟诗一绝，待予观之，看你志向如何？”纯阳子笔不停辍，书二十八字之诗。诗曰：

生在儒林遇太平，悬缕重□布衣轻。

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

钟离子见了此诗，不胜之喜。说道：“诗以言志，而子之志向

卓矣！”遂与纯阳子同憩肆中，钟离子自起执爨。

时纯阳子讲论竟日，精神怠倦，乃就几上假寐，遂悠然一梦：始以举子业赴京，状元及第，为州县官，擢朝署乃升台谏，及翰苑秘阁，无不备历；升而复黜，黜而复升。前后两娶贵家女，儿女满前，皆为毕嫁娶；孙甥济济，簪笏满门。如此凡四十年。最后独相十年，权势薰炙。忽被重罪，籍没家貲，妻孥流于岭表，一身孑然穷苦，立马风雪之中。方此浩叹，恍然梦觉，钟离子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纯阳子大惊，说道：“先生知我梦耶？”钟离子道：“子适来之梦，升沉万态，荣辱多端，五十年间一顷耳。得不足惜，丧何足忧？”纯阳子感悟慨叹，知宦途不足恋矣。乃俯伏于地，再拜钟离子为师。说道：“先生非凡人也，愿求度世之术。”钟离子遂以手扶起纯阳子，乃诡言谓曰：“度世之术，吾非不教子也。奈子骨节未完，志行未足。若欲度世，虽更以数世则可。”遂辞去。

纯阳子再三留之不得，怏怏自失，乃喟然曰：“功名身外物耳，我何以慕为！”遂弃官而归。不之咸宁而回永乐，寻一个幽僻所在，结茅屋数椽，名曰“悟真斋”。左边种几株苍苍的松，右边栽数竿翠翠的竹，匾曰“松竹交荫”。每于风清月白之夜，其松声竹韵，萧萧焉如春潮带雨声，而树影扶疏，且满地上走龙蛇也。纯阳子于此静善天和，心旷神怡，书一绝句于壁云：

九重天子寡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
争以布衣清兴客，不将名姓居乾坤。

却说纯阳子自别了钟离师，虽居于静室之中，靡日不思，靡日不想。每开窗启户之际，望碧云叹曰：“山川间隔，道路阻长，吾师其何在乎？”纯阳子口念着这个师父，心里想着这

个师父，岂知钟离子只在纯阳子眼前，正要度他上升，但怕他道心未定。于是暗暗的试他七次，还是真心学道，还是假心学道？

第一次怎的试他？时值正月初一，乃履端之辰。怎的叫履端之辰？一年三百六十日，此日乃是个岁首，故曰履端。你看这一日，庆新的见老者，那一个不说句“愿长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见商贾，那一个不说句“东处获财，西处遇宝”；见读书的，那一个不说句“际会风云，榜登龙虎”；就是见一个娃子，那一个不说句“聪明天启，早中三元”？纯阳子清早起来，刚烧香出门，正是一年的彩头。不想见一个乞丐，衣服儿褴褛，头发儿蓬蓬松松，身体儿秽秽臭臭，倚门求乞纯阳子施舍。纯阳子与了一餐酒饭，又与了数十文青钱，数斗白米。乞丐却云：“我一年叫化的利市，要多与些。”纯阳子只得又添些钱米。那乞丐又索之不已。纯阳子道：“你今日有了这多钱米，背负不起，明日再来吧。”乞丐怒云：“今乃元旦之日，正到你家来发个利市，你钱儿不舍几万，米儿不舍几挑却叫我明日来。可恶、可恶！”遂抽刃相向，欲将纯阳子杀之，纯阳子再三礼谢，说道：“是我不是，知罪知罪！”复命着家童，出酒食相待。乞丐乃笑而去焉，此乞丐是什么人？乃是钟离子命罗候之神扮的。此一次，尽见得纯阳子度量宽洪，轻财布施了。

第二次却怎的试他？纯阳子一日牧羊山中。那羊子正在啮草之际，忽有猛虎，见了此羊，咆哮而来。牙爪一张，摇地轴、撼天关之势；威风一展，崩山颠、裂石块之声。那羊子是个见草而悦、见豺而颤的，一见了此虎，不胜惊惧，遂逃近纯阳子身边。纯阳子乃当虎之前，说道：“尔虎称为山君，何无仁心耶？今日必欲伤害此羊，请噬于我。”虎乃俯首而去。这个虎

怎的恁般老实？此正是钟离子命着山神所变，二次试纯阳子的。此一次试纯阳子无惧心了。

第三次却怎的试他？钟离子命着个杏花之精，扮着一个女子，径来悟真斋中。纯阳子正静坐观书，忽见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岁，眉如抹翠，鬓似堆鸦。软款款腰肢绝胜章台柳；娇滴滴面貌还同金谷花。袅袅婷婷更好比西家施、赵家燕；标标致致又好似宋国艳，楚国娃。一见了纯阳子，笑容可掬，自言归宁母家，至此路迷，足弱倦行，借此少宿一宵。纯阳子道：“小娘子差矣。男女授受不亲，嫌疑之际，不可不避。小娘子请他住。”女子道：“日云暮矣，道且甚长。况此天晚之时，猛虎皆出，其山中邪祟又皆现形。君子不假妾一宿，欲断送小妾乎？”纯阳子无言可答，只得留他一宿。到晚来，大明灯亮，效关云长秉烛达旦之意。不想这个女子窈窕万态，调戏百端，夜分逼纯阳子共寝。且曰：“妾与君子有缘。当此月夕花晨，觅取云情雨意，有何不可？”纯阳子道：“尔为女子，不守三从之训，四德之规，夤夜私奔，何败坏风俗若此！”女子道：“卓文君岂不是妇人？”纯阳子道：“鲁男子宁不是丈夫！”你看，此一晚呵：那女子千方百计，只是要这纯阳子交合；那纯阳子三推四阻，只是要那女子休心。不觉的隔窗鸡唱，天色已明。那女子无如之奈何，只得辞别而去，此一试纯阳子色心定矣。

钟离子却又四次试他，传命山魑魍魉之鬼，扮作劫贼。纯阳子一日夜寝，只见一伙劫贼，约有二十余人，鸣锣呐喊，仗剑持矛。为首的自称楚霸王，为从的称大张飞、小张飞，又称邓天王，称巨无霸。人人凶狠，个个威猛。将纯阳子所有家资，凡金银钱钞宝器与着丝绵之类，一概掠去。其家人那一个不戚戚然。独有这个纯阳子，一毫不以介意。乃将一壶之酒，自斟自酌。且曰：“吾的家资纵化为乌有先生，吾的性情且乐此青

州从事。”即又歌曰：

白玉温温兮，贾害之媒；黄金累累兮，构祸之胎。富贵之多忧兮，不如贫穷之无怀；人生有酒兮，且衔杯。

纯阳子虽恁般无虑，但家资既罄，衣食不敷，只得躬耕自给。一日，忽于锄下见黄金数十饼，乃说道：“无劳而获，身之灾也。”遂将锄速掩之，一无所取。你看，云房子此一试，这纯阳子利心不动，何等有养。

一日，云房子又六次试他，仍令山魃魍魉之鬼，现出奇怪形状。或为青面獠牙，或为三头六臂。长的长，大的大，似那八大金刚；矮的矮，小的小，似那灶神土地。纷纷扰扰，抛砖的抛砖，弄瓦的弄瓦，舞刀的舞刀，挥刃的挥刃，皆来侮弄着纯阳子。纯阳子此时若没有道心，怎的不惊恐。好一个纯阳子，于那些精怪，奇奇异异，见而若未见；嘈嘈杂杂，闻而若未闻，直至天明，那些精怪方才散去。此一试纯阳子见怪不怪，道心定矣。

云房子虽六次试着纯阳子，又恐他色心还是易动的。越数夜，又着令灯檠之精调戏于他。纯阳子一夕在灯下观书，忽见一美妇人，立灯下而唱道：“郎行久不归，妾心亦伤苦，低迷罗箔风，泣尽西窗雨。”此精怪意欲以才貌动着纯阳子。纯阳子举眸一觑，见是个妇人，默然无语。其妇人乃说道：“妾本东方人士，鬻身彭城郡。今郎观光上国，妾孤眠暗室，故来相伴。”话毕又唱，唱道：“一自别郎音信杳，相思瘦得肌肤小；秋夜迢迢更漏长，剔尽寒灯天未晓。”唱毕，即灭却灯亮，促纯阳子同寝。纯阳子道：“吾正人也，小娘子此来，念头错矣。”其女子强强扯拽。纯阳子疑其为怪，以手握之，肌骨甚细，久之不动。复燃烛照之，乃一灯檠也。纯阳子乃喟然长叹，说道：“精怪屡屡现形，吾之道心未定乎？”

鸡之将鸣，云房子又令山魃之精，扮作二三槓死鬼囚，血肉淋漓，哭泣号叫，谓纯阳子曰：“汝宿世杀死我等，今急偿我命！”纯阳子道：“杀命偿命，宜也，其又奚辞？”遂索取刀绳自尽。时东方欲白，忽闻空中叱声，鬼皆散去。一人抚掌大笑而下，乃云房子也。纯阳子一见，满心欢喜，乃再拜言曰：“自别吾师，思心如渴。今日重逢，万幸矣。”云房子曰：“尘心难灭，仙才难值，吾之求人，甚于子求吾也。吾七度试子，皆能坚忍，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有完，吾今且授子黄白秘方，可以济世利物，使三千功满，八百行圆，吾来度子。”

但不知云房子授黄白秘方何如？且听下面分解。

第三回 秘授纯阳子丹诀 吕纯阳发大誓愿

却说纯阳子再拜云房子，求取黄白秘诀。云房子曰：“子恋此故乡一块土，故旧相与，未免有系累心。尚能随我之终南山乎？”纯阳子道：“离此故乡一块土，无难为也。”遂将屋宇田地，悉俵与僮仆，即随着云房子偕行。

云房子乃同着纯阳子，不辞艰险，过一岭又一岭，涉一川又涉一川，经一坞又经一坞，历一源又历一源；芒鞋踏破春郊色，藜杖拖残竹径烟，行到嵯峨一绝顶，恍然小有洞中天。这一所洞天，就叫做碧天洞天。则见：

乔松茂盛，嫩竹交珈。碧秀千年之草，红开四季之花。
对对瑞鸾飞，毛披锦绣；双双玄鹤舞，头顶丹砂。怪石堆山，卧稜稜层层乱虎；老藤挂树，悬弯弯曲曲的长蛇。
洞府别藏着日月，洞中常锁着烟霞。洞中桃，餐的是千年琼实；洞中茶，烹的是二月龙芽；洞中酒，饮的是滴溜溜

玉液；洞中饭，吃的是香馥馥的胡麻。甜甜脆脆的笋耳似鲙；团团圆圆的枣大如瓜。正是：一坞白云闲不卷，半山明月寂无哗，仙家自是尘氛少，胜地由来景物嘉。

却说云房子既到碧天之洞，却引纯阳子入。金楼玉台，琼宫贝阁，光景照耀，气候如春。遂相与坐盘陀之石，饮元和之酒，共谈至道。既而教纯阳子炼丹之法，以白汞为母，朱砂为父，黑铅为子；置一座日月炉，用一般文武火，七回九转，炼得个丹药而成。有诗为证，诗曰：

九鼎烹煎九转砂，区分时节更无差。
精神血气归三要，南北东西各一家。
天地变通飞白雪，阴阳和合产金华。
终期凤诏空中降，跨虎骑龙谒紫霞。

又有诗云：

欲种长生不死根，再营阴魂与阳魂。
先教玄母归离户，后遗空王镇坎门。
虎到甲边风浩浩，龙居唐内水温温。
迷途争与轻轻泄，此理须凭达者论。

云房子炼丹已成，乃与纯阳子说道：“此丹可以点石为金，玉皇之俸禄也，子勿轻视。”纯阳子拜谢，说道：“敢不从命。”既而云房子又将素书数卷付之，且说道：“读此可以修心炼形，子秘之。”纯阳子接书礼谢。

俄有一青衣童子，头挽双髻，云履玉佩，异香氤氲，手持玺纸金书，对云房子道：“群仙已集蓬莱上宫，待先生赴天池之会。”云房子将去，纯阳子送之以诗，诗曰：

得道来此相见难，又闻东去幸仙坛。
杖头春色一壶酒，顶上云攒五岳冠。
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

先生去后身须老，乞与贫儒换骨丹。

纯阳子此诗，盖虑其师之不返。云房子道：“汝但驻此，吾去不久。”遂望东南上乘紫气冉冉而去。纯阳子怅望久之，遂将云房子所付素书数卷，披阅诵玩，独处洞中旬日。

云房子一日回，道：“子在是岑寂，得无思故乡乎？”纯阳子道：“既辨心学道，岂有家园思也。”云房子道：“善哉善哉！”既又说道：“吾向者教汝烧铅炼汞，外丹尔。今吾以内丹之法授汝。”纯阳子拜问其理。云房子道：“汝知分合阴阳之妙乎？”纯阳子道：“未知。”云房子道：“守阴则只是魄，存阳则只是魂。若能聚其阳魂以合阴魄，使阴阳相会，魂魄同真，是谓真人。”纯阳子道：“魂魄冥冥，至理其如，何以全形？”云房子道：“慧发冥冥，泰定神灵。神既混合，岂不契真。金形玉质，本出精诚。大药既成，身乃飞轻。”纯阳子又问水火龙虎之说。云房子道：“身中有真火，有真水。肾属水也。水中有气，名曰真火。心属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真水以水生木，肾气足而肝气生，以绝肾之馀阴，而气过肝时即为纯阳，藏真一之水，恍惚明真龙真火，以火克金，心液盛而肝液生，以绝之馀阳，而液到肺时即为纯阳。藏正阳之气杳冥，名真虎；气中取水，水中取气，正所谓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此大丹也。”纯阳子又问道：“如此修行，有魔难否？”云房子道：“子知十魔九难乎？九难者：衣食逼迫，一难也；恩爱牵缠，二难也；名利萦绊，三难也；灾患横生，四难也；盲师约束，五难也；议论差别，六难也；志意懈怠，七难也；岁月蹉跎，八难也；时世乱离，九难也。十魔者：一，六贼魔；二，富贵魔；三，六情魔；四，恩爱魔；五，患难魔；六，神佛为害是圣贤魔；七，刀兵魔；八，女乐魔；九，女色魔；十，货利魔。此十魔九难，修行者有一于此，未见其道之

成也。”纯阳子拜谢，说道：“深承尊教，某今胸次豁如矣。”云房子道：“子精心而修，毋摇尔精，毋劳尔形，使内神出现，外神来朝，功圆行满，膺箓受图，紫霞满目，金光罩体；或见火龙飞，或见玄鹤舞，彩云缭绕，瑞气纷纭，出凡入圣，出死入生，此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纯阳子道：“崑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云房子又恐吕纯阳道心弗固，复以三字诀赠云：

这个道，非常道，性命根，生死窍。说着丑，行着妙，人人憎，个个笑。大关键，不颠倒，莫厌秽，莫计较。得他来，立见效，口对口，窍对窍。吞入腹，自知道，药苗根，先天兆。气要坚，神莫耗，苦不行，空老耄。认得真，老还少，不知音，休指教。静里金，明中报，乘风鸾，听天诏。

云房子既传以上真玄诀，俄有扣户者，乃清溪道人郑思远与太华施真人，由东南而来。云房子开户延之，相揖就坐。纯阳子以稽首拜之。施真人乃对云房子问道：“此何人斯？”云房子道：“本朝吕海州之子名崑字洞宾，少习儒墨，六十始第。邂逅遇吾于长安酒肆中，从吾学道，今将有得矣。”郑君道：

“形清神旺，目秀精藏。子欲摆脱尘网，可吟诗一首，吾观其才思何如？”纯阳子立献诗云：

万劫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觉飞轻。

抛家别国云山外，炼魄全魂日月精。

此见至人论九鼎，欲求大药访三清。

如今获遇真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

郑、施二仙深叹其才清句丽。时春禽幽嚶，岭云淡荡。施真人道：“子再写洞口景致何如？”纯阳子又题云：

喜气塞空花露滴，朝阳拍海岳云归。

仙禽自识韶华好，闲立花梢傍户啼。

郑施二仙乃贺于云房子，说道：“公得妙徒矣！”

既而二仙邀云房子同去朝元。云房子对纯阳子道：“吾朝元有期。至玉京，当奏子功德，升入仙阶。子恐不久归此洞也。”纯阳子再拜谢曰：“崑之志，异于先生，必须度尽众生方上升未晚也。”云房子见纯阳子发此大愿，此心怅然，乃复赠一诗云，

知君幸有英云骨，所以教君心恍惚。

含元殿上水晶宫，分明指出神仙窟。

执手相别意如何？今日与君重作歌。

说尽千般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么？

君今已作升仙客，立誓约言亲洒血。

须知此道重如山，叮咛未可逢人说。

钟吕授受已毕，施、郑二仙乃督促云房子以行。于是三仙人各乘彩鸾，从碧空中冉冉而去。

第四回 洞宾得遁天剑法 飞仙剑斩蛟杀虎

却说纯阳子以钟离师既去，拜而送之，且伫立以望。叹曰：“师去也，几时归？无可奈何丹凤下，似难留住白云飞。怅望日轮西。”时有火龙真人，道装素服，头戴着逍遥巾，足穿着云履鞋，腰系着碧丝绦，身佩着两口宝剑，乘一朵祥云自庐山翠微洞来见纯阳子。问道：“适乘彩鸾而去者谁？”纯阳子道：“吾师钟离也。”火龙真人道：“君为云房之徒乎？”纯阳子道：“然。”火龙真人道：“君丰标俊逸，态度闲雅，云房得人矣。”既，又问：“同升者二人，彼何人也？”纯阳子道：“一乃郑神仙，一乃施真人，今邀吾师同去朝元。”火龙真人道：“云房既去朝元，何不携子同往？”纯阳子道：“小子与

师有誓，必度尽世人，方始上升。”火龙真人道：“善哉，善哉！但恐世态纷拏，人心莫测。吾闻之孟郊诗云：‘古人形以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以此论之，人间只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君度之，难也！”纯阳子道：“吾尽吾心耳。”既而问：“先生住居何处？”火龙真人道：“吾住庐山之境翠微洞中，今遨游山川以至此尔。”纯阳子道：“先生携此二剑何为？”火龙真人道：“此剑，用昆仑山所产之铜、女娲炼石之炭、老君却魔之扇、祝融烧天之火煅炼而成，秉阴阳之纯粹，凛雪霜之寒铓，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此非是凡间之剑。听我道来：

烘炉煅炼神冰铁，磨琢青锋光皎洁。
天罡躬自动钐锤，荧惑亲自添炭屑。
稜稜神将按天条，隐隐星辰依斗列。
名重干将与莫邪，利过纯豪并巨阙。
天曹将吏魂魄惊，地府精邪心胆怯。
下海掀翻龙住窝，上山砍碎虎狼穴。
断除烦恼及贪嗔，色欲从来俱断绝。

纯阳子闻得其剑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心窃欲之，但未可发言。火龙真人知得他爱惜此剑，即问道：“子欲吾剑乎？”纯阳子道：“不敢请耳，固所愿也。”火龙真人道：“俗语道得好，红粉赠与佳人，宝剑付之烈士。君既欲吾此剑，即当赠之。”遂解取二剑，付与纯阳子。纯阳子即拜谢，说道：“先生惠我者厚矣！”火龙真人道：“此二剑，一属雄，一属雌，君以此剑自卫则可，以斩邪则可，若以此杀人则不可也。”纯阳子道：“敢不奉教。”于是，火龙真人辞别纯阳子，驾一朵彩云而去。

洞宾既得火龙真人之剑，遂携了二剑，游遨寰宇。一日，至地名吕梁洪，只见那一派水呵：

洪流浩浩，大势汪汪。流浩浩漫天溢地，势汪汪搅海翻江。潏潏漫漫，可比着龙门积石；渺渺荡荡，即如那巫峡瞿塘。奔奔腾腾，漫说道鄱阳湖之彭蠡；泝泝湃湃，又岂止扬子江之马当。凭他天堑，只是这般凶险；纵是海门，不过如此汪洋。我道万山而莫之塞，谁言一苇而可以航？更有绵帆而未能飞渡，从多桂棹而岂可泳扬。妙计若韩侯，囊沙而奚堪壅蔽；雄才如汉武，整竹而何可堤防？泻猛浪而花飞，山巅势溃；激洪波而鲸吼，霹雳声扬。正是：黄河之水从天下，万倾茫茫似沸汤；内中更有妖魔在，说起令人心胆寒。

却说吕梁洪有这般大水，水中就有一样大蛟，鼓浪成雷，喷沫为雨，一年四季不知吞噬人几多性命。

一日，纯阳子游至其处，只见一妇人淡装素服，手中提一壶之酒沿河恸哭。悲悲切切，真个是眼若悬河决，泪若河水流，河水须有竭，泪痕常在眸。纯阳子一见，心中惻然。因问道：

“小娘子为甚的痛哭？”那妇人一见了纯阳子，乃拭干眼泪，说道：“妾夫姓张，临此河居住。此处有一大蛟，专一吃人性命。吾夫死于此，吾二子死于此，一家三命葬于蛟精之腹。今当清明之节，携酒一卮，临流奠祭一会，因此悲哭。”纯阳子道：“昔义兴有蛟，周处斩之；沔水有蛟，邓遐截之。今蛟在吕梁水中，曾无一人勇士而挥剑毙之乎？”

纯阳子虽是这等说，岂知那蛟精却不是义兴桥下之蛟可以斩得的，又不是沔阳水中之蛟可以截得的。神通广大，变化无穷。一闻得纯阳子此言，遂跃出三层之浪。则见：

爪牙厉厉，鳞甲纷纷。鼓浪而轰雷震地，喷沫而暴雨

倾盆；扬鬣而神愁鬼哭，呵气而地惨天昏。蛟过洪都之孽龙，谁敢举许旌阳之剑；毒如潮州之巨鱷，孰能驱韩昌黎之文。力大几万钧，端可以搅翻沧海；身长数百丈，又可以绕遍昆仑。见者皆寒心破胆，闻者尽慑魄销魂。正是：万顷波涛泻海门，鳞虫数此独为尊。鲸鲵未敢呼兄弟，鼉蜃甘心作子孙。

却说纯阳子见了此蛟，尚未曾拔剑，那蛟精先喷了一口妖气，腥不可闻，将那恸哭的妇人并居民在旁看者，尽皆冲倒。纯阳子且救了此一干人，各人回避去讫，乃拔出鞘中一雄剑，将欲飞去。那蛟只说纯阳子是个好惹的，遂腾在半空之中。张口一喷，遂呵出大雾，浓如墨，黑如漆。又张口一喷，遂嘘出大雹，大如斗，寒如冰。乃张牙露爪，正欲抓将下来。岂知撞坏个对头，被纯阳子一剑飞去，斩成两断。吕梁之水，腥血通红。那剑复飞入鞘中。后观者看见，此蛟长有数百丈，谁不惊骇。大家相聚，说道：“此斩蛟者必是神仙。”齐来观看。纯阳子乃隐身而去。此不在话下。

却说纯阳子一日游至永宁城，正值申牌时分。斜日随金乌欲坠，落霞带孤鹜齐飞，天将晚矣。只见城里城外百姓，家家掩门闭户，人人断绝行踪。纯阳子尚不知其缘故，乃自东门行过西门。只闻得居民躲在门内大呼，说道：“那道人，快躲避，快躲避！此处有一白额猛虎，傍晚入城中食人。今天色已晚，那虎少刻就来。仔细，仔细！”纯阳子闻得此事，不以为意。说道：“此不打紧，等那猛虎来时，我又作区处。”言未毕，只见那个白额虎稜牙厉爪，扑进城来，好凶狠哩！则见：

锋稜稜爪牙张利势，精炯炯眼目放豪光。雄纠纠吼声震山岳，威凛凛杀气逼穹苍。奔腾腾人称角而翼，猛烈烈今作兽中王。勇哮哮冯妇不可搏，烈轰轰仙子未曾降。

那虎正奔入城中，将欲择人而食，四下并无个人踪。望见了纯阳子，只说是好惹的，就张开牙爪，有吞噬之意。好个纯阳子，不慌不忙，遂就鞘中拔出一雌剑，望前挥去。那剑呵，活喇喇就把白额虎当头一劈，分为两半。那剑复飞入鞘中。

城里城外百姓，看见那虎被斩，遂家家户户开了门户，争看那个虎儿。一见了纯阳子，皆道：“此道人非凡夫也！”皆罗拜于地。纯阳子道：“吾吕纯阳也，斩此虎救尔生灵。”遂遁身而去。只见永宁百姓，见了的则说：“好一个神仙。”不曾见的则说：“我无缘，不曾看得一看。”嘈嘈杂杂，此不在话下。

却说纯阳子又驾了一朵祥云，径到衡山真寂观。以为雌雄二剑，一斩长蛟，一斩白虎，恐锋芒俱钝，遂临砺磨之。有一道士侯用晦，问道：“先生此剑何所用？”纯阳子道：“世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见纯阳子丰姿绝俗，心窃异之。乃以酒果召饮，既而问道：“先生道貌清高，恐非风尘中人。”纯阳子道：“且剧饮，无相穷诘。”既辞，却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诗曰：

欲整锋芒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

手中气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

奸血默随流水尽，凶豪今逐渍痕销。

削平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

题毕，初见若元字，而墨近灿然，透出壁后。侯大惊，再拜，因问剑法。纯阳子道：“有道剑，有法剑。道剑则出入无形，法剑则以术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见，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此真仙之言也。愿闻姓氏。”纯阳子道：“吾吕公也。”言讫，因掷剑于空中，随之而去。

第五回 吕纯阳宿白牡丹 纯阳飞剑斩黄龙

却说纯阳子一日来至金陵地方，驾着云，蹑着雾，自由自在，迤逦而行。正行之际，猛听得一派歌声，宛转清亮。遂拨开云头望下瞧着。只见百花巷里一所花园，花园之内一个闺女领着几个丫鬟，行歌互答。原来这个闺女，看见花园之内百草排芽，是花开放。绿的是柳，红的是桃，紫的是杏，白的是李，烂烂慢慢的是芍药，芳芳菲菲的是海棠，艳艳冶冶的是山茶，妖妖娆娆的是牡丹。喜色撩人，不觉得唱个旧词儿，说道：

二九佳人进花园，手扯花枝泪涟涟。

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

又说道：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只愁容易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闺女歌罢，内中就有个知趣的丫头，即接着唱个：

可叹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使尽金还在，过去光阴那里寻？

天下事，有个知趣的，就有个不知趣的。那不知趣的就唱道：

十三十四正当时，只我十八十九婚姻迟，二十三十容貌退，衾寒枕冷那得知？

纯阳子听得这些歌，说道：“小鬼头喜心动也。”此时，纯阳子初做神仙，心中还拿不定些。就按下云头，落在花园之内。纯阳子本是标致，再加变上了一变，越加齐整。真个是潘安之貌，子建之才。纵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了。你看他：头戴的紫薇折角巾，身穿着佛头青绉直裰，脚穿的白绫暑袜，并三箱

的绿缎履儿。竟迎着那闺女儿求见。那个女孩儿家脸儿薄薄的，羞得赤脸通红，扭转个身子儿，移转着金莲步便走。好个纯阳子，有偷花的手段，有窃玉的风流，装着几步的俏步儿，赶上去陪一个小心，叫声：“小娘子，小生唱一个喏儿。”那闺女没奈何，也自回了一拜。纯阳子遂问道：“小娘子玩春乎？”那闺女带着恼头儿说道：“君子，你既读孔圣之书，岂不达周公之礼，怎么无故擅入人家！”纯阳子故意陪个小心，说道：“在下不足，忝是黉门中一个秀才。适才有几位放荡窗友，拉我们到勾栏之中去耍子。是我怕宗师访出来，饮酒宿娼，有亏行止，不便前程，因此上回避我那些窗友，不觉得擅入花园。搪突之罪，望乞容恕。”那闺女说道：“既是如此——”叫丫头过来，“你送这位相公到书房中回避一会罢。”那女孩遂抽身先回。

那晓得这些丫鬟，听着这秀才唆拨，倒不领他到书房里去，反又领他到卧房儿里面来。这个女孩儿，恰进了卧房，一见着这个秀才，心下就十分不悦。纯阳子从容说道：“小生一介儒流，幸接丰采，此三生有幸。今日小娘子若容侍立妆台，小生当以心报。”闺女道：“君子差矣。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今日若教苟合，倘后日事露，玷辱家谱，我母亲以我为何如人？”那些丫鬟们皆是帮衬的，乃说道：“青春易老，贵客难逢。今日秀才既来在此，老夫人又不在家，何不握雨携云，岂可辜负此佳遇？”这女孩儿家，一则是早年丧了父亲，母亲娇养了些；二则是这几日母亲往王姨娘家嬉耍去了；三则是禁不住那秀才的温存；四则是吃亏了这些丫头们撺掇，就输了口气，说道：“妾乃千金之体，君子苦苦恋我，勿使我有白头吟可矣。”纯阳子道：“小娘子今肯见怜，小生敢不以心报！”那闺女又说道：“妾乃半吐海棠，初发芙蓉，娇姿未惯风和雨，分付东君

好护持。”纯阳子道：“小生自有软软款款的手段，从从容容的家数。”于是，那几个知趣的丫头就把门儿关上，各自散去。正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纯阳子就与那个闺女携云握雨，倚翠偎红，睡了一晚。此正是：被翻红浪鸳鸯戏，花吐清香蛱蝶寻；女貌郎才真可羡，春宵一刻抵千金。自后，日去夜来，暗来明去，颇觉得稔厚了。

却说那闺女的母亲在王姨娘家归来，那晓得这一段的情故。只见女儿家容貌日日觉得消瘦，朱唇儿渐渐淡，粉脸渐渐黄。为母的看见，心下不忍。只见明日是个七月初一日，母亲说道：“女儿，你今夜早些安歇罢，明日是个初一日，我和你到南门外各庙里去进一炷香。进了香时节，我和你到长干寺里去听一会和尚们讲经说法，散一散闷儿来。”

果然是到了明日，两乘轿子出了南门。进了各庙里，拈香已毕，遂投长干寺去。只见长干寺里正在擂鼓撞钟，法师升座说经，四众人等听讲。彼时这法师说经，说得妙上之妙，玄中之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那个人儿不快活。歇一会儿，香尽经完。法师下座，看见了这个女子容貌消瘦，问道：“这一女施主贵姓？还是哪家的？”只见那母亲向前下拜，说道：“弟子姓白，这是弟子的小女，小名叫白牡丹。”法师道：“这条命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白氏母道：“望法师爷爷见怜，和我救他一救。”法师道：“你回去问他夜晚间可有什么形迹，你再来回我的话，我却好下手救他。”

白氏母回转家门，把个女孩细盘了一遍。此时女儿要命，也只得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了一遍。白氏母道：“这分明是妖邪了。”明日再到长干寺，见了法师，把女儿的前项事情，也自对法师细细的说了。法师道：“善菩萨你来，我教你一段工夫。如此如此。”白氏母领了法师的言语，归来对着女孩儿道：

“那法师教你的救命的工夫，要如此如此。你可记着！”这女儿紧记在心。

果然是二更时分，那秀才仍旧来与白氏交媾，用着九浅十深之法，法法消要。这女儿，依着母亲的教法，如此如此，把那纯阳子激得爆跳起来。

原来，吕纯阳人人说他酒色财气俱全，其实的全无此事。这场事分明不是贪花，只是采阴补阳之术。岂晓得这个法师打破了他的机关，教那女子到交合之时，紧溜头处，用手指头在腰肋之下点他一点，用牙跟儿咬住他的口唇吸了两吸，倒把他的丹田至宝泄到阴户之中。这岂不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故此纯阳子激得个爆跳起来，就拔出鞘中雄剑来斩这个白氏之女。这女儿却慌了，连忙双膝儿跪着，叫道：“君子饶命饶命！这却非干我事，是长干寺里一个法师，叫我这等这等。”那纯阳子听得此语，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就挥剑到长干寺，去斩取那个法师。

原来那个法师又不是等闲的，是黄龙禅师，极大智慧，极大法力。纯阳子将那口宝剑飞起，径奔禅师身上。那禅师喝道：“孽畜不得无理！”用手一指，那剑遂插在左边地上。纯阳子看见那口雄剑不回来，急忙又丢起个雌剑，径奔长干寺中。黄龙又用手一指，那雌剑又插在右边地上。纯阳子看见两口宝剑不回来，却自慌了，驾云就走。黄龙将手一指，把个纯阳子一个筋头就象似那鹞子翻身，翻将下来。纯阳子只得转身望黄龙便拜。说道：“小仙们是钟离云房徒弟，适间不端，飞二剑戏侮，望慈悲见恕。”黄龙道：“我也肯慈悲你，你却不肯慈悲别人。”纯阳子道：“今后晓得慈悲了。”黄龙道：“你身上穿的甚么？”纯阳子道：“是件纳头。”黄龙道：“可知是件纳头。你既穿了纳头，行如闺女，望象病夫，眼不观淫色，耳

不听淫声，才叫做纳头。焉得这等贪恋性欲！”纯阳子道：“这个是我道心未定，从今以后，改过前非。万望老师还我两口宝剑罢。”黄龙道：“我闻得火龙真人以雌雄二剑付汝，一断性欲，二断贪嗔，三断烦恼。且嘱咐你，除妖则可，杀人则不可。我乃释氏正脉，汝且欲挥剑斩我。若还你剑来，你岂不伤害别人？”纯阳子道：“某今知罪，再不敢伤人了。”黄龙道：“这两口剑，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门上与我护法，雌的还你罢。”纯阳子领了黄龙之言，走向前去，拔出雌剑，拿在手中。黄龙说道：“剑便还你，还不是这等佩法。”纯阳子道：“又怎么个佩法？”黄龙道：“你当日行凶，剑插于腰股之间，分为左右。今日这口剑，却要你佩在背脊之上。要斩他人，拔出鞘来，先从你项下经过。斩妖诛邪，听你使用；如要伤人，先伤你自己。”纯阳子道：“谨如命。”故此叫做个洞宾背剑。

纯阳子得了这口剑，又说：“弟子没有丹田之宝，不能飞升，望老师再指教一番。”黄龙道：“我教你，到龙江关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径到仪真县。仪真县七十里水路，径到扬州府；扬州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径到高邮州。到了高邮，不要去了。你就在那个地方，寻个处所养阳，九年功成行满，方可以游蓬莱，朝玉京也。”言未毕，只见白氏母领了女儿牡丹来至寺中，拜谢这个法师。彼时白牡丹夺了仙人的至宝，就如那焦土转润，枯槁回春，一点红润润的樱桃唇，一团白盈盈的梨花面，越加俊俏，越加精神。纯阳子见了，十分大怒，说道：“我未曾采你阴精，你先夺去我阳宝，好了你，亏了我！”黄龙劝解说道：“你两人交股而睡，贴胸而寝，可把那是非尽付东流水，莫将恩爱反为仇。”白氏母遂领着其女，辞别黄龙回归，不在话下。

纯阳子既得了一口雌剑，又得了养阳去所，亦自拜谢黄龙

而去。一路买船，去到高邮地方。左顾右盼，寻得一个去所，则见：

水光湛湛，山顶峨峨。山峨峨犹如卓笔列笏，水湛湛绝似绕带拖罗。黛色参天，见无数乔松茂密；清标带露，看许多老桧婆娑。地颇似蓬莱，未有尘嚣纷沓至；路不邻市井，却无车马往来过。此可以建扬子之宅，此可以住安乐之窝，此可以构诸葛之庐，此可以成考槃之阿。正是：地静俗人少，林幽绿荫多；山禽时时语，乐意自相合。

纯阳子遂从此处构了一所茅庵，打扫得干干净净，坐一个蒲团，安一幅围屏，烧一炷柏子香，日复日，月复月，息精息气，息神息思。早上金鸡啼罢之时，红烂烂日光正上，就对着那一轮日头，吸着些日精；晚来金乌欲坠宿林，只见那一轮明月团团离海角，渐渐出云衢，就对着那一轮皓月，吞着些月华。又到四更之际，夜气清明，露华融液，那是清冽寒凉之气，叫做沆瀣之气，就餐那沆瀣之气。纯阳子如此做工夫，并无间断。尝作有渔父词四首。其一云：

卯酉门中作用时，赤龙时蘸玉清池。云薄薄，雨微微，看取娇容露雪肌。

其二云：

子午常餐日月精，玄门开户启还扃。长如此，过平生，且把阴阳仔细烹。

其三云：

会合都从戊巳家，金铅水汞莫须夸。只如此，洁丹砂，反复阴阳色转华。

其四云：

闭目寻真真自归，玄珠一颗出辉辉。终日玩，莫抛离，免使阎王遣使追。

纯阳子精心修养，日新月盛。紫芝草枯荣了数番，也不问年新年旧；碧桃花开谢了几度，竟未知春去春来。不觉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奄忽之间就是九年了。纯阳子养阳九年，才得个丹田至宝如前完固，如前充溢。怎么阳去了要养？养阳必要九年？盖阳气轻清，阴气重浊。仙子完了那阳精，自然能飞升。所以，阳去了就要养转。养阳又必要九年者，盖九乃阳数。纯阳子先年与白牡丹交合，被他夺去了那些至宝，毕竟要养着九年才返本还原得。若只是养八年，也不济事。此正是：一旦泄之有馀，千日修之不足。纯阳子此时既复了本原，仙骨充盛，即能飞升，就离了高邮地方。高邮地方至今有个洞宾养阳观古迹，此却不提。且看他遨游世界，度化众生如何？下面分解。

第六回 纯阳子卖梳货墨 纯阳踏石饼化钱

纯阳子一日游武昌，扮一客商，鬻篦梳子，索价三千钱，自西门卖过东门。人皆道：“此梳子一文钱不值。”又自南门卖过北门，人皆道：“此梳子半分银不值。”往来者三日，并无一人还价。

纯阳子乃行至天心桥上。俄有一老嫗行乞，年八十余，背伛偻，足龙钟，短发如雪，两鬓蓬松，沿街叫化，声不绝口。纯阳子招之进前，问道：“婆子老矣？”嫗曰：“今年八十七岁。”纯阳子道：“汝短发潇潇，白如柳絮，何不梳而理之？”嫗道：“无梳。”纯阳子道：“来，吾为汝理之。”乃以其所卖之梳，亲为理发。岂知这个梳子有些妙处，梳一梳，老嫗的发长少许，又黑少许；再梳一梳，老嫗的发又长少许，又黑稍许。只见随梳随长，随长随黑。始焉，这个婆子白鬓飞蓬；既

焉，这个婆子鬓发委地，八九十岁的老妇变做十七八岁娇娥。你说这桩事奇异不奇异？但见天心桥的百姓，一传二，二传三，三传四，四传五，传来传去。正是：山中仙子施玄术，路上行人人口似飞。须臾之间，就引得城里城外之人，蜂屯蚁聚，尽聚在天心桥来，大家争买其梳。一人道：“客官，将梳儿卖与我，我出得一万钱。”一人道：“客官，将梳儿卖与我，我出得五万钱。”又一人道：“客官，他们的价钱都还少了，若梳儿卖与我，我出得十万钱。”又一人道：“客官，他十万钱儿也是少的，若梳儿卖与我，我出得二十万钱。”纯阳子笑道：“吾货一篋梳，索价三千钱，吾岂无意。而千万人中竟无超卓之见，怎可以语道？吾非别人，乃吕洞宾也。世人竞慕见吾，既见吾而不能识，虽慕何益？”乃投其梳于天心桥下。只见那梳子在水中滚了一滚，遂变成一个苍龙飞去。纯阳子与老媪亦不复见焉。众皆惊叹而散。

既而纯阳子又游汴州，扮做个货墨之客，将一幅红帛写着十个字的招牌，说道：“清烟称上品，高价重龙宾。”每墨一笏，仅寸馀，要五千钱才卖。有一等轻薄之徒说道：“你这个客人高抬时价，此一块墨，卖五十个钱足矣。”纯阳子但道：“你这个君子，买不买由你，卖不卖由我。我这一笏墨说定要五千钱，就是四百九十九文也是卖不成的。”

时有一人，姓王名宠，说道：“墨小而价高，得无意乎？”乃以钱五千求一笏。既归家中，父亲诟骂，骂道：“成家之子，积粪如积金；败家之子，用金如用粪。这不肖儿子，买一寸之墨就去钱半万，何如此看得钱轻！”遂持杖打着这个儿子。左邻右舍再三劝免。王生被父亲打骂，无如之奈何，只得就寝。

时至半夜，忽闻扣户之声。王宠启视之，乃卖墨客也。对王生道：“闻得你买了我的墨，令尊十分打骂。我今以钱付还，

勿累尔受责。”遂以钱五千还之。王宠道：“做过的交易，岂有反悔之理。”纯阳子道：“这也不打紧。”王宠道：“既如此，待我取原墨奉还。”纯阳子道：“不消得。那一笏墨贻累足下受打，奉送你罢。”却又在袖子里面出墨一笏出来，说道：“此还有一笏相奉足下，凑成两笏。”王宠不敢受。纯阳子再三强之使受。王宠道：“既如此，明日当以物酬谢。”纯阳子遂辞去。及晓，王宠启墨视之，乃紫磨金二笏，上各有吕字。遍寻客，已不见。乃知其为洞宾也。王宠以原钱五千及墨二笏奉与父亲，将事情细说一过。其父亦不胜快快。

又一日，纯阳子至梓潼。有一娄道明，家甚殷富，善为玄素之术。什么叫玄素之术？即采阴补阳的说话。其家常蓄有十三四岁的少女十人，娄老们镇日摩养吸那些女子的奶乳，吞那些女子的唾津，采那些女子的阴液。女子若还有孕即遣去，复买新者。服侍常不减十人之数。此虽是画堂没有三千客，绣幙偏饶十二钗。昼夜迭御，无有休息。那娄老采了那些女子们的阴，补起自己的阳。只见他神清体健，面如桃红，或经日不食。年九十九岁，正如三十许人，自以为成了神仙，每对宾客会饮，则大言夸诞，说道：“列位老先，学生前日静坐，有一玄女送一壶酒来，叫亡何酒。那酒，青如竹叶，滑若琼酥，真个上好的滋味。那玄女去了，又有一个素女送一枚巨枣，纤嫩嫩的手亲自奉将过来。只见那枣大如瓜，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尽好受用。”那些亲朋闻得有那样好酒，又有这样好果品，喉咙滑溜溜的，不觉口涎上来，就如那曹操行军，叫士卒们望着梅林止渴，那一个不吞口唾津儿。岂知这娄老儿，夸诞的言语这还不打紧，你看又说出个谎来。说道：“列位先老，昨日又有个彭祖容成辈二位神仙，写有一封书遗着学生，说道瑶池之上八月十五日王母娘娘寿诞，欲邀我同赴瑶池之宴，叫我不要

这等踽踽凉凉，要洒脱一分。思想起来，明日若到了瑶池，必须大开雅怀，狂歌剧饮。醉则命段安香铺床，贾陵华盖被，董双成打扇，许飞琼扶我上七宝御床；我则枕着那许飞琼白净净柔嫩嫩之膝，大睡一觉。快矣，快矣！”众亲友皆拍掌大笑，说道：“老先好风味。”

时纯阳子游到此处，闻得娄道明行采阴补阳之术，猛省他宿着白牡丹受了黄龙禅师几多亏苦。今娄道明又是这等，他却不忿。又闻得这人假称神仙，纯阳子一发恼他得紧。乃诡为一个乞丐，上门求讨。道明不识，叫那家童们打将出去。那家童们三三两两，拿了棍子的，拿了石块的，就来打着纯阳子。好个纯阳子，用仙气一吹，那些家童们尽皆昏晕在地。纯阳子遂以两足顿于石上，即成两个大方窍，深可三寸。众宾朋皆大惊异。娄道明亦惊骇，说道：“此乃异人。”即延至坐右，劝之酒食。出侍女，歌的歌，舞的舞，以劝纯阳子之酒。彼时，纯阳子放开仙量，一饮五斗。乃口占《望江南》词酬之。词曰：

瑶池上，瑞雾蔼群仙。素练金童锵凤板，青衣玉女啸鸾笙，身在大罗天。

沉醉处，缥缈玉京山。唱彻步虚清宴罢，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度桑田。

侍女进蜀笺请书，纯阳子自纸尾倒书，彻首字足，不遗空隙。娄道明大惊喜。方欲请问妙道，纯阳子道：“吾已口口相传矣。”娄道明复请益，纯阳子又道：“吾已口口相传矣。”俄登大门之外柏树上不见。众宾朋皆骇然大惊，以为神仙至也。后数日，娄道明忽不快，吐膏液如银者数斗而卒。口口相传之说，与夫石上两方窍，皆吕字。众方悟是吕洞宾也。

一日，纯阳子又向长沙府，诡为一个回道人。头戴着一幅巾，身披着百衲衣，脚下穿一双麻履，持一小瓦罐乞钱，其罐

大约可容钱一升。道人得钱无算而罐常不满。

一日坐于十字街头，大声言曰：“吾仙人也，有能以钱满吾罐者，吾即授之以道。”只见那些居民，闻得个神仙二字，那个不希慕。时有个姓张的，就拿了一千文钱来投着罐子。这一只手解索，那一只手丢钱，已丢尽，罐子里那里满得些儿。又有个姓李的，拿有二千文钱来投那罐子，也一手解索，一手投钱，投了一串，又投一串，二千文铜钱一时投尽，罐子儿又那里满得些儿。时有个姓吴的，叫一个小厮背有四千钱来。此时观者渐多，人来渐广，把那个回道道人围得周周匝匝，那里有个进路。姓吴的带着一个家童，左一挤，右一挤，挤散众人，说道：“开开，待我来投钱。”众人只得放着姓吴的进去。姓吴的叫家童们：“拿过钱来，丢满那个罐子。”时旁观的见了姓吴的有这多钱，皆道：“此一回罐子可以满得。”岂知投一串，雪入红炉浑不见；投两串，盐落水中浑不见；投三串，毛入火坑浑不见；投四串，石落江心浑不见。姓吴的说道：“我四千铜钱，怎的又投这罐子不满？”时有个姓何的，拿起这罐子，左看一看，右瞧一瞧，说道：“这个东西又没个屁窟；终不然相似个人，口里吃饭，屁窟里露出去了。”既而又看一看，只见钱儿将满，乃曰：“差不多了。”遂从兜肚子里面取出五百文钱来，说道：“你众人丢了一千、二千、三千、四千不得此罐子满，我只五百钱塞得他满满的。”于是，连丢连丢，连掷连掷。五百钱够甚么丢，够甚么掷，但见钱已罄尽，罐子不曾满得些儿。这一千丢钱的人好似甚的，就相似个精卫鸟儿衔西山木石填那东洋大海，那里填得分寸。

彼时有一僧，系东平人，来此观看。说道：“异哉，异哉！只一个小小罐儿，投了许多钱，怎的填他不满？且待我来填之。”于是，驱一大车，载钱十万，戏谓回道道人曰：“汝罐能容此车

否？”道人笑道：“试容之。”及推车入罐，戛戛然有声，俄不见。僧大惊曰：“此神仙耶？幻术耶？掩眼法耶？”道人乃口占五言诗一首云：

非神亦非仙，非术亦非幻。

天地有终穷，桑田几迁度。

身固非我有，财亦何足恋。

曷不从吾游，骑鲸游汗漫。

道人此诗，更欲那僧再弃其财，方与上升。僧不省悟，乃说道：

“道人所为，只是些掩眼法儿。你急急还我钱去，不然我拿你至官司问罪。”道人道：“汝吝此钱耶？我偿汝就是。”于是取了片纸，投入罐中，祝曰：“速推车出！”良久不出，乃曰：

“此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罐中，再也不见出来。僧见他不出，心中一发惊慌，乃呼曰：“回道！”只听得里边应道：

“喂，叫我怎的？”僧又呼一声：“回道！”又听得里边应道：“喂，叫我怎的？”僧此时恼的心中出火，鼻内生烟。就拿过一个大石头，用力一击，勃隆一声，把个罐儿击得粉碎。那里见一文钱儿，又那里见道人一个影儿，只有一片白纸，题有一诗句云：

寻真要识真，见真浑未悟。

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

僧看诗毕，顿足哭曰：“被这个光棍道人使掩眼法子赚去我十万钱矣。”内有姓张的亦道：“我没时运也，去了一千。”姓李的亦道：“我没造化也，去了二千。”姓吴的亦道：“晦气晦气，我比你两个去得多些，少可的是四千。”姓何的亦道：

“你诸公的钱还不打紧，我卖豆腐卖得五百钱，也被他骗去。”遂哭将起来。说道：“今晚回去，怎么禁得老婆打。”众人见这个人放声大哭，乃说道：“没志气，没志气，你这等怕老婆，

那个叫你丢！”言未毕，只见半空之中，其钱纷纷飞下。张钱还张，李钱还李，吴钱还吴，何钱还何。众方悟回道入者，以回字抽出小口，乃吕字，此是吕神仙也。

僧闻得此语，愈加怅然。举头看空中数次，钱又不见飞下。至次日，只得归于东平。僧自思钱又去了，神仙又不曾做得，越思越恼，乃就途中自言自语说道：“花了一车钱，不得做神仙。铜钱铜钱，神仙神仙，两下无缘，我的天天。”僧正作歌咏之际，忽遇见回道入，说道：“吾俟君久矣。”僧一见了这个道人，即连忙跪下，叫声：“吕师父，度一度弟子罢。”道人道：“吾始谓汝们可教，不想你恁般惜财，那里还度得你？今以车还汝，十万钱皆在。”言讫，遂隐而不见。僧看车中十万之钱，果皆在。乃驱车而归，悔恨不及。

第七回 纯阳游大庾谒斋 纯阳召将收狐精

却说洪都地方一地，名叫做横浦大庾岭。有一富家子，姓金名煜，素好交接云水之士。建一大庵，云水土往来辄从庵中居住。或住三五日去的，或住半月日去的，或住一月去的。只见那一所庵中，座上客常满，厨中斋不空。

一日，金煜就着庵中建一个黄箓大斋。你看那个斋坛，齐整不齐整，则见：

庄严道庭，品列仙阶。聚道众，羽衣炫耀；迎仙真，鹤驾徘徊。点大明灯，光光朗朗，诤讶是空中列斗；奏大法鼓，丁丁东东，却疑是天上鸣雷。凤笙儿咿咿哑哑的细品，龙笛儿嘹嘹亮亮的横吹。蒸沉香檀香，翠腾腾烟光凝紫府；结宝幡宝盖，红烂烂霞采映瑶台。酒酌的是洁洁净

净，银瓮里松花正热；花献的是芳芳馥馥，玉池中菡萏初开。黍稷惟馨，从东筵西筵列定；蘋蘩最洁，自南涧北涧采来。对香风展兹经卷，挹清流濯彼金盥。此既有诚心上格，彼岂无仙子下来。

纯阳子蹑着一朵祥云，忽闻得香烟扑鼻，乐声嘹亮。展开仙眼一看，只见一所庵中，姓金名煜者在那里修建黄箓大斋。纯阳子心中暗想道：“此人修这样大斋，不知是真心好善的，假心好善的？须试他一试。”于是按落云头，在那庵外远远处伺候。直等他散了斋的时节，扮做了褴褛道人，特来这个庵求讨些斋供。

时大斋方罢，金煜见这个道人破纳头、破揪巾、破草鞋，身上又十分臭秽。他虽是个好施舍的，到此却又不施舍，也不分付那家童把些甚么斋供、把些甚么酒饮管陪他。那家童们见主人没有分付，那里肯怜惜于他，且骂着这个道人：“你既要化斋，前日怎的不来，昨日怎的不来？今日斋罢了才来，落了你的魂！”道人说道：“我虽然来迟，你筵有剩斋，厨有剩饭，管我一餐去也好。”那家童道：“没有，没有。你快去，莫等我打你。”道人不去，那些家童们遂拿一个老大的拳头打将过来。道人乃题一《减字木兰花》词于石壁云：

暂游大庾，白鹤飞来共谁语？岭畔人家，曾见寒梅几度花？
春来春去，人在落花流水处。花满前溪，藏有神仙人不知。

又题一绝句。诗云：

摆脱烟霞谒大斋，大斋已罢却空回。

殷勤说与金居士，枯木岩前花不开。

道人题毕，末后书云：“无心昌老来”五字。

书罢，竟入云堂，良久不出，遍寻觅之，已无踪迹。徐视

其字，毫光灿烂，深透于石壁之后。始知昌字无心，乃吕公也。金煜顿足言曰：“吾饭僧一十二年，并无应验。今有一神仙至，而不能待他一箸饭一杯茶，设甚么斋，修甚么供。他说道‘枯木岩前花不开’盖说我没有善根。”遂愤惋而卒。

纯阳子离了大庾，又蹶着云，乘着霞，来到春城山。只见这一座山高为天之一柱，秀作海之三峰。山下就有个丈人观，其丈人观中有一羽士，姓黄名若谷，风骨清峻，戒行严紧。或有施主们叫他治疾，又或有施主们叫他驱邪，他只用天心符水，飞符召将，极有效验。若谷得人钱帛，即散施贫乏。

纯阳子知得这个道士的德行，乃按落云头，诡为一法师访之。若谷一见了这个法师丰姿迥别，骨格超群，就十分敬重着他，留宿月余。一日，纯阳子问取若谷说道：“汝驱邪治病，飞符召将，可曾见得将之真形么？”若谷道：“这怎么见得？但只是法用先天一气，将用自己原神耳。”法师道：“我若用法时节，运掌成雷，瞬目成电，喷沫成雨，呵气成云，凡天之将地之兵，若有宣召，皆现出真形出来。”若谷摇一摇头，伸一伸舌，说道：“此样事，除非张天师、萨真人才做得。”法师道：“这却不难。”若谷道：“此青城山北乡，地名秀墩，一姓陈的人家有一个男子，被狐狸精染了。明日正欲请我去驱治。既如此，先生可代我治之。”法师道：“如此却好。”

明日，若谷同着这位法师径到病男子家里，建一所法坛。若谷请法师上坛，飞着灵符，召着神将，斩着妖邪，救那男子一命。好一个法师，遂升了高坛之上，捏着个三台的诀，步着七星的罡，敲着五雷的令牌，焚符一道。只见毫光灿烂，如龙又不是龙，如凤又不是凤，隐隐约约直上天宫而去。法师又口宣谕语，说道：“雷霆号令，疾如星火，如今开召天将，速至坛前伏听法旨。”只见须臾之间，电掣雷奔，一阵好大的风呵：

无形无影透人怀，四序能令万物开。

就树撮将黄叶落，入山推出白云来。

风过处颺将一位神道，立在坛左。则见他：戴的是汉巾，穿的是绿袍，系的是玉带；丹凤之眼，卧蚕之眉；手提着光闪闪一口青龙偃月的刀。法师问道：“是何神将？”那神说道：“某非别，是玉泉山显圣的关将便是。”法师道：“站立坛前，有事指挥。”只见一阵风过，又一阵好大风呵：

有声无影遍天涯，庭院朱帘日自斜。

夜月江城传戍鼓，夕阳关塞递胡笳。

风过处又颺将一位神道，立在坛右。则见他：戴的是兜鍪，穿的是紫袍，系的是金带；黑漆之脸，豹环之眼；手拿着锋棱棱一条水磨的钢鞭。法师问道：“是何神将？”那神说道：“某非别，是上清龙虎山正一赵玄坛便是。”法师道：“站立坛前，有事指挥。”这法师召这两位天将到不打紧，若谷在傍边观看，见了一个红面红的似胭脂，黑面黑的似煤炭，他两个威风纠纠，杀气凌凌，长又长似天王，大又大似金刚，就惊得战兢的。

好一个法师，就去分付着关、赵二将说道：“此处有个狐精，为灾作害。你两位可搜山逻岭，捉将过来。”只见那两位天将应声而去。须臾之间，就把个九尾狐狸精活喇喇擒将过来。法师一看，原来是雌狐之精。这狐精真个是：奸巧会假那虎威，妖娆变着女子。白乐天曾有诗云：

古塚狐狸性最狡，化为妇人颜色好。

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衣。

那法师见了这个狐精，飞剑一斩，遂成两截。斩讫，却回呼关、赵二将各返天宫。那男子被狐精染的死里逃生，却来叩谢着法师救命之恩。此却不在话下。

这法师却又到若谷家来，若谷说道：“先生飞灵符召真将，

必自神仙中来。还可以传吾道否？”法师道：“子左足有北斗星，尚缺其一，再过一世方可以成仙。”若谷大惊道：“某左足有黑子作北斗星之状而缺其一，未尝为人所知。今先生知我，真神仙也。”遂乃问己之寿数。法师倒书九十四字于纸上。将欲别去，乃题诗于壁云：

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乘露结金丹。

夜深鹤透秋空碧，万里西风一剑寒。

题毕，末写“无上宫主作”，乃飘然而去。若谷因大悟：“宫字无上，吕字也；此法师乃吕先生乎？”举目望之，已隐隐然在云端矣。若谷乃以四十九岁而终，却应倒书之字云云。

第八回 纯阳子醉死复生 纯阳子罗浮画山

却说纯阳子既别了若谷，又蹑着云雾至江南遨游。自称吕元圭，扮做一个渔人模样，一簑一笠，一纶一竿，敲着短短板儿。唱那渔家之词。词曰：

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无主，一个鱼儿无觅处。

风和雨，玉龙生甲归天去。

吕元圭唱这个词儿，声音嘹亮遏行云，沿街之上那个不说声“唱的好，唱的好！”内有慷慨之士与之以钱，元圭则摇头不受，说道：“我没用钱处，只有酒可见赐几壶。”只见这一所街道，都是些善信之士。闻得吕元圭求酒，这一家也与他几瓯，那一家也与他几碗。这个元圭，饮了东家，又饮着西家，并不晓得推辞。

时有一个酒保者，姓张名隆年，虽有六十馀岁，到是个洒脱之辈。因问吕元圭：“尔能饮酒几何？”元圭道：“老官人，

我只是没有酒吃，若有酒吃，却也没个限量。”张老道：“吾今与汝一醉。”元圭道：“若得我醉，我当厚谢。”张老乃叫过家童，抬过一瓮的竹叶青来，约有五斗，对元圭道：“饮此当沉醉矣。”吕元圭乃放开仙量，将那鸬鹚杓、鹦鹉杯，一杯一杯复一杯，饮得笑盈腮。却把那一瓮的竹叶青彻底饮干，脸上并没些酒气。两旁人观的皆说道：“这个人好量，好量！”

吕元圭道：“张老官，还能饮我否？”那张老也是个好事的，又叫家童们抬过一瓮葡萄绿来，仍有五斗余。对吕元圭说道：“再饮尽此酒，当醉死汝矣。”吕元圭道：“待我试饮之，看我会醉不会醉。”于是又把那仙量放开。正是：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却把那一瓮的葡萄绿彻底饮干，脸上又没些酒气。吕元圭饮干两瓮酒不打紧，只是旁观的千千万万之人皆说道：

“这个人，不是刘伶出世，再是李白重生。不然，那里有这等会饮之人。”张老亦说道：“我的酒皆是好酒。别人吃，越吃越醉；这个人吃，越吃越醒。好古怪！”

元圭道：“张老官，我不古怪，还是你酒不醉人。今还能饮我否？”张老见这个人饮干两瓮之酒，那里还肯把酒来。只是那些众人十分知趣，揶揄揶揄，说道：“张老张老，你今日醉此人不倒，不算你是个好酒保。”张老被众人一激，乃叫家童们抬出一个最大的瓮来，那瓮酒叫做状元红，约有二石余，对元圭道：“吾拚这瓮酒醉尔，看你怎么！”原来，此瓮酒极是好酒，比竹叶青、葡萄绿果不同些，故此叫做状元红。怎见的好呵？则见：

金波似蜜，玉醴如泉。美味尝时，行人尽皆吐舌；清香满处，闻者谁不流涎。就如程乡之醪，醉李公者千里；绝胜山中之酎，醉刘子者三年。李白若闻，毕竟留身上之玉佩；阮氏一遇，定教解杖端之金钱。青州从事数兹第一，

曲生秀才让此居先。注在瓮中，潋潋的霞光欲炫；酌之盏里，馨香的露液尤妍。瀛洲之境，可以酩酊夫学士；瑶池之中，可以酩酊夫神仙。正是：上若村中名未重，新丰市上价空传；此时若使刘伶饮，荷锺应须塞九泉。

却说吕元圭见了这一瓮状元之红，仰天大笑，说道：“此可以尽吾量矣。”于是，取过一个小卮，又取过一个大觥；小卮注得满满，大觥酌得盈盈，小卮告竭，大觥又干。这叫做流星赶月之饮。既而不胜其烦，单单的注起几个大壶，饮个长流之水。只见那壶儿酌的恁忙，他口儿吞得恁快。正是：一派湘江水，涓涓不断流。就把那一瓮的状元红，饮得个泉流干彻底，灯盏照无油。众人看的，那个不说声：“此非凡人也。”

张老虽去了三瓮的酒，到也不甚恼。只是张老那婆子有些小气，骂着张老说道：“不死的老狗，败家的老狗！怎么把许多的酒与人吃？”你看他，千老狗，万老狗，骂得个张老哑口无言。又骂着吕元圭：“这样村人，饮去了我许多酒。你肚里生了酒龟，发了酒蛊？怎么不害个酒癆死？你臭村人烂村人！”吕元圭见这个婆子千村人万村人骂的个不休，乃假做微醉，回言道：“妈妈不要吃恼。我吃了你的酒，偿你的酒价就是，骂甚么？”乃探着怀中，取出一块石头与那婆子。那婆子接着个石头，好恼又好笑。怎么叫好恼？三大瓮好酒被这个元圭吃去，此不是好恼？元圭颠不颠，狂不狂，醉不醉，醒不醒，拿着个石头还人酒钱，此不是好笑？

那婆子说道：“这样好酒的人，不如醉死他，也消我呕气！”于是，再取过几壶堆花的烧酒，饮他个雨中夹雪，雪上加霜。吕元圭见这个婆子又取将烧酒过来，乃曰：“好贤慧的妈妈。”把那儿壶的堆花烧酒，一饮而尽。彼时玉山已颓，遂扑地一跌，酩酊然入醉乡矣。

众人到元圭身傍，将手儿在口边印了一印，全无气息。皆说道：“此人死了。”内中有一等人说道：“此样人也是个异人，好好的具棺材埋他。”张老道：“棺材我有。”乃倩着几个土工，三三两两把吕元圭尸首置之棺材之内。荷钟的荷钟，拿锹的拿锹，抬棺的抬棺，一抬抬在南山之上，掘一个土坑，深深地将吕元圭埋着。

埋毕，土工们三三两两而归。望见前面又一个吕元圭，摇摇摆摆，歌着劝世之词，词曰：

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人莫做。衣食遂缘，自然快乐。算甚么命，问甚么卜？亏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眼恢恢，报应甚速。谛听吾言，神钦鬼伏。

歌罢，又吟绝句一首云：

鹤不西飞龙不行，露干云破洞箫清。

少年仙子说闲事，遥隔彩云闻笑声。

众土工们见了这个元圭歌了又吟，人人惊异，皆说道：“埋了一个吕元圭，怎么又有了个吕元圭？”乃复转南山之上，启棺一看，尸首已不见了。遂回归言于张老，说道如此如此。张老大惊，将所与石头视之，乃一铤瓜子金也。始悟元圭二字，乃是先生二字，吕元圭者即吕先生乎？遂懊恨终日。此却不在于话下。

却说广东博罗、鲁城二县之境有座山，名罗浮山。这一座山乃二十六洞天中之一洞，名曰耀真天，极是好个胜境。只见层崖插汉，丹壑凝烟，青松翠竹交阴，异果奇花并美。有诗为证，诗曰：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一座山，盘古初分天地时只有罗山，浮山者乃是蓬莱一

个别岛，为因唐尧之时，洪水九年，把一座蓬莱别岛，漂漂泛泛浮至这个所在，依着罗山而止，故此叫做罗浮山。亦有诗为证，诗曰：

二山合体镇坤元，洪水漂来不记年。
玉洞天宽无客到，石潭云静有龙眠。
霜秋锦炫丹崖树，月夜琴鸣碧涧泉。
我欲凌风登绝顶，一声铁笛叫飞仙。

罗浮山既是个福地，内就有个朱明观。这一所观也，好清雅。芝房尘净，丹灶烟凝；洞门常有白云封，石磴竟无俗客到。

纯阳子一日遨游其地，至一小庵中。遇道士他出，独一小童在。那小童倒也乖觉，一见了纯阳子，遂向前而揖，说道：“先生来此游乎？”遂引至一经堂，安顿一个椅子，拂净尘埃，请纯阳子坐下。纯阳子问道：“此何寥寥？”小童答道：“莫道寥寥，虚空也。”纯阳子深嘉其言，以为这小童有些道气，讲的话分外别些，毕竟其师是个好人。乃题诗于壁云：

丹房有门出不钥，见个仙童露双脚。
问伊经堂何寂寥，道是虚空也不着。
闻此语，何欣欣，主人岂是寻常人。
我来谒见不得见，谒心耿耿生埃尘。
归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莱山杳杳。
相思一上石楼时，雪晴海阔千峰晓。

纯阳子题毕，那小童献上一杯茶道：“先生请茶。”纯阳子接过那个杯儿，饮过一杯的茶，暗道：“此童子倒也可教。”既而小童又窃着道士的酒以献。纯阳子见这个小童恁般殷勤，思欲度他，遂举杯而饮。留其馀，使小童饮之。奈这个小童不该做神仙，乃以其馀酒不洁，推故不饮，说道：“童子从来不

饮酒。”纯阳子道：“略饮些无妨。”那小童终不肯饮。纯阳子无奈。只见那小童两目内障，纯阳子止以所馀之酒喂其目中，那内障忽然开明。这也是小童无缘中有缘。不然，有眼是天堂，无眼是地狱。小童复去炊饭款待纯阳子。

过午，纯阳子乃取出一管仙笔，磨着一块仙墨。将那尖尖锐锐的仙笔，濡着香喷喷的仙墨，遂画着一山于壁，山下作池三口。画毕，小童又具着饭至，纯阳子不食。对小童道：“吾仙人也。汝饮吾酒则仙矣；不饮，命也。然亦当享高寿。”言訖，飞入石壁中隐去。童子惊讶。

及道士归，童子具告其所由。道士见所题之诗彻壁内外，乃大惊。既而又观其所画之山，见山下有池三口，乃大惊曰：“山下有三个口，此是个嵒字，乃吕洞宾乎？”不胜懊恼。其后，童子果以五百岁而卒。

纯阳子既游此处，又不知显度何方？且看下面分解。

第九回 献美人画并泛管 活已死鱼并吹笛

却说纯阳子一日游洛中，有陈公名执中者素行颇善，纯阳子欲度之。时陈公建第宅东都，落成之日，亲朋纷然举贺，或有贺以诗者，诗曰：

甲第连云峻，山川拱把中。
文章华似藻，制度茂于松。
地胜风云壮，门高驷马容。
熊黑频入梦，生子有人龙。

又有贺以联者，联云：

室成全众美天时地利人和

地胜毓三荣状元榜眼探花

时亲朋贺毕，陈公列席以待。

俄有一褴褛道人至，即纯阳子也。陈公问道：“子来何为？”道人道：“我有仙乐一部欲奏之以侑华席。”众亲友皆道：“既如此，请先生奏来。”道人就腰间出一轴小画，挂于壁上，其画绘有美女十二人，各执乐器。道人以云板敲动，呼曰：“众女娘请下。”只见那画中的美人群然而动，鱼贯而下。下尽，画中止是一幅白纸。只见那些女娘两执幡前导，一抱琴，一操瑟，一把笛，一举笙，一握箫，一捧箏，一引琵琶，一引箜篌，一持羯鼓，一携拍板。皆玉肌花貌，丽态娇音，顶七宝冠，衣六铢衣，金珂玉佩，转动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米，而体甚轻虚，终不类生人。众亲朋观看，那个不拍掌大笑，说道：“妙，妙！”

道人遂命之奏乐。那女娘们抱琴的弹琴，弹的悠悠扬扬，操瑟的鼓瑟，鼓的淅淅清清；把笛的弄笛，弄的嘹嘹亮亮；举笙的吹笙，吹的咿咿哑哑；握箫的品箫，品的悲悲切切；捧箏的抚箏，抚的哀哀怨怨；引琵琶的拨琵琶，拨的哄哄啾啾；执箜篌的奏箜篌，奏的宛宛转转；持羯鼓的打羯鼓，打的丁丁东东；携拍板的敲拍板，敲的咕咕嘎嘎。众乐齐动，响彻云霄。还说甚么九天之上秦穆公闻得钧天广乐，半空之中唐明皇听的霓裳羽衣之曲。真个好耍子哩。

九三阕竟，陈公问道：“此何物女子？”道人道：“此六丁六甲玉女人，学道若成，则身中三魂七魄五脏六腑诸神皆化而如此。公亦愿学否？”陈公道：“你只是幻术炫惑世俗，学他何用？”道人乃顾于诸女娘，说道：“此人不重贤，汝等可去矣。”于是那一干女娘，作色而言。有说道：“这样不知趣的人家！”又有说道：“这样不晓事的人家！”遂亦鱼贯而

行，复上画轴之上，依然不动。众人复大笑，说道：“这个小轴儿，这些女子下来得又上去得，果妙，果妙！”于是大家环聚而观，道人乃张口吞之，索纸笔大书曰：

曾经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间五百年。

腰下剑锋横紫电，炉中丹焰起苍烟。

才骑白鹿过沧海，复跨青牛入洞天。

小技等闲聊作戏，无人知我是神仙。

题毕，末写着“谷客书”，即出门去，俄不见。众亲朋懊恼大甚，遂以谷客二字问于陈公：“此是怎的说？”陈公详谷客二字，乃说道：“谷者洞也，客者宾也，岂非吕洞宾乎？”亦悔恨无及。

纯阳子既离了洛中，复蹑着一朵祥云至一地，名淶江。时淶江有一笔师，姓翟名华，喜接往来方士。纯阳子闻其贤，诣其家谒之。翟见纯阳子丰姿潇洒，态度飘逸，遂留之于家。时八月天气，纯阳子不茹荤。翟公乃呼取童仆，三三两两，或在西塘去取藕，或在东圃去摘梨，或在南涧去采芹，或在北郊去获黍。又且剥鹿卢之枣，舂鸡头之茨，煮烹羊角之豆，鹿角之菜，款陪纯阳子约有一月馀。纯阳子见这个翟公礼意加厚，将欲度之。

有一日，拉着翟公游于淶江之浒。只见：

水深莫测，浪阔难游。上下无跨虹之长桥，往来乏泛鹢之轻舟。隔岸止六七椽茅屋，前滩惟四五个沙鸥。人莫道此水呵但如衣带之小小，我则说这江呵却似天堑之悠悠。正是：一派长波无尽头，西风卷起浪花浮。淶江不是寻常水，泻下银河天上流。

纯阳子欲与翟公过于江之西岸。无有船渡，乃显出一个仙术，将笔管啮为两片，浮于水波上。纯阳子履其一，引翟公亦

履其一。此正欲度他而去。翟公心恐，竟不敢履。纯阳子乃笑而济焉。及岸，俄不见。翟公始知其为异人也。

旬日又来，值翟公外出。有一犬见纯阳子复至，摇首摆尾，不胜欣喜之状，如此者半日。及翟公回家，一见纯阳子，亦不胜之喜。纯阳子自袖中取出一团肉脯，约有桃实般大，令翟公食之。翟公闻其臭腐之甚，遂掩鼻谢，弗食。纯阳子太息说道：“吾吕公也，以丹药一丸食子，汝弗（原书缺一面，264字）。

……纯阳子已隐而不见。陈老乃顿足捶胸，放声大哭，说道：“神仙在此，我竟不晓得，气死我也！”只见那左邻右舍，皆来问其缘故。陈老指其鱼曰：“你不会看，这个鱼儿分明是我剖开的，而今活活的在那里。”那些众人说道：“活鱼的人今在那里？”陈老道：“已变化去了。”言未毕，忽闻其人歌声宛转清亮，其歌云：

落魄且落魄。夜宿乡村，朝游城郭。闲来无事玩青山，困来街市货丹药。卖得钱，不算度，沽美酒，自斟酌。醉后吟哦动鬼神，任意日头向西落。

纯阳子唱此长短句歌，响彻云霄，音震林木。陈老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乃谓曰：“汝神仙可留下姓名。”纯阳子道：“吾吕洞宾也，今去矣。”遂现其形于五云之端，众莫不惊骇。至今江东有一鲤鱼，腹下有痕迹，原是纯阳子灵丹点活的，其鱼尚在。

又纯阳一日游武昌，扮作一云游道人，持一渔鼓简板，满街上唱《浪淘沙》一词云：

我有屋三椽，住在灵源。无遮四壁任萧然。万象森罗为斗拱，瓦盖青天。无漏得多年，结就姻缘。修成功行满三千。降得龙来伏得虎，陆地神仙。

时武昌守有事外出，正当摆头踏转府，闻得歌声清亮，坐

在轿子上凝望，只见是个道人。那太守素重着方外之士，因谓左右人曰：“那唱歌的道人，叫他进我衙里来，我有事问他。”只见那些皂隶们就去请着那道人，说道：“先生，我老爷请你到衙里去。”道人遂同着皂隶们直进府衙之内。见了太守，唱一个恭儿说道：“贫道稽首。”那太守倒是个不骄傲的，回言道：“道人休怪。”既而叫门子掇一把椅子，叫那道人坐下，遂问说：“道人从何而来？”道人道：“贫道终南山来的。”守因问：“终南有佳处？”道人道：“佳处甚多。”因举陶隐君诗答云：“终南何所有？所有惟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守甚异之，款留二日，因问其姓名，道人隐而不说，惟曰：“野人本是山中客，石桥南畔有旧宅，父子生来只两口，多好笙歌不好拍。”时守性好弈，因问：“道人能弈否？”道人道：“颇知。”守乃与之对弈。才下仅八子，道人道：“大人负矣！”太守道：“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负？”道人道：“吾子已分途据要津，所谓战必胜攻必取，是以知之。”既而果然。如是数局，守皆负。守不忿，怒形于色。道人俄拂袖而去，并不见其踪迹。

守令人遍城寻之。有人说道：“那道人在郡治前吹笛。”及寻者至郡治前，则闻笛声在东门；寻者至东门，则闻笛声在西门；寻者至西门，则闻笛声在南门；寻者至南门，则闻笛声在北门；寻者至北门，则闻笛声在黄鹤楼前。守乃多令人寻之，及至黄鹤楼前，道人则走往石照亭中；众人从石照亭中左顾右盼，东寻西觅，那里见道人个踪儿影儿。但见亭中有诗一首，诗曰，

黄鹤楼前吹笛时，白蘋红蓼满江湄。

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

那些左右之人录了此诗，回复太守，说道：“老爷，那道人着实奇怪，东寻东不着，西寻西不见，直寻到黄鹤楼前，他却走在石照亭，及至石照亭，依然没有踪影，只留一诗在那里。”因呈诗与守。守始悟：“道人先吟之诗说道，‘野人本是山中客’，乃宾字也；‘石桥南畔有旧宅’，石桥者洞也；‘父子生来有两口’，两口者吕也；‘惟好笙歌不好拍’，乃吟也——分明是‘吕洞宾吟’四字。此道人乃纯阳子乎？”众方惊悟。其守亦懊恼累日。

第十回 纯阳子杭州卖药 吕纯阳三醉岳阳

纯阳子一日游杭州，扮做个施药医士，自称“乾系屯先生”，头上戴一幅巾，身上穿一领皂袍，把药包儿摆在十字街头。这一边，列着甚么续命丹、换骨丹、水火丹、返魂丹等丹；那一边，列着甚么神楼散、益元散、紫金散、八宝散等散；又这一边，列着甚么养胃丸、养脾丸、化痰丸、固精丸等丸；又那一边，列着甚么鹿茸膏、白凤膏、黑添膏、露液膏等膏。药已摆定，于是挂起着一面大大的招牌，上写着“轩岐仁术”四个大字。

只见满城百姓，求药的纷纷。有一人进前揖曰：“先生，我母亲有个心气之疾，或五日一作，或七日一作，又或三日一作，可有药治否？”乾系屯道：“心腹之疾不可不治。”乃探取药囊之中，取过了妙剂一服，付与其人，说道：“你是个爱母亲的孝子，这一服药，令堂饮之，其疾即愈。”其人拜谢而去。

又一人进前揖曰：“先生，我有一个家兄，患了头疯之

疾，左服药不效，右服药不效，先生可有药治否？”乾系屯道：

“头首之疾不可不治。”乃探取药囊之中，取过了一服妙剂，付与其人，说道：“你是个敬兄长的悌弟，这一服药，令兄饮之其病即愈。”其人拜谢而去。

又有一人进前揖曰：“先生，我有一个豚儿，患了个痢疾之症，其大便，或去红，或去白，可有药治否？”乾系屯道：

“肠胃之疾不可不治。”乃探取药囊之中，取过一付妙剂，付与其人，说道：“你是个爱儿子的慈父，这一服药，令郎饮之其病即愈。”其人拜谢而去。

又一人，慌慌忙忙进前揖曰：“先生，我有个妻子生疥疮，可有药治否？”乾系屯道：“皮肤之疾，不治何妨？”其人道：“妻子叫我讨药，我若没有药，回去禁不得他骂。”乾系屯笑道：“你原来是个怕老婆的汉子，没有药与你。”其人道：“先生积阴骘，舍些药与我去罢。”乾系屯乃取过末药一包，付与其人，说道：“一搽就好。”其人亦拜谢而去。

却说这个先生在杭城施药，施去的吃了皆有效验。此正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麝过留馨。满城的百姓，那一个不传说道：“好医人，好医人！”有等疯废残疾之人，皆来求疗。

只见一个偏盲的人，摇摇摆摆走上街来。杭州人好不轻薄，就去笑他：“别人一双眼，你只一只眸，可笑招边子，好个瞎猪头。”这个偏盲的人也十分吃恼，只是不好答应得，却来见着乾系屯。揖而问曰：“先生可能医我眼否？”乾系屯道：“莫说一只眼偏盲，就是两只眼俱瞎，我也医得。”乃用了一根簪子，在眼上拨了拨，复点上些光明的仙丹。此正是：妙药洗开千里雾，金针拨散一天云。就把那一只的偏盲的眼医得光光明明，就如好的一般。其人感谢不尽，辞着乾系屯而去。满街称

扬。

时有一个驼子闻得此事，谓家人曰：“瞎眼既医得好，或者我屈背也会医得。”于是那个驼子走上街来。街市上人多口多，就笑着这个驼子：“屈背屈笼空，相似刮纱弓，若还睡在地，就如串地虫。”那驼子闻得人笑他，好恼好恼。乃走到乾系屯处问道：“小人这个屈背，先生可医得么？”乾系屯又笑道：“背儿屈的只是缩了一条筋，若将那条筋儿割断，就伸舒得。”驼子道：“割断那条筋儿不会死？”乾系屯道：“做内官的割了总筋也不会死。”驼子道：“先生不要笑话，只有把些药我吃才是。”乾系屯乃取过了二三粒丸子。那不是丸子，正是换骨丹。驼子一吃了，只见腹子里响了几响，骨节□□。少顷，驼子觉得遍身舒畅，把腰一伸，就挺然而立。你看这驼子，先是个痾痿丈人，而今是个直符使者。这先生的手段妙不妙！那驼子叩头拜谢，道说：“小人受此背一世亏，坐下是个屈梨辕，仰睡是只窍龙船，镇日头磕地，那里见青天。”乾系屯道：“你如今好矣。”驼子道：“我受屈半世，今日才喜得见天了。”驼子辞去。

只见涌金门外一个跛子闻得此事，乃谓众家人曰：“那个施药先生既医得驼背，岂医不得拐脚？”乃跛也跛，跛进城来。杭城人本是轻薄。一见了这个跛子，大家取笑，笑道：“跛人跛得跷蹊，一步高来一步低，衣服半边常扫地，草鞋半截不沾泥。”那跛子心也气恼，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得来见着这个乾系屯，说道：“小人这样足疾，先生却医得好么？”乾系屯笑道：“你这样跛病脚，与那脚儿不般齐，把长的去短些也好，不然把短的接长些也好。”跛子道：“人的肢体，怎的断得？岂不闻兔头虽短，续之则忧；鹤颈虽长，断之则悲。”乾系屯道：“你这样人倒也懂得几句庄子。”乃取过二三粒药丸，付

与跛者。此也不是别药，仍是那换骨丹。那跛子服了不移时，只见遍身酥麻，左脚儿渐渐的长，右脚儿渐渐的短，就把那一双脚儿般般齐了。那跛子遂行了几步，并不艰难。乃叩头谢曰：“小人吃尽拐脚的亏苦，行不向人前，走不向人前；任行任走，一日行不过二里，走不上三里。小人住在涌金门外，到此不过七八里路儿，到走了三个日头。今日得先生医治好了，莫说是走，就是跳也会；莫说是跳，就是蹉边也会。”

言未毕，只见那驼子们得这个先生医好了他的背疾，乃买得一罐的密林醪，一只烧鸡来敬谢着这个乾系屯：“小人蒙先生愈了背疾，没有甚么殷勤，只买得一罐酒，一只鸡，望先生笑纳。”乾系屯道：“难为你了。”于是把一罐的酒，一只的鸡享用已尽。那跛子见这个驼子恁般买鸡买酒，谢着这个先生，他也去买一樽清河酒，一只烧鹅来，说道：“小人蒙先生愈了脚疾，没有甚么殷勤，只买的一樽酒，一只鹅，乞先生笑纳。”乾系屯见这个跛子又恁的殷勤，亦说道：“多谢你了。”也把那一樽的清河老酒，一只的烧鹅，慢慢的享用已尽。彼时乾系屯吃了此二人的酒，假做微醉。那跛子叩谢而去，不在话下。

却说乾系屯吃醉了酒，遍身流汗，将手儿在脸上抓一抓，身上爬一爬，脚上搔一搔，腿上搔一搔，指甲里藏有几多黑垢，做成一个团儿，约有樱桃般大，示着众人说道：“此一粒灵丹，有能再拜我者，吾以此丹饵之。”众以为这个先生吃醉了，正在放酒风，那个肯拜他。乾系屯又道：“有能再拜我者，以此丹饵之即可作神仙也。”众人皆以为乾系屯放酒风，那个肯拜，兼之见那样齜齜垢儿，那个肯吃。乾系屯叫了数次，没人理他。大笑道：“世人欲见吾甚切，既见吾又不能识。亦命也。”乃自饵其丹。俄五色云冉冉而起，围绕着乾系屯，有顷不见。众人大惊，说道：“早知此是神仙，莫说是垢，就是屎

也吃了他的。”内中有聪敏者，乃悟道：“这个先生，自称乾系屯。乾者阳也；系屯，纯字也。分明是吕纯阳下世。”众皆懊悔而散。

纯阳子一日又游鄂州。乃登岳阳之楼，览山川之胜。只见岳阳楼风景，春和景明，波涛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确好景致。纯阳子观看一回，逸兴飘然，乃吟诗一首：

徐步岳阳楼上头，四周山色拥皇州。
莫言笑语惊天地，且看阑杆逼斗牛。
芦渚两三声牧笛，柳溪四五个沙鸥。
分明一段潇湘景，万顷烟波足胜游。

纯阳子题诗已毕，遂下了岳阳楼，投一酒肆中索饮。饮了佳醪石馀未及醉。众人惊怪，相聚以观。其店主人姓倪名高者，索酒金，道人瞪目不语，颓然醉倒。倪坐守之，自昏至晚。道人忽起，援笔题诗于壁，诗曰：

鲸吸鳌吞数百杯，玉山谁起复谁颓。
醒时两袂天风冷，一朵红云海上来。

题毕，末书云“三山道人回后养作”，遂以土一块掷于倪高之怀，疾走出门去。彼时倪高以这个道人走脱酒价，急忙追之。将近，则见已在云端矣。倪大惊，回视其所掷土块，乃良金。再看其所题之诗，墨迹彻壁数分。始知“回后养”者，回乃吕字，后养二字则反对先生也。倪悔之无及。

纯阳子一日复游岳阳，又诡为道人装束。时日午，只见柳树之下清风披拂，绿阴茂密。纯阳子乃坐于其下。谁知那一根柳树却成了精怪，一见了纯阳子，乃作人言，说道：“吕神仙坐此乎？”纯阳子倒吃一惊，徐观之，乃是柳树也。遂口占一绝云：

独自行来独自坐，独自吟来独自哦。

惟有城南柳树精，分明知我神仙过。

既而进城中，饮得大醉，遂往谒太守王纶者。太守见这个道人貌甚清癯，短褐不掩骭，且甚褴褛，又吃得烂醉，心甚薄之。既而问着道人：“汝有何道术？”道人道：“贫道解造逡巡之酒，能开顷刻之花。”太守命左右们取过些糯米付与道人，说道：“汝试造着酒来，果能造逡巡成否？”好一个道人，用起仙术，将些糯米用水浸着，置之瓦钵之内，没有一刻时分，其酒遂成。那酒啊，真是清滴滴，香馥馥，碧莹莹；色莹玉壶无表里，光摇金盏有精神；始知今日神仙造，压倒梨花竹叶春。时两班左右皆大惊，其守不以为异。乃问道：“汝再开顷刻之花来。”时五月天气，俯治前有桃李树。道人指着树道：“开那桃花、李花何如？”其守道：“试开来。”好一个道人，呵气一口，就如幽谷生春。只见桃树生蕊，李树含英。不移时，桃花也开，李花也开，真个是：桃花红似锦，李花白如银；两般花茂盛，别是一般春。

那左右们看见这样异事，那个不惊骇。谁知这个太守却是个固执的，说道：“这样道人，只是些幻术，惑世诬民耳。”遂令出之。道人乃题诗一首于壁，诗曰：

仙籍班班有姓名，蓬莱倦客吕先生。

凡夫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柳树精。

守惊讶间，已失其所在。及视其所造之酒，酒则竭；所开之花，花则谢。惟所题诗，字迹深透壁后。其守悔曰：“早知是吕纯阳，吾岂敢如此相待。”懊悔者累日。

却说纯阳子两次游岳阳，并无人识。乃曰：“岳阳之人，宁无一人知我乎？若有知者，吾当度之。”遂再从其处游玩。

又到一酒肆之中，沽酒而饮。吃了酒，乃装作一个醉汉样

式，狂不狂，颠不颠，背上佩一个小小葫芦，大呼于市。说道：

“我葫芦内有丹药：起死回生，转老反少，有人出得百金，我把着一粒卖他。”满城之中说道：“世间有这样狂人，那一个问他卖药。”纯阳子自己牌时分叫起，叫到午牌时分；东门转过西门，西门转过南门，南门转过北门，北门又转到十字街头。莫说问他卖药，话也没人与他答一句儿。纯阳子乃取下背上的葫芦，祝道：“葫芦，葫芦，贮药一壶，无人货卖，要你何为？”遂望空掷去。只见那葫芦奇异，离人有丈馀，上也不上去，下也不下来，飘空的悬在那个所在。纯阳子若往东行，葫芦儿才随他往东；纯阳子若往西行，葫芦儿才随他往西；纯阳子站住，那葫芦儿也站住。众人见了，方知是个神仙，大家都争买其药。纯阳子笑道：“吾吕公也。道在目前，蓬莱跬步，抚机不发，当面蹉过。”乃吟诗一首，诗曰：

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朗然飞过洞庭湖。

吟毕，遂蹑着一朵祥云，飘飘而举，其葫芦亦随之去焉。

第十一回 纯阳游广陵妓馆 纯阳游寺访书斋

纯阳子一日游广陵。广陵有一妓女，名黄莺，极有姿色，豪客宿之者纷纷填门。怎见得有姿色，只见：

白净净钟乳粉的面貌，妖娆娆红娘子的行藏；黑悠悠的乌头滑腻，轻飘飘的海带飞扬。鬓插着鲜艳艳的红花朵，衣染着芬馥馥的桂枝香；温雅雅的从容态度，浑素素的厚朴梳妆。乖巧巧见重于当家的贝母，俊娇娇爱杀了买俏的槟郎。

时纯阳子见这样标致的女子堕落烟花，乃假扮个秀才托宿。此时纯阳子终不然又起了欲心，学那宿白牡丹的旧事不成？只是要点化这个女子，去做个瑶池的素娥，不要做个勾栏的红粉。不想到这个女子交有几个知趣的孤老，希罕什么穷酸的秀才。这纯阳子三回两转要与那妓女歇宿，那妓女千推万阻不与纯阳子交欢。纯阳却也无如之奈。乃题诗二首于壁。其一云：

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怜老少隔千春。

他年鹤发鸡皮媼，却是玉颜花貌人。

其二云：

花开花落两悲欢，花与人还事一般。

开在枝头防客折，落来地上倩谁看。

吟毕，末题云“昌虚中书”。

时又有一妓，名杨柳，系是黄莺之妹，亦称绝色。怎见得绝色？只见：

身服着一领红纳袄，脚穿着一双红绣鞋。香罗带挽着身子儿窄，金钱花插着两鬓云儿歪。云鬓儿光光乍，胜人的打扮；金莲儿步步娇，动人的情怀。宛转的歌声，黄莺儿睨睨；婆娑的舞态，粉蝶儿徘徊。他接的是俏秀才人儿悄悄，我爱的此虞美人我的乖乖。

只见这个杨柳美丰姿且好吟咏，一见了纯阳子题的诗句，就十分怜爱，乃问着纯阳子说道：“秀才，我姐姐既不接你，如不弃，只在我这里歇罢。”纯阳子说道：“如此却好。”乃进于杨柳房中。杨柳待之以茶。茶毕，叫鶺鴒买肴馔、整东道。纯阳子道：“你广陵院的旧规矩，客初来时节，皆要什么仪物相餽？”于是取过了黄金一錠，付与杨柳。杨柳道：“此过于太厚，不敢受。”纯阳子道：“收下无妨。”不移时，只见鶺鴒整有酒筵来。纯阳子与着杨柳对斟对酌，饮得酩酊沉醉。

杨柳扶着纯阳子就寝。纯阳子鼾鼾而睡，直到天亮，并不曾与杨柳交合半下。次夜又寝，杨柳有求合的意思，纯阳子只是鼾睡。第三夜又寝，杨柳有求合的意思，纯阳子只是鼾睡。此正是：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

直至四夜，杨柳逼纯阳子交合。纯阳道：“吾虽秀才，雅慕仙术。吾今坎离配合，身中夫妇内交，圣胎已结，婴孩将生，岂复恋外色乎？内交之乐，过于外交之乐远矣。”竟不与之合。你说这个纯阳子，当初宿白牡丹，恁般风情，而今怎恁般老实？盖他的丹田至宝曾被白牡丹夺去，养阳九年才得如旧，前番已误，岂可再误。杨柳问道：“秀才，你先间说的内交之乐，这却是神仙么？”纯阳子道：“差不多。”既而问着杨柳：“仙家好么？娼家好么？”杨柳道：“仙家固好。我娼家吟风弄月，握雨撩云；锦帐重遮，睡到五更犹是夜；洞房深锁，雪深三尺不知寒。似也好，快活一般。”

此时纯阳子正要度着杨柳，只因几句言语，暗想道：“此女子凡心正盛，业债未偿，怎度得她去。只是他意思殷勤，莫若把一粒却老丹与他，使他多寿也罢。”于是，取丹一颗，付与杨柳食之。杨柳因纯阳子有圣胎之言，“好说他是秀才，怎的又说着神仙话儿；好说是个神仙，又怎的花街上戏耍？”心下疑惑，乃与一个知趣的孤老——姓萧名九成者，是个太学生——就与他说了一番，如此如此。九成道：“此必是异人。”次日，敬来访之。纯阳子知其来，潜入帐后不出良久，寻之已不见。惟壁上有诗一首，诗曰：

一吸鸾笙裂太清，绿衣童子步虚声。

玉楼唤醒千年梦，碧桃枝上金鸡鸣。

末写着“昌虚中书”。又萧生玩黄莺处诗，亦写着“昌虚中书”，始悟：“昌字虚中，乃吕字也，此岂非吕先生乎？”时

杨柳大悔恨。黄莺闻得此事，亦悔恨无及。杨柳与黄莺共庚，不数岁，黄莺老而杨柳尚少，及黄莺死而杨柳益旺。此盖服其却老丹而致。此不在话下。

却说纯阳子复游杭州天竺寺，闻得有一僧法珍，坐禅一十二年，颇有戒行。一日。扮作做个云游至其寺，遂造禅堂。只见禅堂中有春夏秋冬四绝句。其春景诗云：

烟暖乔林啼鸟远，日高方丈落花深。

积香厨内新茶熟，轻泛松花满碗金。

其夏景诗云：

风定泉声当涧响，两馀山色入楼多。

老僧灭却心头火，一榻松荫养太和。

其秋景诗云：

清风拂处叶欲落，碧藓堆时人不来。

满院秋光浓欲滴，禅门闲向白云开。

其冬景诗云：

梅花墙角开新历，松树枝头曝纳衣。

怕冷老僧嫌朔吹，却教童子掩柴扉。

却说纯阳子既到禅院，复入禅堂之后，又有个方丈之室。法珍却在那个所在坐定。一见了这个道人，疾忙问讯，说道：“先生亦来游山邪？”道人道：“宝刹盛景，特求一玩。”既而问取法珍说道：“尊师坐定。禅宗以为道在坐乎？”珍曰：“然。”道人道：“佛戒贪嗔淫杀为甚。方其坐时，自谓无此心矣；及其遇景触物，不能自克，则此种心纷飞莫御。道岂专在坐哉？”因求法珍同历云堂一玩。

及至云堂，见一僧方酣睡。谓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试观此僧何如？”良久，见睡僧顶门中出一小蛇，长三寸馀，缘床左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复循溺器，饮而去；及出轩

外，渡一小沟，绕遍花台，若驻玩之状；复欲渡一小沟，以水溢而反；忽经小径，遇有一小刃在地，蛇见，畏缩；寻则往至床右足，循僧顶而入。僧欠然一寤，俄见法珍同道人在堂，遂忙起，施礼毕，因问珍与道人，说道：“吾适才一梦，与二子言之。”道人道：“是何梦？”僧道：“初梦，从左门而出，逢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饮之，因褰裳渡门外小江，逢美人数十，予复恣观之，复渡一小江，水骤涨不能往，遂回；逢一贼欲见杀，乃从捷径至右门而入，遂觉。”道人与珍大笑，说道：“以床足为门，以涕唾为斋供，以溺为醞，以沟为江，以花木为美女，以刃为贼。人之梦寐，幻妄如此！”既而珍叩问道人，说道：“此僧，吾之师弟。为蛇者何？”道人道：“此僧性毒多嗔，熏染变化，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于蛇中矣。可不惧哉！”

法珍问道：“先生姓甚名谁？”道人道：“吾吕公也。见子精忱，可以学道，特来教子。盖人之性，念于善，则属阳明，其性入于轻清，此天堂之路；念于恶，则属阴浊，其性入于粗重，此地狱之阶。天堂地狱，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自化成之耳。子尚必精必勤，毋妄尔心，毋耗尔神，毋劳尔形。”言讫，遂隐而不见。法珍不胜快快。后法珍得纯阳子点化，亦自得道成真。此不在话下。

却说芝城郡有一地，名碧邛。一人家姓孙，颇殷富，建有一水阁，极虚明幽雅，多聚士人读书。纯阳子云游至其处，士人接见。见其清标有仙骨，风韵飘逸，皆大忻喜。且曰：“先生云游士也，诗多奇雅，敢求一首见教？”纯阳子吟云，诗曰：

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邻小沼碧莲开。
天香风露苍华冷，云在青霄鹤未来。

士人间其诗清绝离尘，无一些烟火气，各相争抄写。

既而大家商议说道：“这个道人不是寻常人品，可相待一饭。”及饭毕，再求吟诗一首。纯阳子又吟云，诗曰：

看山看水万寰中，摆脱烟霞到碧邛。

一饭笑谈归去后，行云流水任西东。

纯阳子吟毕，士人争相称羨，说道：“此样诗，飘飘逸逸，新新雅雅，秦女品凤箫不过尔尔。”

既而士人又道：“先生，此水阁未有佳联，可见赐珠玉几字？”纯阳子乃亲手写一联于柱云：

夜静月生寒鹤度疏枫疑岛屿

春深花弄影人从流水认天台

纯阳子写了此对，那一个不啧啧。既而又写着四句于壁上：

但患去针心，真铜水换金，

鬓边无白发，驂马去难寻。

已而不见，众士人大惊。及看所写之字，笔势伟劲，光彩炫目。皆曰：“此甚么神仙！”及详：“但患去针心”，患字去却一直并心字，乃吕字；“真铜水换金”，铜字以三点水代去金字，乃洞字；“鬓边无白发”，鬓字上去却髟字，乃宾字；“驂马去难寻”，驂字除去马，乃是来字。盖寓“吕洞宾来”四字。内有士人曰：“这果是吕洞宾来，不然，凡人口吻焉得有此妙诗，焉得有此妙对？”时有士人姓关名云祥者，即绘其像。金形木质，翠眉棱层，凤眼朝鬓，头戴道巾，身穿道袍，背上负一剑。至今传之。

纯阳子既离了此处，更不知又显化何方？且听下面分解。

第十二回 纯阳子掷剑化女 纯阳子见火龙君

却说纯阳子蹑着云雾至江南地方。有一寺，名戒严寺，钱粮优裕，僧众共有五百餘。纯阳子一日游至其处，按下云头，遂入于寺中，乃以所佩之剑化一艳妇。你看那妇人，标致不标致？只见：

眉分柳叶，唇点樱桃。嫩盈盈半醉杨妃面，细纤纤一搦小蛮腰。靚服不须着红锦之袄，淡妆岂用披翠云之翘。嬛嬛娜娜湘妃鼓瑟，旖旎旖旎秦女吹箫。好容貌不朱不粉，巧丹青难画难描。真个是：匣内取来锋利剑，人前变做女多娇，试看女子形容俏，益信神仙手段高。

却说这个女子窈窕窈窕，金莲款款，绣鞋窄窄，缓缓的行进了山门。只见那寺中之僧，大惊小怪，意荡神驰。内有一僧说道：“那一家小姐来也？”有一僧这等说，就有一僧那等说道：“那里有这样小姐，敢是观音菩萨么？”内又有一僧说道：“此不是观音菩萨。既是观音菩萨，如何没有个红孩儿龙女跟随？敢是妖精么？”内又有一僧，说道：“我寺中有护法金刚、飞天神王、金头揭谛、银头揭谛、阿难尊者、十八位罗汉、二十四位诸天；降龙的也有，伏虎的也有，擒精怪的也有，那一个精怪白昼当空敢在我寺里来？”内有一僧道：“也讲的是。纵有精怪，敢在我寺中来？这还是良人家女子。”那些僧众们猜来猜去，此却不在话下。

却说那女子进了山门，就行上佛殿；佛殿看了，就转过云堂；云堂看了，就转过方丈；方丈看了，就转过香积厨；香积厨看了，就转过观音堂。那些寺僧们看了这个女子，长老也不

是个长老，行者也不是个行者，大大小小，一发疯魔了。只见那念《金刚经》的，忘记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念《弥陀经》的，忘记了大焰肩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数诸佛；念《法华经》的，忘记了庄严王三昧、光明三昧、净藏三昧，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数诸三昧。念《多心经》的，忘记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生揭谛菩提萨婆訶。你看，这一个女子入寺不紧要，只是他左顾右盼，引得人意惹情牵。此真是大孽障的关头。

只见云堂中有一僧，方趺跏而坐，见了这个女子，并不凝眸一下。纯阳子看见，说道：“这个禅僧甚有戒行，众人皆邪而彼独正；众人皆浊而彼独清。此人必须要度他才是。”谁知那一个僧外面虽是个假老实的嘴脸，腹内是一副齷齪的心肠，一见了师兄师徒们正在观看那女子，连忙的下了禅床，走出山门之外，转弯抹角，到僻静的去所，等着这个女子出来。

却说这女子离了寺中，出了山门之外，只见这个禅僧阻着归路，说道：“小娘子既在敝山来，怎的不吃一餐饭去？”女子道：“不消得。”禅僧道：“小娘子，你适才进我寺中，我落了一件物件，小娘子发慈悲心，把还小僧罢。”女子道：“师父吊下了甚么？小妮子却不曾捡得。”禅僧道：“我先间吊下了魂灵儿，是小娘子夺去我的，看天面把还我也罢。”女子道：“我不晓的甚么魂灵。”禅僧道：“小娘子是个聪明人，动头知尾，不要推故，小僧只是要行着云雨。”女子道：“这样大早的时节，云在天上，雨在云中，师父既要行云雨，只管自去驱风使电、鞭霆驾雷就是，何须与小妮子讲。”禅僧道：“小娘子不要推故，我只是要与你做个夫妻。”女子怒道：“这个

师父好没分晓。你是个出家之人，六根俱净，五蕴俱空，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才是。你这般好色，还思量修甚么行，做甚么佛！”禅僧道：“小僧今日也不思量做佛，只思量做夫妻。”乃强欲抱住女子，求与交合。纯阳子忽大叱一声，说道：“没戒行的和尚，休得要戏弄我仙剑！”这女子闻得纯阳子一叱，遂变成一剑，跳入纯阳子匣中。那禅僧见女子化成剑去，知是仙人们作弄着他，吃一大惊。纯阳子道：“我吕公也，将着宝剑化成女子，试你寺中诸僧。我先闻见你遇色不看，只道你可教。岂知你恁般所为，做得好和尚！”那禅僧惶恐，抱头鼠窜而去。此且不题。

却说纯阳子又到一个寺院，这寺叫做宝华寺，钱粮亦广，也有五六百僧众。纯阳子道：“戒严寺僧人没一个好的，看这宝华寺中僧人何如？”于是，也将这所佩剑，仍变做个女子。也变得：

标标致致，旖旎旖旎。面嫩嫩簇着芙蓉朵，腰纤纤摆着杨柳枝。袖中玉笋儿，指尖葱葱可爱；裙底金莲儿，脚步款款轻移。此娇似赵家飞燕，此美如吴苑西施。此赛过汉苑王嫱，此绝胜唐宫贵妃。真个是：对月并姮娥一对，临溪共洛浦双珠。吕神仙显兹妙术，是谁人识彼玄机。

却说纯阳子仍以宝剑变成个女子，刚进了山门，只见禅堂之上有一个云游僧，正在那里入定。一见了这个女子，高声叱道：“金铁之精，敢入山门么？”纯阳子闻得此语，倒吃了一惊。说道：“是那一个慧眼参透我的机关？”连忙收了宝剑，进前与云游僧稽首，说道：“小子聊试戏术，有犯禅师，望禅师恕罪。”云游僧乃问道：“适间化女子之剑，好似火龙君佩的，为何在你手中？”纯阳子道：“小子先年遇着火龙真人，曾以此剑赐我。”云游师道：“然则汝乃吕洞宾乎？”纯阳子

道：“某便是。敢问禅师姓名，还从哪里来的？”云游僧道：

“小僧姓高，名法慧，从庐山竹影寺而来。”纯阳子道：“禅师既住居庐山，曾接我火龙真人否？”法慧禅师道：“我与火龙真君，共山而寓，连洞而居，他在翠微洞，我在竹影寺，却是比邻一般，那里不相接？”纯阳子道：“火龙真人今在家否？”法慧禅师道：“那火龙君，数年前是个孤云野鹤，无有定迹。或至蓬莱山访道，或至阆风苑寻真，或至西华山炼丹，或至瑶池头赴宴，又或至终南山访友，或至天台洞围棋。只是这几时懒待游衍。此正是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知还也。”纯阳子道：“小子正欲拜访火龙真人，答谢他赠剑之爱。”法慧禅师道：“既如此，我陪你同去。”

于是，纯阳子同着法慧，各驾了一朵祥云，刚刚的到了庐山之境。只见这一座山呵：

玉笋峰出，瀑布泉飞。石岩岩高接青霄，洞深深细凝紫雾。青青翠翠的古松，龙髯滑腻；猗猗密密的修竹，凤尾参差。涧边丰草，柔柔软软的龙须；岭上枯株，丫丫槎槎的鹿角。巍巍峨峨，做江西一省保障；秀秀丽丽，擅天下九州奇观。真个是：庐山高哉几千仞兮，凡人可望而不可跻兮。

却说火龙真人正在翠微洞中披阅《黄庭经》，忽有鸣鸦一声，又见白鹿衔有花至。他是个未卜先知的神仙，就晓的纯阳子来。乃谓一仙童曰：“今日有客来，可烹着仙茶，醺着仙酒，摆列着仙馐仙果俟候。”言未毕，只见法慧禅师领着纯阳子进了洞天。火龙君一见了纯阳子，就下榻迎接。纯阳子遂稽首而拜，说道：“自别仙颜，无由一晤。今日重逢，正如拨云雾睹青天矣。”既而相叙寒温毕。火龙君乃谓法慧禅师曰：“汝自何处得遇吕纯阳？”法慧禅师道：“某自江南宝华寺得遇。

因纯阳要拜仙丈，故此陪他同来。”火龙君道：“多谢你了。”言未毕，只见仙童们献上仙茶。那茶是甚么茶？雀舌未经三月雨，龙牙先占一枝春。茶毕，又献上仙酒。那酒是什么酒？崖密、松花、熟山杯、竹叶青。既又献上仙馐。那馐是什么馐？却是些玄豹之胎，碧麟之脯。既而又献上仙果。那果是什么果？却是些千年之藕，万岁之桃。那仙童摆列了筵席，火龙君、纯阳子、法慧禅师相聚而饮。一则叙契阔之情，一则叙相与之雅。不觉的香气消宝鸭，日午唱金鸡。法慧禅师道：“请吕纯阳到敝寺一观。”

于是，火龙真人同着纯阳子径到竹影寺来。这个寺，怎的叫做竹影寺？盖庐山上原初建一百个寺，只有这一个寺白云隐隐，翠竹阴阴，只闻犬吠鸡鸣，不见高楼大阁。在寺里住的却是些得道僧家。而今左数来也只是九十九寺，右数去也只是九十九寺。此一寺隐而不见，故此叫做竹影寺，这岂不是仙境？纯阳子观看一回，不胜称赏说道：“好胜境，好胜境。”纯阳子看毕，法慧禅师将欲待茶，纯阳子辞去。火龙君亦道：“不劳赐茶，我还有事与纯阳子商议。”于是，法慧禅师相送而别。此不在话下。

却说纯阳子同火龙真人转至翠微洞来。火龙真人向着纯阳子说道：“当原先我以二剑付汝，今止佩一剑，是何缘故？”纯阳子道：“说起来惶愧。某在金陵宿取白牡丹，将欲采阴补阳。不想着黄龙禅师教他反夺去我丹田至宝。彼时，小子们飞剑斩那黄龙，不想倒被他收去一剑。今日却虚了真人所赐，有罪有罪。”火龙君道：“你如今何如？”纯阳子道：“小子如今遵戒行矣。”火龙君又问道：“你便历寰中，度人多少？”纯阳子道：“人心不可测，对面九疑山。并不曾度得一人。”火龙真人道：“可知，可知。我曾道来，人间只是无波处，一

日风波十二时。谁人可以度得的？只我前日朝元，见仙僚说道，淮安玉溪村有一女子，姓何名惠娘，名登仙籍，你可度之。”既而又嘱咐纯阳子：“度何之后，须转终南山，与尔钟离师同去朝元。朝元会上授以仙秩，吾当再来庆贺。”纯阳子领了此语，遂辞了火龙真人，径来淮安地方，度着这个何氏女子。不知怎么样度他，下面分解。

第十三回 吕纯阳度何仙姑 吕纯阳升入仙班

却说淮安府玉溪村中，有一善信姓陈名曰文，家极富，童仆婢女百馀。一日，修建个预修功果，设大斋供。只见：

香烟腾着紫雾，彩幡炫着红云。彩幡炫时，辉辉煌煌；香烟腾处，氤氲氤氲。参黄箓一宗，玉字金书御墨藹；建瑶坛一座，宝灯银烛曙光辉。献一杯茶，摘来北苑之露；献一枝花，采取上林之春。献一篮供，刈着东郊之黍；献一豆蔬，采取南山之芹。诵三官经、玉枢经、北斗经，紫府演金真之教；拜水府籤、星辰籤、东岳籤，丹台开宝笈之文。吸风管，吹龙笙，韵咿咿哑哑可听；鸣金钟，敲玉磬，音锵锵惶惶可闻。道士的羽衣炫耀日月，主人的精意感格乾坤。

纯阳子彼时离了庐山，驾云腾雾来到此处，乃按落云头，扮作一个道人，却也不齐整。一到了斋坛，只见挂有许多圣像。上三清，次四圣，次五帝，次四大真人。纯阳子道：“此虽是画像，这样大斋事，岂无真天帝降下，若果天帝降下，不好回避，只得走在斋厨之中更方便一二。”

却说那些丫鬟们，见了这个道人褴褛褴褛，皆扯他出去，

说道：“这个道人，此不是坐处，快出去，快出去！”只有这个何氏女，果与吕纯阳有缘。何氏女见了吕纯阳，就有顾盼之意。吕纯阳见了何氏女，就有怜惜之心。何氏女见那众丫鬟推出这个道人，乃止之曰：“出家人随他这里坐罢，不要推他出去。”那些众小丫鬟方才罢手，只是没有个好嘴脸相待。大的丫头来，也说是：“道人开些，不要秽我的斋。”小的丫头来，也说是：“道人开些，不要污我的供。”只有这何氏女，斋熟时，就把斋与道人吃；供熟时，就把供与道人尝。有茶奉一杯茶，有酒与一卮酒。众丫鬟皆笑着何氏女。何氏女道：“出家人把些他吃，也是我一点仁心。”

却说天地间有人就有神，有神就有鬼。却道个鬼的说话。陈曰文做这样大斋，就有着孤魂野鬼皆来求食。时有一客商，姓陆名清，阻风淮河，泊船孤洲之畔。有事关心，惺眼不睡。至三更鼓，只闻得岸上有鬼叫。叫道：“周大哥，去陈宅吃斋？”那周鬼道：“我去不得，眼中生有翳障，痛得紧。你们带几个斋与我吃罢。”陆清大惊，一发不寝。至四更鼓，又闻听声：“周大哥，斋在这里，你吃。”那周大哥说道：“多谢你了。”陆清想到：“此必是野鬼。”至天明，上了淮河之岸，遍洲上寻觅。只见有一个骷髅脑骨，眼睛里生有一根草。暗道：“昨夜叫眼疼者，必是此物。此人或姓周么？”遂拔去之。至次夜二更尽，陆清又闻得有人呼曰：“周大哥，去陈宅吃斋。”只听其人应曰：“我今夜眼睛好了，我与你同去。”至四更鼓方回。只听得几个鬼坐在洲上，其一鬼云：“这个人家好斋供。”其一鬼云：“斋供到好，只是吕洞宾在那里，打不得些儿乱搅。”其一鬼云：“那个是吕洞宾？”其一鬼云：“东厨下那个褴褛道人就是吕洞宾。”其一鬼云：“你昨夜眼疼，今夜就怎的好了？”一鬼云：“我得一个客人替我去了那些翳

障就好了。”

时陆清在舟中未睡，闻得这些话儿仔仔细细。至次日，走上坡来，径到陈曰文宅上，寻着这个吕纯阳。只见东厨之下，果有一个褴褛道人。陆清乃跪下，言曰：“吕纯阳先生，度一度小子。”纯阳子道：“我不是吕纯阳。”陆清道：“我晓的仔细，你不要瞒我。”乃扯着纯阳子衣服叩头磕脑。左也叫一声度一度，右也叫一声度一度。纯阳子道：“你这客人，既然要我度你，钻进灶中而去，我就度你。”时厨灶之中，烈火炎炎。陆清将欲不钻，又恐怕做不得神仙，将欲钻去，又恐怕火焰烧死。既而自思，还是钻去。于是奋力一钻，刚到灶门之边，被烟气一冲就缩将转来。又奋力一钻，刚到灶门之边，被烟气一冲，就缩将转来。又奋力一钻，刚到灶门之边，被火星一爆，又缩将转来。乃叩着纯阳子，说道：“先生，你不要我钻灶，白白的度一度我罢。”纯阳子笑道：“神仙恁般易做？”乃云：“眼前不是成仙客，成仙只是姓何人。”乃以手招着何氏女，说道：“惠娘，我与你钻去。”

时何氏女手中拿着个箴篱，正欲捞饭。因纯阳子一招，即忙过来。纯阳子以手挽着何氏女，双双进于灶中，火焰转盛。众皆大惊，那个还敢钻哩。众人只说何氏女被火烧死，正在嗟叹之际，只见吕纯阳与何氏女坐在碧云之上，吟诗一首云：

直上云端望八都，碧云散尽月还孤。

茫茫四海人无数，那个男儿是丈夫。

时众人看见陆清默然，众丫鬟亦默然，那羽士们望见也默然。就是陈曰文亦默然。皆道：“神仙已在此三日，并不晓得。”皆十分懊恼。时陈曰文建此大斋，感神仙下降。斋罢获福。此也不在话下。

却说纯阳子同着何氏女驾着云，腾着雾，径往终南山碧天

洞而来，拜见钟离师父。钟离云房正当寿诞之日，就有那一班仙朋仙友，持着柱杖的铁拐李，拿着羽扇的张果老，提着花篮的蓝采和，拿着云阳板的韩湘子，与着清溪道人郑思远、太华施真人，正在那个所在作贺。又只见天台山仙女遣人送甚么仙桃，麻姑山的仙姑遣人送甚么仙酒，瑶池上王母娘娘遣人送什么仙藕，武夷山武夷君遣人送甚么仙茶。又有东泰山、西华山、中嵩山、南衡山、北恒山五岳圣帝，遣人送甚么玄鹿脯、赤鳞蹄，又有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海龙王敖家兄弟遣人送甚金鳞尾、锦鳌头。钟离子命着那仙庖的官君，烹着那些肴馔，列着那些果品，摆开筵席，注上酒来。那些神仙，依次而坐。

正在宴饮之际，忽见纯阳子、何氏女按落云头，直进了碧天洞中，望着钟离子稽首。钟离子不胜之喜，乃曰：“纯阳一去，何归来之迟乎？”纯阳子与钟离师稽首毕，复对众仙稽首。张果老等乃问于施真人曰：“此何人斯？”施真人道：“云房之徒也。”众仙曰：“久闻，久闻，但未得会面。今见其仙风飘逸，云房果得人焉。”清溪郑思远乃问于纯阳子曰：“你出家人还带妻子么？”纯阳子道：“此女子系淮安人氏，姓何名惠娘，名在仙籍。火龙真人命我度之耳。”众仙说道：“原来是这等。”云房子又问纯阳子，说道：“你当初誓欲化度世人，度有几否？”纯阳子道：“人心奸险，未易度化，止度有何氏女一人而已。”铁拐李道：“今日令师寿诞，我辈承他厚爱，赐以佳宴，你来得恰好，大家宴饮一回。”

于是，众仙齐坐下，纯阳子、何惠娘亦侍坐于侧，劝劝酬酬，极有佳趣。纯阳子道：“吾师今日寿诞，吾初回未有贺物，聊将所佩之剑试舞一回，以劝吾师并列位仙丈之酒。”何惠娘亦道：“妾亦无有贺仪，将所执箴篙亦舞一回，奉劝诸仙之酒。”众仙道：“试舞来。”于是，纯阳子将宝剑抛起，活喇

喇化作一条神龙，夭夭矫矫。何惠娘将箴篙抛起，活喇喇化作一只丹凤，翩翩翻翻。你看：一龙一凤，龙对凤，凤对龙，盘空飞舞。龙一翻身，甲鳞炫耀；凤一展翅，毛羽辉煌。众仙长看见，拍掌大笑，皆曰：“妙，妙！后进们有这样奇术，来得，来得！”于是，大家狂歌剧饮，不觉的白云归洞口，红日架山腰，天色晚矣。纯阳子乃指一下龙，龙依然成剑；何惠娘指一下凤，凤依然成箴篙。众仙长愈加称赞，此且不题。

却说张果老、铁拐李二仙问于钟离子道：“令徒授何仙职？”钟离子道：“散徒度化多年，未受仙职。”铁拐李道：“既如此，明日乃朝元之期，领他们同去昊天金阙，受了天恩，岂不是美事？”钟离子道：“某亦有此意。”于是，众仙长皆约会朝元，辞散而去。

及至次早，碧鸡三唱，丹凤双仪，焰摩天中红云缭绕，通明殿上瑞气氤氲。时玉帝御座。两阶文武，列着鹭序鹓班；一派将军，号着龙骧虎贲。时三天门大开，只见张果老、铁拐李、施真人等，一齐在那里聚会。及钟离子领着吕纯阳、何惠娘至，大家挨拶而进。三呼礼毕，文武退班。钟离子领着吕纯阳、何惠娘俯伏金阶之下，奏道：“臣钟离权，有表奉闻。伏乞圣览。”玉帝道：“有何表文？”钟离子道：“臣先年度有河中府永乐县一弟子，姓吕名嵒，未蒙天恩授以仙职。又吕嵒弟子，度有淮安府玉溪村一女，姓何名惠娘，亦未受以仙职。臣今领至阙下，伏候金旨，擢入仙班。”玉帝见奏，天颜大展，说道：“钟离权既度有吕嵒，吕嵒复度何惠娘，源流一派，仙籍垂芳，大是美事。就封吕嵒为演正警化真人之职，封何惠娘为太玄演化仙姑之职；各赐金书玉旨，擢入仙班。”叩头谢恩。钟离子同吕真人、何仙姑谢恩已毕，玉帝复命着金童持彩仗，玉女捧香花，又命奏乐官吏奏一部钧天广乐，又命六丁神

将、六甲神将摆列仪仗，送吕真人、何仙姑回转终南山碧天洞中。

时吕真人荣沾天宠，各洞神仙，万万千千，俱来贺喜。

予素慕真仙之雅，爰拓其遗事，为一部《飞剑记》，以阐扬万口云云。

●清·汪象旭撰 ●李建业校点●

吕祖全传

余吕姓，讳巖，字洞滨，别号纯阳，其初河南洛下人也。大父谊，因仇避居粤中襄阳活水村，生显及著。显生巖，著早亡。巖父幼习举子事，不偶，营家人业，课子经。

岩生时，先一宿有道者黄巾皂服、虬髯鹤发，手持铁尖杖，挂葫芦，行歌于市途。歌曰：

清风飘飘兮，吹我衣。白云冉冉兮，随我飞。玉珮琅琅兮，下天衢；送此灵魂兮，到蒿芦。他日转来兮，会我于无物之区。

岩父遇之，知其为有道士也，邀而归，设斋款。道人袖出一药与，曰：“尔内子王氏，明日子时当草，可服吾药生儿。”父拜嘉之。忽化清风而去，留一诗于几。诗曰：

终南小道人，送与汝仙灵；

山巖乃其讳，洞中为客宾。

逾日夜半，果即生子，异香十里，长虹下垂，紫光绕户。其生时乃唐贞观二年八月初四子时也。

幼颖敏，周岁即能诵《诗》读《书》，知孝悌，食不先尊，行不先长，言不先启，笑不先乐，怒不先发。父母珍之。甫五周，父因道人之句，即名巖。居灯火三年，凡《坟》、《典》、《百家》无遗记。师奇焉。

一日会诸生，师试以《东方美人》题。命方下，吾挥笔立成。词曰：

良宵剔火银缸明，宝鉴高悬万里晴。何须吹箫引凤凰，紫虚飘落珮环声。珮环声里歌音巧，中天步下金钩小。扶桑偷出水晶宫，广寒约伴游行悄。当年不说吴国施，今日休夸楚国姝。襟怀不让巫山梦，丰度还看姑射屏。美人来自倾城国，美人不倾人自惑。任他浓眼能动情，我有铁心坚胜石。轻盈万种尽妖魔，笑口娇肢皆戕贼。姐已褒姒亡九有，色欲有人诚可嫉。吾将真气自涵藏，历遍春秋乐且极。

予师默然，已知予有云外意，但隐而不露也。

逾年，将定屏间之选。予难色，父母不豫，予勉焉。遂匹宦者刘校尉女，婚成未之私也。三载，黎育。

值父母诞跻七级，延祝宾觞。方三上，有乞者三人裹簪冠，披草衣，跣足持筐径入堂前。予怒逐之，不动神色。父母欲酒食之，乞者不顾。扣其愿以何，曰：“吾欲与若子岩同乞也。”父大笑，以为痴妄。母因出言不逊，怒逞，命仆打逐。乞人全勿介。一胡髯大汉睜目视之，众靡然莫敢犯。乞人遂拍手大笑，长歌一曲。曲曰：

俺是个云游的大汉，向长途寻几碗麻姑的酒饭。却不会与你的残杯剩盏，又不要出你的心中勉强。只学得俺无拘管，没牢笼，煞强似你镇日间心劳意攘。

又一大眼铁面胡子掀髯和之曰：

笑吾侪却是小乞儿的模样，不知俺弟兄们是那终南的野汉。只为着度愚顽，同避这无常网，下云头把一个仪客来丢放，你道是下流中无宰的萍花，浮梗闲飘荡。

又一老者，白发瘦骸，手拿双板，击竹和之。

曲曰：

叹俺们丢去了利机关，在弱水间。把乾坤日月芦中放，

为你的那青年汉。因此上要提携，化些儿酒饭。只恐怕别吾侪，要见时费却恐思想。

其时予知非凡品，近前揖之，款斋不之受矣。胡髯者曰：“他日邯郸道中相会。汝可进取斗酒与我三人。”予诺，回首，忽为三禽，望南而去。

席终宾散，予慕不就枕，转转勿置，取吴笺、染管城子，作一《望云卿》词。词曰：

华堂春昼，双星见彩，正歌吹当筵，祥烟霭霭。日影椿叶萱花，风弄舞衣飞带，祝嵩山添玉笋，愿寿考年年不艾。

是何处神人，化为路丐？清音堪赏，癯形可爱。如九节昌阳，高标英迈，便欲从渠去也，涉巫峰，登瀛海。岂知尘缘未了前生债，依旧向芸窗，空使我梦魂一劳惫。

又不尽，乃占一律。诗曰：

孔雀屏开昼日长，宝炉飞篆爇奇香。

东风帘卷瑶池瑞，南极杯传海屋浆。

双鹤慢衔桃正熟，三星遥报菊初芳。

九天云外人归后，望断烟霞雁几行？

时月落东隅，星流溟海，乌鹊惊飞，村鸡轻唱。适良友金貂者折简挈游汉洋，予唤逸童整装赴会。

舣船中流，金友举觞为寿。座有素善者李元汉，乃贺曰：

“明岁大试，吾得夜兆，吕兄必登龙头。”予笑曰：“兄为予心胜，故得此兆。使果及第，当举钩得鱼。”三人戏，钩下，予果得金鱼一尾，二人勿获焉。金友占一词，奉卮酒相贺。词曰：

春闱黄鸟暗相催，四海鱼龙取次归。争向禹门需变化，
伫听轻浪一声雷。桃浪暖，绿波随，锦鳞金鬣自徘徊。

徊。

夺得龙头冲碧汉，

人人竞说状元回。

予饮卮废以词以答。词曰：

午漏声残赤帟催，漫将官服听鸾归。经纶欲试当年手，曾振春江昔日雷。英雄辈，尽追随，凤楼金辇任徘徊。好将功业传青汗，紫绶间紆昼锦回。

更相酬劝。

忽逸童报说：“有一青禽自西而来，色如翠黛，形如车轮，声如镛黄，飞至中天，化为青衣，手持腰鼓，口唱道歌。”予三人初未信也，静听。无何，其音铿似铎，其节悠似徐，清如轻风之落细泉，远如渔歌之隐深浦，响如空谷之应凤鸣。呜呜然，乐足以动欢，悲足以动泣也。掀篷仰瞻，其童欲下而上者三，欲就而止者再，云气或翕或开，或飞或凝。三人隳而邀之。少憩，蓬头击鼓而唱。曲曰：

飘遥散荡，红尘外世事全无碍。麻姑饭一盂，荷艾为衫带。到长途，跨青牛，只落得闲自存。

笑你把名利来空牵扰，世事多机巧，巴积万两金，心上还嫌少。苦奔忙碌碌的，头白了。

予献以清醪。彼用袖一拂，腾空又唱二歌。曲曰：

滚滚尘波汹涌，笑你的舟儿浮动。一篙怎抵得江上风？怕到这其间，帆楫皆吹送。

纵要转岸头，与沙鸥共。奈怎何？不容得不做槐南梦！

劝你丢去了樊也么笼，踢开了欢也么哄。一心儿要把丸丸弄。到得那道岸边，这个船儿方与你，终身共。

音响渐远，形迹勿睹，遗下一案，授一口偈。偈曰：

口口听吾言，切莫去朝天。

邯郸急急转，同我食霞烟。

予下木顶诀示

予竟不悟其说。金友已酣。

返舟及暮。予父母方倚间，见予欣然而入。予述其说，母不之信也。时越岁冬，母得疾，患热。予昼夜废食寝，祈岳神以身代，勿愈。为之祭斗，勿愈。割股肉，爇香，略愈。然热钟心腹，思泉。适旱泉无清冽，帷汉洋之水清，且沙途涨远难汲。予躬汲之，几为浪逐者数，然犹不济母渴。予夜祷龙王祠，忽堂前润井出泉如醴。日汲奉母，不旬日而母疾愈。至今吕公泉尚在，人以为孝感也。

贞观以后，值吾郡岁歉，民间无收，而催科殊急，贫民困甚。予家积粟万斛，予与父谋之。凡力不堪应科者，皆为输纳；且罄所蓄以周之，所活万千馀口。司政闻之，旌吾闾曰“义”。

越明年，丁卯，当贡士，郡以名举。父母促装应试，命逸童负行囊。别高帟，辞兰室，行矣。予室幼谙经史，因言以赠。词曰：

君莫惜路旁花，回首即天涯。东风恶劣飘游骑，一染狂香空自嗟。空自嗟，慢劳魂梦，绕遍行槎。

登龙榜，足堪夸，金鞍玉勒共乌纱。承恩被宠，即便转归家。切休如浪梗，教我望断天涯。

予受别，遂长行。

买舟于横浦，遇一渔父驾小舟，唱《沧浪歌》。歌曰：

身挂青蓑，箬罩子头，晓来撑出柳花州。手执个长竿烟江里去，只恐怕鱼儿不上钩。不上钩呀不上钩，教我依耽尽子万千愁。勿是我贪图个财和利，只怕你依做子个下

场头。

予唤之，不艤。飘然鼓楫，望云波深处，又歌而去。歌曰：

烟水茫茫风自清，一舟自足乐余情。看你功名辈，贪着富贵心。也有挈褓求善，也有自请繁缨，也有胡言鲠主，也有婢媵谄君。只道宠荣千万世，那知身后只虚名。只虚名呀只虚名，不如我脱去这红尘，终日在江湖钩个鱼和鳖，村中沽酒醉醺醺。终不回视。予另舟而渡。

春光初媚，玉破蓝田，柳舒隋岸，莺鼓巧簧，燕翻轻剪。香车动士女之轮，宝马走王孙之辔。予蓦转故乡之思，望白云而泣数行下。逸童进曰：“夫子忧矣，夫子休矣，今夫子胡为乎游哉？夫子胡为乎去父母、舍妻子哉？夫子兹行，荣亲故，荣妻子故。一荣而百千万辱去，夫子又何忧焉？夫子休矣！”予歔歔之间，而郁悒之心终不已也。予岂为私爱云尔，为亲老清温疏也。虽然，逸童言亦可采纳，觉少宽裕神思。

步过绿林道中，遇少年如淮阴市恶流，行阻予途，拦阻不容行路。予与逸童哀求百出，倾囊与之，止留琴剑而已，馀皆一股收去，得免残喘。盘资已尽，奈何程迢？逸童乞食，予佩琴书，途遇向来予家乞者虬髯大汉，笑曰：“书生，书生，昔日吾乞子汝，汝逐吾，父母又逐吾；今汝亦为人逐矣。当时吾三人欲同汝乞，汝以富家郎，焉有乞人的道理，今日何不在家享福，亦同吾乞也？呵呵！”予默然自觉惭惶，盖忘于向之所作也。其汉于筐中取出杯饭，臭不可言，飘羹蛆出，语予曰：“食饮此，今我与汝一伙人矣。”予顰眉蹙额不视，汉收而去。肚饥馁特甚，得逸童觅一盂糗，食之以充，不更思食。询其来，乃得之大汉也。

兼程而进，苦不胜说。至蒲阴村，三途，人迹杳然，兽蹄鸟迹交错，莫知所向。憩于古槐下，喜清风之徐来，正精神之

少爽。遥闻牧唱。曲曰：

山花开了，嚶嚶啼鸟。吹短笛步过重岗，跨小犊行游
峦隩，见四野人烟悄悄。人烟悄悄，无烦无恼，无白无皂。
性逍遥，唱一个莲花落，自忘却乾坤小。

松阴密密，火云息息。敲残了石上棋儿，弄一管无腔
竹笛，那管世途恶逆，凉风习习，竹声沥沥。看鸢鱼满
目，天机露，玄关在在奇。

金飏满岭，枫颜红衬。看飞桐一叶轻飘，听寒蛩数声
孤零，堪叹人生浮梗。人生浮梗，何时梦醒？还须自省。
漫劳神，一日精枯竭，如同败叶根。

彤云满目，梅英破玉。有几个暖阁红炉？有几个妻号
子哭？笑枉自人间奔碌。人间奔碌，何时自足？无常来
促。渐消磨，两鬓堪堪白，金银买得么？

但聆其声，不见其形。使逸童跟寻，半晌不至。

忽一全真身披百衲，头挽双叉，胡髯满颊，目如老龙，双
耳下肩，足穿多耳麻鞋，腰缠黄绦，挂葫芦蓝袋，手持无心棕拂，
嘻嘻而来至予前，睁目作怒，喝曰：“书生何不进程？天色
将暮，吾久知此地日多劫徒，夜多虎狼，非安息所也。”予起
而长揖，其人即坐下，与予对膝，默然若禅定。久之，予恭加，
而先生定目视予曰：“子将何之？”予以应试答。先生曰：

“青年学富，正宜上佐天子，下匡元元，俾吾侪得荫受其赐，
是幸遇矣。然吾有一言，生当记取。”予颌首受教。先生曰：

风波恶，风波恶，利名场，须坚脚，前途休用错，一
朝失却这根苗，万转千回攀不着。归兮归兮要认真，来兮
来兮如蜕壳。打开迷阵跳出去，金重山边见下落。

予又扣前程：“先生知否？”但摇头云：

前程路，前程路，万里飞腾不耽误。一身委质于王家，

生生死死不自顾；古来忠尽鼎镬中，英雄却是置中兔。碑铭传世亦何补？富贵诚如蒿上露。东郊丘垅嵯峨高，其间多少垂珠儒？予厌闻其说，先生云：“子何不随吾云游？多少快活！”予笑曰：“先生差矣。子饭的是粗粝之物，茹的是野山蒿，饮的是石涧泉水，穿的是粗布破衣；又没有父母妻子，又没有高堂大厦，又没有交游朋友，又没有亲戚往来，又没有跟随使唤，有何快活？”先生掩口而笑：“我说个快话你听。”

须臾，袋中取出渔鼓，口唱道情。曲曰：

咱吃的是粗粝粮，煞胜似羔与羊。茹的是蕨与蒿，煞强似百味香。饮的是石涧泉，自不爱葡萄酿。穿的是百衲衣，自不要绮罗纹幃。居一间石壁茅檐，也赛过那充栋楼阁百丈长。

咱不读书几行，咱不识帝与王。那知他秦强楚弱争雄长，那知他汉国兴衰振亡。咱自与鹿鹤同嘻也，时布青云作百关。有时间驾轻舟游海洋，有时间乘小鹤闲来往；有时间化做一个凡人样，有时间化做一个物行藏，乾坤历遍无拘也，浪荡逍遥孰主张？

也没个阴与阳，也没个短与长。也没个乾旋坤倒分消长，也没个古往今来柔与刚。炼就咱一粒金丹也，石烂江枯性自长。

予以为迂谈，笑而欲别。

适逸童至，促行。先生云：“子涉途何囊橐空虚？吾有一枕，收之不过盈寸，放之可几三尺，甚便旅次之用。欲乎？”予辞以乍逢，何敢虚受？先生云：“一会倾盖，古有之也。何妨？”遂探袋取出，形如折竹，止寸许，付予。予收而谢之。先生曰：“三岐之羊，墨子悲焉。今子几亡羊矣，吾引

诺？”导之车行。将里馀，先生遽不见，仓皇失措，强行又里馀，饥渴交作。逸童龙钟勿进。

遥见青旗插于茅檐。黄鸟啼于杏肆，盖吴姬馆也。欲就食，奈杖头青蚨何？谋于童，童以途间遗得之以应。予以“道不拾遗，贪泉廉士不饮，胜母孝子不过，予何忍一腹而蹈此不义耶。”童笑以为：“却衣细事，不疑非长者。且存亡危急，为此损生，失父母不孝，去君上不忠，孝忠廉节，一二、二一也。”予采言，勉强就肆。命设饭，饭无矣，命炊，肆主渍黄米将炊。予觉神思困倦，觅枕。主人辞以不备。予寝而起，起而寝，赑屃不宁。思全真所与枕可用，出而开之，三尺馀长，且软馥妥神，一枕而安。

径至都下，投名于平章门。翌日进试，初场题《鸚鵡词》。文曰：

仲三五，霁阳精，车夷现瑞，山川毓神。翠衣飘碧汉，朱鬣动祥云。来自殊域，达彼枫宸。

能言觉慧，卓越羽禽。不羨岐周之风，超然乔木迁莺。食天厨之美味，饱帝席之佳珍。出樊笼，遨游四海，恁去飞骄。

二试题《牡丹》律诗。文曰：

淑气初催黄鸟歌，锦丝帟下色偏多。

扬风舞态依金谷，浥露娇姿清翠柯。

白凝晓月含轻粉，红点春霞罩浅罗。

富贵豪华皆占断，莫辞相对醉颜酡。

三试题《秋蟾影桂赋》。文曰：

时维八月，序属金柔。祝融税驾，鹑火斯流。商气薄于於渚，白帝驾乎西州；水王应乎潮汐，金声动于墟丘。银潢高泻，玉杵音悠。清光兮九野，晴色满宸楼。映澄江之

贝阙，透珠箔之虾钩；生长夜之明洁，破万古之昏眸。瞻彼浩魄，顾此千秋。影婆娑以参差，或浩荡以沉浮；有蛭泥而培植，共素娥以行休。时丁丁以伐干，忽音响之下流。满阶浮动，玉宇如虬。因皎然而见，又谳然而收。香飞花吐，拟折云头。一枝高攀，鹏途恁游。入广寒之清虚，为姮娥以淹留。佩鸣珂以相逐，挹天风于九州。对本公而酬酢，衣冠冕而貂裘。

试终，平章录予居首，引予面君。赐以宫花绯袍，宴之杏林。及第游康衢，遇文相之女，赘予门下。予辞之再三。君传命，不敢。方乃曲从焉。

甫婚，铨予为豫州刺史。同文氏之任，单车而往，属迎者填道。予持刚秉正，不徇以私，锄强豪不避权倖，贵戚敛手。有一奸梟素行占夺，乃侠流也。其党十辈，横行郡中，予下车即赉万金以馈。予叱之，毫不染。因知其为侠党，乃招告诰。不日间而告连者百计。予命捕，捕勿敢。予阴寝其事。而侠时窥予隙，以物诱。予佯交焉。一日设宴宴侠，侠欣然赴，十辈皆至。酒未巡，予喝，从者起百人，擒下，皆默死。于是一郡凜凜。

居任五载，生二男，人都考绩称最，擢为观察使，持斧钺，有杀不请。于是专生长，美衣服，冠豸冠，丰度超出朝表，视者不敢仰，人称为铁面李公。行部至徐扬，剿擒劫盗凡万三千人，去豪吏百三十人，毁淫祠六千馀所，过处无不战股寒慄。巡察又五载，长子胤郎已九岁，次子徹郎已七岁。复命，龙颜甚悦，慰以美词，赐以金帛，不可胜数，赐宴文渊阁，随擢河内道节度使，封为荆国公。文氏，荆国夫人。子封豫州刺史，有衔无职。

予受封及第，与文氏家宴。酒三进，不觉念及父母并刘氏，

涕泗交颐，食不下咽。文氏询其由，予以实对。氏曰：“是何难也？明日谒君，当以情奏，暂请还乡省亲，即取带来都，共享荣华。吾当让刘为正。”予从其言。君上亦从予言，赐予驰驿。

予归故土，升堂参拜父母，视见刘氏。未及叙意，而郡邑之长与凡亲故宦识，探者冠盖相望，月馀无宁。既而祭奠塋坟，宴集诸戚，又月馀，稟请父母进都。

于是槩家爰行，路居半月有奇，抵京至第。文氏挈二子欢迎，到中堂，亲上坐，先礼。次刘氏居上，尽侧室礼。次命二子礼祖及嫡。设宴，鼓吹盈堂，贺宾迭至。予与刘氏为亲洗尘，交欢于一堂。金章紫绶，尽人间之富贵矣。君上特召加父母为荆国公、荆国夫人，促予赴镇。予即日起马。

至镇百里之外，迎者剑戟如林，旌旗如云，甲冑如电，士马如鳞。

居镇月许，正喜宁妥，忽边信飞至，突厥入寇。予忙整兵三万，作二队，出榆关，列为九宫玄女阵。左先锋李明，右先锋史思，哨将贾充，后阵左袁洪达、右赵璧，中军祖嗣曾，皆梟将也。奈何突厥之势，猖獗太甚。

李明进曰：“主帅不可轻敌。胡骑所长者三，中国所长者五。然中国之五，不足以当胡骑之三。昔太宗淤泥之厄，非三箭之勇不能雪其耻。今将军宜以计破，如介子之擒楼阑，班超之破西域，功可成也。若图侥幸拚勇力，吾恐置千钧于鸟卵，驱群羊以逐猛虎，不格明矣！将军幸思之。”予曰：“子不闻乎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奇者正之，正者奇之。先为不胜，以待敌之可胜。先声夺人，乃上将也。予岂必子言？”于是分左翼伏于东南一隅，士衔枚，马衔轡，令曰：“金声而隐，火声而发。李明主之。”

“一翼为阵，作乌龙摆尾形，首史思，尾袁洪达。击首则尾顾，击尾则首顾，止许首尾相顾，不许胜。待胡骑拔寨，听角声一鸣退百步，二鸣再退百步，三鸣即大退，向东南疾奔。”

“中军火炮三发，伏兵齐起，其退者复回，合围击之，有不如令者，斩。令下。”

先以疲卒一人，持书往突厥下，期丁巳日巳时交锋——乃安营之第三日也。其二日，忽后寨旗脚飘北，占应奸细探营。予私出巡之，果得于草莽间——一贼人取马料——立斩，悬首于竿。

三日丁巳，战几一时，予如前令。胡骑果拔寨追北，入予彀中。擒其巨魁五人，斩甲一万，掳其辎重丘积，奏凯歌旋。计其时日，止旬馀。申达君上，赐以千里驹、玉束袈袍、金珠一车、白金万觔、锦千匹，特进王爵，食采一方。

居任五载，胤子已实任，予将辞爵归闲，使胤子资表覲君。表曰：

叨恩待罪河内道节度使臣吕岩，谨以下情乞恩归养者：伏以天恩广被，庶物咸熙，圣德均占，群生甄育。臣岩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景运初开，帝王应昌期而抚世；明良协赞，德以相成。然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故事君者当尽事亲之职。魏祖不道，徐抱空贤；汉帝虽仁，王怀遗恨。下无补于臣心，上有损于君德，往者如斯，来者宜鉴。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统天启运，翼世兴慈，教以孝，教以忠。人伦攸叙，全人亲，全人子，百行克敦。事庙极永言之诚，追王竭终身之慕，八方庆戴，九有欢腾。念臣草野微羔，蓬门介子，幼叨过庭之训，窃效孔规；壮辱闾阎之专，幸瞻舜德。汗马之劳已尽，清温之礼未行。职在委身，敢曰忠尽；恩同罔极，欲尽孝思。恳乞扩老老幼幼之弘仁，赐羔

羊鸟鸟之终养。则君上之报效不蔽愚衷，而慈帟之衰景依归有自。臣无任感激之至。谨令子胤燮表以闻。

表上，君勿许。

又任五载，改擢河阳节度使，屡有战功。擢胤代居河内道，彻为豫州刺史。予居河阳八载，父母皆亡。君上以镇边要害之所，不许居忧。

忽一日，边报西羌入寇，结构女真，党共八十万。予日正举父母殡，迟延一刻，兵已抵关，急命贺言应，被敌擒斩，去卒二十万。予急去时，虏已遁。朝廷差执金吾五人，枉囚予赴京，妻子勿知也。面君备陈其情。君因予功大，少有贷意。因谗臣进言，将予斩首。一刀之下，魂飞万里，举家抄戮殆尽。

予闻家人呼叫之声，遂觉，乃一梦也。其炊方熟。逸童呼予饭，故觉。噫吁！一炊黄粱，世事三十载，其间富贵荣华，生死哀乐，如斯而已。

饭毕，逸童催行。予心犹豫，思全真之言，欲一再会，又莫知居址。问店主：“汝处曾有一胡髯全真么？”店主云：

“相去不远。过三叉路，槐荫转角，北上半里之地，一小庵就是。他不离左右。”予将回旧途，童不欲，予以还枕给，遂共童复原所。

刚到槐荫，其全真已先坐槐下，时申刻矣。先生笑曰：“书生何去而复来？”予以还枕对。先生云：“尚欲眠，何即见还？”予方探枕还先生，先生以枕转开，目予：“子欲此槐下一眠乎？”童在侧，不欲予眠。先生用手一指：“仆者何不少睡，以待主人？”逸童先睡。予觉神困，因就枕而睡。

有青衣二童呼予名曰：“来来来，吾与你一游！”予不知为何许人，细视之，如金友幼年之状，一如同席朱家郎，皆髻

年之交也。予随焉，步入松林，再过柏坞，潇潇然如秋声之入落木，悄悄然如午夜之绝行人。森森竹筠，琅琅泉水，不识径道，引入重关，登上层岩，又下平途，近一司府。上坐乌纱皂服之官，两庖吏卒唤予入。其官下阶而迎，问童子曰：“何来也？”童子附耳密言，其官曰：“诺，诺。”忽令一卒，身如金刚，目如虎豹，声如豹狼，身挂青直掇，腰束红绦，头带三山帽，引予而行。

至一所，遇一老姬，白发娑娑，手执磁瓯，唤人饮茶。予渴欲饮，青年者止之。

又行，遍游爱河，桥广盈尺，高及千丈，波涛汹涌，鱼龙开吻若吞。或过者化为梁栏稳步，或过者推挤倒溺，鱼龙竞吞食之。予怵然不忍视。血湖相近爱河，腥秽之气不可著鼻。溺河者无男，或止露面，或露乳，或露腹，千百万状。或提携少儿，或搂抱赤子，红光遍体，人不可近。刀砧近于血湖，割脐剖腹，开肠剜肚，又加上槌捣砧杵之。予悲而莫视，青衣嘻嘻笑，强予视焉。吊竿近于刀砧，较之刀砧少轻，或悬手，或悬足，或手足皆悬。中以石坠舌出，目眦皆裂。又加以荆杖加鞭，号楚之声动也。其卒如戏傀儡为乐。刀山近于吊竿，尖峰峻岭，皆刀戟布列，如三春新笋密透，银光闪闪。卒人驱众犯裸身上山，犯不肯从，以黄藤大棍后打，勉强匍匐而上，肢体皆裂，血同涌泉。予哀焉，为求解，卒不为意。碓磨近于刀山，尤惨。先以罪者缚，启上盖，以罪置中；盖加，上压以巨石，罪人叫声如雷。二使牵动，一使以叉拨骨肉，如粉。带血同脓，浆漾磨下。牛犁近于碓磨，先以罪人反缚双手，一鬼拿定双足，二鬼用一大木杠于背，扛出舌，一鬼用钩帘搭定，扯出丈馀，驱一犊往来舌上数遍。其舌长二丈，广三尺，犁一时其舌如泥。未犁者置于傍，与之观看，魂服早碎矣。油镬近于牛犁，铁镬如缸，

中盛油，下架柴。烧油沸，以罪者止缚双足，先以为下镬中，二手挣挫，一鬼使铁叉叉下，须臾骨肉皆消。饿鬼近于油镬，作一阱，中置罪人千计，体瘦不及一拱，喉细不过一针，头大如斗，口出烟雾，声如蚊蝇，如水中鼃鼃样，盖不知其为何孽。青衣云：“此辈好食五荤三厌，日无足意，故当此报。脱胎将为便蛆。”火焰近于饿鬼，作一坑，烈炭闪闪，剥去罪人衣服，推于炭上。罪者挣起，用铁策策定，烧烂肌肤，臭不可闻，百里之外不灭。黑暗近于火焰，虽日必秉火，方见你我。但闻哭泣之声，不可见也。枉死近于黑暗，其墙四堵中，皆绳缚，少手少足，没头没面，千奇百怪之形，此皆枉死者也。阿鼻近于枉死，此处最恶，虎门深锁，牛头马面百辈把守不容视。青衣言曰：“吾奉正阳帝君之命，可开一视。”牛头略开门一角少许，中间罪人奔涌跑号，哀啼叫救。予心寒即回。引至一殿，乃初见之官也。疑留予，予不留。其青衣将予一推而觉。先生与逸童辈不见。

日已暮，投宿无处，寻原店，亦杳然灭迹。时西峪下金轮之辙，东皋悬玉镜之台，前无孟尝之馆，后无平原之地。进退两艰，徘徊瞻顾。道傍一乔松，盘根错节，枝叶偃盖，抚而就焉。

但见疏星张残局之棋，明河挹川浣之练；远林绕一声之惊鹊，高岗度数点之归鸦。咿咿哑哑，渔艇归乎别浦；呜呜咽咽，牧笛返于故村。举目潇然，形影相吊。顿思父母抚吾，朝夕在侧，今流遗此地，彼此不知，泣然泪下，乃作歌曰：

瞻彼远山兮凝白云，悠悠乡水兮切我心。高堂白发兮倩谁人？疏我定省兮飞我魂，云兮云兮，千里量我忱。又念刘氏自适予，尚同处子，上事舅姑，下乏芝兰，孤帟岑寂，是予误也，亦作歌。歌曰：

瞻彼空谷兮有佳人，春光正媚兮绾同心。分开比翼兮，欲奋翮于青云。耽彼芳年兮，镜蒙尘。悠悠远人兮，碎我神。歌兮歌兮，哀哀恐猿闻。

歌竟，悲伤倍加，阴云生惨，明月无色。

久之，雾卷天空，朗然若昼，白鹤从南峰之巅横飞而来，形如轮，渐而其鸣如人，停于松上。俯颈窥予，如哀予，如哂予。双羽翔而集者数，下予前舞；足转翎，划然大啸，和予歌。歌曰：

南山兮有白云，北山兮有白云，山中悬望兮空劳神。
白云聚兮天合成，白云散兮天折分。聚散分合兮由天心，
凝固涣耗兮何由人？伫目兮见此云，瞑目兮即无形。人生
父母兮如此云，子纵欲顾兮留之不能。

向予点首：“书生，书生，父母孰不愿？无常到来，他也顾不得你，你也顾不得他。”把首一摇，又和一歌。歌曰：

取彼焦桐兮为我琴，抚膝一调兮乐我心。朝夕好合兮，操一曲凤凰鸣。灯前月下兮，并止同行。期与偕老兮，百年长存。忽然絃断兮，寂尔无声。期欲再鼓兮，非昔之音。风来高岗兮，鸾镜破菱。人间夫妻兮如此琴，天将夺去兮难赎以千金。

又向予点首：“书生，书生，人间夫妻孰不愿？一日命终，各自投奔，你不见他，他不见你，又那里寻个夫妻？快把这条绳儿割断，自寻一个长生的路去。到得那个处在，自然父母妻子不分别了。”予方欲扣其说，把翼一挺腾空仍往南峰去了。星移月下，鸡唱扶桑，曙光已动，予心顿悟，不欲前进，功名之念成灰，家乡之思即断，飘然有物外之想，欲求全真为师。复循故道，至于槐荫少坐。

遇一云游道者，年几百岁，皓首庞眉，身著破袍，脚踏芒

履，手执拄杖。近前为礼，与之共坐。问予：“何境而来？前面绿杨林中有一小仆，悬命高枝。”予闻，愕然失色，知为逸童也，即欲往观。道者止步云：“先生住。吾视汝骨如孤鹤，面若春花，须如新柳，眉侧黑子，山骨耸起，两珠朝海，五岳丰隆，神清气爽，必为神仙。何不从师受诀以求超脱乎？”予稽首受教。云游者笑曰：“吾行游三十馀年，不遇一真窍。汝当别求，莫误汝事。”弃之往西去，招之不来。

予访于绿杨林，果一童缢死柳下。盖因予眠槐下，先生既去，童呼予不醒，守予一宿，知予不活，事出无奈，哭予一场，遂将琴剑挂于林间，自随以尽。呜呼！吾未成道而先殒一童之命，予何忍。乃取土为香，望空拜，誓曰：“岩果得遇明师指出迷途，以证玄道，当先度此童。天地神祇，鉴表下衷，莫使孤魂远去，离其根本。岩若爽言，天地夺纪。”誓终，将童放下，于杨柳根边取草蒿以覆，将琴剑置童侧，取土书于琴上：“往来及住人如能埋此童者，即以琴剑酬。”号恸一场而别。

复至槐候全真来，二日绝音耗。日取树果充饥，饮石泉解渴，体渐狼狽，形同槁木，足不能举，目不能见，横卧槐根。暮听樵歌隐隐。侧耳听焉若曲，击斧柯回以节韵。歌曰：

家住在深山野坞中，手持斤斧入林丛。要斫个千年柏，要砍个万年松。也不管他英雄好汉，也不管他食禄鼎钟。有时节看个中天明月，有时节看著半岭清风，有时节采取茯苓根白，有时节带插文吉花红。到晚来向山腰里一睡，只落得清闲自在性从从。

歌声渐退。予勉强追之为礼。樵夫云：“先生有何说？”予询问全真居处。樵夫云：“没有没有。此山过顶翻下，一竹林茂盛中有个小小茅庵，一道人大腮胡髯，大眼蓬头，大肚赤着脚，

我这里叫他金师傅，这个人是出家的全真。”予默思：“在家时那乞人说‘金重山中相会’，今莫非是他？”即求樵夫引带。樵夫云：“先生，你活该死！要见那个贼道？他虽出家，比在家人最凶。逢著过往经商见他财帛，也不用甚么，只一喝，那人已自惊得小鬼模样。我这山村人家，四时八节俱要请他吃酒吃食。若一次少了，便来杀人放火。见他形影儿都躲，你到要寻他，快回去了罢休！”予一意要见，不信，只求他引。他把手一抛，担了柴儿，口唱山歌，如飞过山峦而去。歌曰：

我终日樵柴山陇间，懒来自共那白云眠。不管你是非颠倒，不管你机巧多般，不管你风波险恶，不管你世路多艰。我自乘个兴儿归去好，恁你依去劳扰扰不安闲。

樵夫已去，吾力甚疲，坐于石上。远远望见那全真到来，近而目焉，却又不是，乃是家中来的大胡虬髯乞人，变服作全真仪容。予知为非凡，纳头便拜。真曰：“嘻嘻，书生到此良苦，何不在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奴仆，昼食膏粱，夜眠纹锦，何不快活？着何来由受这等的苦楚，举目无亲，日无饮食，夜无床帐，将为虎狼口中物矣。我引汝原路回去，如何？”予再拜，誓不回归。真曰：“不归而寻那个？”“予要见金重山中师傅。”真用手一指：“来了，来了。”只见曾来家的大肚胡的乞人，亦为全真样，飘飘而来。予拜伏于地，其真用手扶起。二真自相云云。其后来者大笑视予云：“你今如此后来，悔之晚矣。”予再誓如初。二人云：“既然如此，只在此候我二人。我们欲往里许之外寻一个道友，即来同你到庵。你若等不来，可过此山，望见小岗嘴上一个茅庐，问金重师傅。只在庐中坐下，我就回。”把袖一拂，弃予前往。

候将暮暗，不能行，栖止道左。须臾间，猛兽咆哮，绕于左右，若欲攫食。予存神默祷：“今为生死求师，身命不顾。

倘兽饥饕，愿以身充兽腹。”兽踞蹲予前，目如电光，声如雷吼，久之遁矣。方瞑目。遇一熊嗅予，毛刺面额，用掌擒予臂，一掌探予胸，欲剖心状。予祷如前，熊释而遁。一夜无宁息。

至晓，腹中空虚，举足不动，取蕨根食而略能行。至午，见一牧童牧羊。问其山庵所去几何，云：“非十日不到——五日至顶，又五日至庵。”予不惜途遥，又行。渴极，捧泉饮，误下水蛇一小条，觉腹中绞痛。仰卧涧边，乌鸦啄目，苍鹰搏胸，蝼蚁喂足，只一心不动，苦真难忍。开目而视牧羊者，牧羊者嘻笑于傍：“阿猷，阿猷，那里去寻金师傅？我引你下去，家中望你回来。受这等苦，明日必没性命。怎么到得那里？”予不应。童子怀中取出麦饼一个与予食，予不受。童子道：“先生，你还要走十日。若不接力，性命难活，还见得师傅么？”予以言是，接而食焉，谢童子。下咽，觉神清气快，腹不痛。吐出小蛇，乃一草根也。拜童子，别而上行。

不及山半，日又黄昏，更无居民。遥见黑松坞中，青烟缥缈，黄犬嘹嘹，茅檐高出千层岗，柴户斜扁平深壑。予喜得宿处，往扣其扉。半响，只见一丫环执烛而出，叱予：“我村庄中人家。主人不在，何敢无礼，径扣我扉？”予哀告求悯。环怒少息，命待。进片时，引予入。

朱门中启，广厦深堂，虾钩高挂，珠帘雀屏，列开锦褥，沉檀爇于宝鼎，银烛炎于金台。绣幔轻开，香风先度，青衣数辈导出一年少美人，方笄近二旬。柳眉拖绿，波眼溜青，乌云挽朝阳之髻，粉容过洛浦之娇，楚宫服态，吴国丰姿。迎予上堂。予以贵宅内室，谦让不敢近。女曰：“既来此，三生之缘，非今生定也。郎君青年，妾当妙岁，天赐其合。不然，妾居穷谷之间，与木石为邻，与鹿豕为伴，樵夫、牧子亦不多至，况郎君乎？其天赐，非人力也。”呼婢设席。予伏地辞谢，再四

推阻。女瞋星目，竖柳眉，咬榴齿，呼环驱出于外：“恁此穷酸为豺狼作食！”予欣然出，女回怒，留命锁门户——盖虽欲出而不能也。

顷之，席备，命予礼。予居庑外不入。数辈扶进，纳予坐左，女右。前列歌童舞女百人。酒一巡，舞唱一回，笙簧鼓吹聒耳，响振陵谷。初舞《惜时光》，唱律歌。曲曰：

锦阁柔风，海棠弄香，彩衣舞袖偏长。一声啼鸟似笙簧，巧掷金梭在绿杨。王孙辈，士女行，同游挈伴往寻芳。逢乐处，即戏场，何须身外觅仙方？

予隐几勿睹，但密识其音。强起，又作《八风舞》，腔如前。歌曰：

小沼新荷，重重似钱。薰风初入虞絃，流萤飞入画堂前。一雨凉生竹簟眠，呼小婢整杯盘，漫把香醕细细添。同观赏，人月圆，那知人世有神仙？

三巡舞《霓裳》，腔如前。曲曰：

飒飒凉飈轻飞，井轴阶前，啼扰寒蛩。岩头枫叶胜花红。塞上斜征一字鸿，清思好酒满钟。赤壁遨游兴更雄，行乐地，能几逢？休言彭祖状龙钟。

四巡舞《飞燕》，腔如前。曲曰：

六出琼花，长空乱飘，暖围兽炭频烧。浅斟低唱烹羊羔，笑见梅开月挂梢。敲檀板，舞细腰，人间安乐是雄豪。貂裘美金束高，笑他方外伴蓬蒿。

女人起，举卮酒以寿。予不应而卧。强婚，予发怒佯狂。女曰：“若不从命，寸步之间可以溅血。”予笑而答云：“可以生，可以死，志不可夺。宁忍一乐而败大节？甘受白刃无辞！”遂伸颈待命。女曰：“狂生也。”知志不能屈，彼自入兰闺，置予中庭。予犹不放意，恐酣眠有污，假目而寐，终不

予犯一宿。犬吠惊起，乃一草堆间耳。畴夜之景为魅哉。披荆扞棘，出山溪而上。

里许，见一黄犊背童子，自层峦而下。予问焉。童子告以：“金师旬日间颠风落岩而死，乌啄雀残，皮骨几尽，那里再有？”予闻言歔歔悲怆，将以自尽。犹豫间，忽思：“人有同姓，未可即以为真。必吾亲至庵所，果无其人，然后再作区处。”

只见童子方转过坞，又转出二三小童，亦跨黄犊，成群逐队，戏游于陇之中，吹笙笛唱歌。曲曰：

向山坡，跨犊游；披青蓑，箬裹头。野花笑折云峦口，
见一个水鸥，听一个雨鸠，那知他人世生惨愁。思悠悠，
朝朝暮暮，只图个乐忘忧。

唱毕，拍手相向大笑。又一个唱如腔。曲曰：

过层峦，步小岗；脱麻鞋，挂破裳。松阴驱犊闲来往。
饮的是石浆，吹的是信腔，眠的是竿竿嫩草为床幃。
细思量，无拘无束，一恁他天地自弛张。

唱毕，又笑。又一童唱如腔。曲曰：

岩前桂色已黄，峰头菊味已香。凉飈吹动云飞颺。雕
翎喜健杨，鸾班有几行，月明似水消尘想。见潇湘一帆轻
叶，风浪有几翻？

唱毕，四童合围，共吹竹笛，指予嘻嘻而笑，视予云：“是何痴子？家乡不顾，荒山草野茫茫乱走，是失心的癡子。”说一番，又笑一番。一童又唱。曲曰：

看我们在山中乐，笑他们多颠倒，把一个富贵功名闲
担着，空惹得烦和恼，空惹得愁和扰。劝你好丢抛。劈破
牢笼计，那时节能将生死逃。

四童且唱且笑且行，倏然无踪。予探望不见，挈衣往上，日已

哺矣。几颠，终不可及。

徘徊四顾。一突岗，平石上有二村童，黄发披肩，破衣被体，一捧石子二篮，一捧石局，转于石盘之上，惶惶惊怖拱立。时月挂松头，明同白日，予盘足坐于偃柏下。

须臾，二叟咳叹而至，对坐石侧，举石子围棋。一叟呼黄发童子云：“童知棋乎？吾语子棋。夫棋也，乾坤肖像，阴阳克牟，旋转变化，躔度已周。运神机于渊默，生智巧于朋俦；夺盘角于四五，占边疆于斜丢；抛鹭鸶之长脚，拘龟鼈之缩头。孤军深入，防腰肋之撞卒；众兵列伍，须高垒与深沟。幻眼莫为生地，断形竟作废休。莫前行而失后，莫右倾而左流；莫贪饵以失鱼，莫因乐而忘愁。欲破劲敌，先定己谋，开关突阵，伺隙窃投。神谋使其莫测，阴智使其难搜。当为万全之筹算，戒乎小利之贪求。一着不到，满局皆休。譬人生之在世，如棋局之嬉游。张之则黑白纵横，敛之则英武藏牧。百年无过一局，万事归于一谋。睹棋局而还省，劝君家早早回头。”语终，予将就而问焉。二叟拂衣长往，童亦收局随逝。

予方彷徨，只听得北坞出一声大哨，如风吼木，似涧滚泉，奔飞而来二大黑汉，叱咤烈于项羽，威风过于蚩尤。一擒予发，一擒予身。奈何无囊。劫者笑曰：“俺等居此剪径数年，未曾撞见此穷鬼。既无囊橐，又无衣服，空教俺走这一遭。”那略矮些的汉子道：“气他不过！”腰间取出麻绳，把予不由分说捆做肉馄饨，高吊古桧，拍手大哨，望茂林去了。予此时上天无云，下地无路，又不能遇人解救，手足疼痛，晕绝者再，乃号泣于人，口占一律。诗云：

只为无常觅赤松，披荆扞棘入山中。

几回喉渴涧泉润，镇日肠虚乏谷充。

鞋敝偏经尖顶石，衣破难忍扑怀风。

那知蹇险重重过，古桧高悬命欲终。

吟毕，放声大哭，哭毕又吟久焉。

蓦地咳嗽之声动于盘石上，俯窥，乃棋翁也，视予笑且吟。诗曰：

形立枯枝体瘦羸，那堪复遇此强梁。

绳缠恰似蛛经网，影动浑如蝶采香。

要使屈身同蝟螭，故将恶胆逞豺狼。

飞鳧未得长生术，预教先生缩地方。

予哀告求救，翁曰：“盗性凶恶，势不可犯，若知老子救，连老子休矣。”予再哀恳。翁乃得下予，解其缚，其股肱已深绳迹，半晌方苏。翁曰：“书生此行为何？”予述其意。翁曰：

“阿呀，阿呀，差了！那个金师傅有出家之名，无出家之实，夜间淫乱妇女，日间劫掠客商。适才这二个强盗，就是他伙伴，我见他飞也这般赶来，知他念头发作，故此尾行到此。果然弄这把戏，若不是我救，你不吊死了罢休。你如今趁黑寻路回去，全了性命，却不是好？”予曰：“学生一念已坚，除非东山石烂，南海水枯，方不去寻师傅。人生少不得个死，所以到此，若是二心，天地必责。予宁死不回。”翁呵呵大笑，舍予而返。予坐以待旦，复向山巅而上。

日几午，见林梢烟生，鸡声喔喔。遥望白粉低墙一带，小户半间，三童汲水。予将乞食其户。只见平阶一带，中列几案数座，皆书生也。问曰：“何方朋友到此？尊兄何冠服不整，莫非遭在陈之厄，其亦遇匡人之锋乎？请少憩以茶。”乃迎予上座。予逊之。坐定，茶至，清冽香美，此味月余不入唇矣。

茶毕，一年少者启口向予询其故。予以故答。诸生掩口而哂，谓予曰：“兄长既曾读书，盖未知大义。孔子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从孔而异，是害己也。’传异于人，是害天下

也。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兄长舍所学，从异端，背亲则不孝，忘君则不忠，绝夫妇则无行，弃朋友则天信，灭少长则无序。五伦孰也，何以立天地为人类也？况自盘古至今，几人不死，几人长生？譬之花焉，有荣则有悴；譬之肘焉，有伸则有屈。乾坤且有消长，山川且有变迁，吾人特一物耳，何可超天地而独存乎？”于是诸子齐相和，劝予以留同业云：“此抵都下，不过百里，旬日将大试，指往以取青紫，顾不乐于方外哉？”予无答，即辞退。诸生苦留，知不可夺，或以巾赠，或以履赠，一无受焉。飘飘遂别，半里间回视其处，无复在矣。

是日陟巅尽，举目一观，见对峰腰间，果一小庵，喜动颜色。望山背下行，力倦憩竹岗之侧。有溪一条，碧流泛昆仑之源，银泉出天横之派。菊香扑鼻，不羡南阳之美，桃花逐浪，宛同武夷之宾。清兮可以濯缨，渊兮可以纵目。予就而掬饮。

有渔人摇兰浆，远远而来，口唱《下山坡》，曲曰：

驾一叶轻轻小艇，鼓一楫飘飘浮梗，披一领小小蓑衣，
向一个湾湾溪径。恁游行不定，游行不定。见沙上鸳鸯交
颈，清清双双浴羽翎，嚶嚶飞鸣过柳汀。

唱一套，击楫数声，摇过西湾。又曲曰：

几两岸荷钱细叠，见数阵浪花飞雪；见几个戏水鱼儿，
见几个绕塘蛱蝶。那管中天日烈。波上有清风解热，欢悦；
漫摇兰棹楫，奇绝。遨游不忍歇。

又摇向东湾。又唱曲曰：

布密密芙蓉夹岸，更灼灼蓼花争放。听湘江孤雁征鸣，
听村落寒砧击响。最喜的月明星朗，月明星朗。洞箫吹逐
清溪浪，天香飘来时桂香。黄霞觞，醉眼在云水乡。

将艇摇过予所。又唱曲曰：

起凛凛朔风，柳絮轻，纷纷琼英铺砌。白茫茫江汉云深，冷飕飕钓竿滋味。堪叹羔羊豪气，羔羊豪气。暖阁里娇娃欢聚，思维。何如我这破衣，煞强是他那锦衣。

予揖而求引过溪。舟师云：“你到那边去？”予以金师傅庵回答。舟师用手一指：“循此溪塘过湾，又转上山坡，大路上去就是了。”言毕，舟师遂往下流。

予依其指，果上大路。沿坡行里许，见一蓬头童子，身披皂褙，手执钵盂，口念弥陀下坡来。予知是庵中人，即叩首访师行止。童子云：“师傅因采药被蛇伤足，卧在庵中，命危旦夕。”予闻之，且喜且忧。分别童子，而径往庵所。倏尔无人，木叶堆于簷下，枯枝亘于行途。予皆用手扒开，十指尽裂，血污满手。

抵庵，柴门紧闭。扣许久不开，停片刻又扣，内方咳一声：“咄！是何山野强徒？来我草居作甚的勾当？俺乃贫穷道人，衣不遮身，食不足味，有何物来此相犯？快快别寻生意去罢！”予叫：“师傅，师傅，是我弟子吕岩。”“俺独自在此出家数十年，那里有个徒弟，俺不曾认得。”再叫：“师傅，师傅，邯郸道中蒙与竹枕。松间曾约，特来求见。”那师傅一喝：“这个书生痴子，俺约你就来，何迟到如今？俺为寻你，被蛇伤足趾。今烂几及股，痛不可忍，命在旦夕，只为你这小子，今却来怎么？快回去，快回去！你的父母年老，妻子又幼。朝廷正开南选，去罢，去罢！”予苦不自胜，双膝跪于门外，号淘大哭：“师傅，你若不容弟子，弟子即当撞下深崖死了罢。只可怜吃尽千辛万苦到得这里，空作一场闲戏。师傅可怜可怜！”那师傅又寂了半晌，喝道：“你不是假心么？”“弟子若有假心，青天震死。”“既然如此，你把柴扉轻轻推开。”

未曾举手，其门已开。只见泥床瓦枕，又无被席。师傅伏

着，四壁潇潇，又无桌凳锅灶。呼予至前：“好个徒弟！俺正没人服侍。来得好，来得好，与俺看一看伤足！”予揭起草衣一视，其臭不可近。一足烂为肉泥，腿上皆已腐烂，蛆虫半麻。予用袖细拂，以襟抄之，撒于庵外几百遍，略净。然足烂实痛予心。是夜，师命眠于脚后。予不忍，一夕为师拂拭。师喝叫疼痛一夜，予坐为师拂痛。

次日，师道：“徒弟，俺旬日痛不思食，今日觉肚中饥饿要吃。你可觅些我吃。”予欣然领命。出庵又不识路途。初到庵时，有一条路。及寻又不见，皆是茅茨塞满的，正不知望那里去，又不敢问师傅，恐怕动他的怒。举首告天：“弟子为师求食，望山神指引一路。”忽见一小小径儿，没草可行。依这路走去，至数里，见一小庄，一老姬在门。予向求食。姬与一盂饭。

予急急回，已及申刻，远远听得师傅在家喝骂叫饥：“哪里走来这个野酋，没处安身，假意来做徒弟，只道俺有东西，来拐骗俺的。早晨出去，直到此时不回，他到去吃得饱了，不思量俺病人要紧。待那酋来，只赶他去罢。”喃喃乱骂。予急进床前，跪下诉说所以。师傅到不做声，只是不睬。跪半时，方言：“咄！取来俺吃。”予双手捧上，又无箸，用手拿与师吃。师怒目大叫一声，惊得魂不在体。“你这野人好生无礼，俺病人吃得这等糙米的饭，你又不洗手，就拿与俺吃，看你这般胡乱的人，出甚么家？快去快去，不去俺大棒打也！”予含泪告：

“师傅宽容弟子罪过，待弟子再去求来。但此处山僻，人家全少，十数里止得小小人家，都是山村贫人，更没一个大户，何处求白米？”师傅道：“俺气得不要吃。你只是去，不要在这里淘气！”予再三苦告：“容弟子服事师傅病好，那时便去甘心。予当再往前面求饭与师傅充饥，望师傅息怒。”师傅方不

做声。

依前从路去求食，幸遇一大户，闭着门。用手敲开，被那管门的一顿大骂，要打。予哀求。少间，一长者出来问故。予以情告。长者微笑：“这个呆子，自家饥饿没奈何，师傅饥关你甚的事，难道天下只这个道人？他怪你，你自别处去，再寻一个师傅就是，何必苦苦。”予稽首长者：“忠臣无二君，烈妇无二夫。昔陈相背师而孟轲见责，李斯灭本而儒者争非，陈平尚念无知，曾子不甘有若。大义为重，小忿何存。况事师之礼，服劳奉养，职之常也，何敢背焉。”长者以予言是，赐予白粱香饭一盂，命予吃。另赐与师。予以师未食，不敢先。长者加与焉，予欣受。

拜谢别回，已月满蓬窗。师又在家叫骂：“晚不闭户，还不思来，终是野心。”予进见，先禀师傅：“弟子手已洁，饭已得白，请师傅餐。”师张目一看，方有喜色，道：“与俺吃。”予用手食，恐师饥甚，连连进之。师用手一掀，尽倾于地，骂：“这野酋，要害俺性命！俺久病的人，喉中干且细，怎么吃得快，故此连进。”予告曰：“恐师饥甚，非有他心，望师傅莫气。还有一半在盂，请师傅吃了。”又半晌不做声，方才说：“拿俺吃！”予缓缓进。又一喝，用手一掀，都掀在地，咬牙恨恨：“俺正要吃，你偏生慢慢的，你分明弄俺！”直骂至半夜，喝道：“你还不拾那地上饭吃干净？不拾干净，都是你的罪过！”予唯唯，跪地细细拾吃。师傅于月隙间觑之，笑道：“拾好，拾好。才是个弟子。”予自从吃那书生们的茶饭，肚中不觉饥；到庵正饥，为师未吃，又不敢先食。今拾地中饭，觉肚中大饱。师傅说：“徒弟，明日汲些水来，替俺洗足，要早些。”

至五鼓，辞师汲水，满山寻转更没有。至一谷口，见水一

坑，又无物汲。用盂取一盂到庵，已是午时。师用手一拨，泼翻在地：“俺叫你早去。今却日中汲水来，不能去求饭。俺不洗，去求饭罢。”

又一宿，叫汲水。予四鼓行，汲回方天明。师骂云：“没见识病蠢，俺这足须一缸方洗得，终不然把这吃食的东西来洗足不成？”又泼翻在地。

予左右寻思，计无所出，告师傅：“汲水无器，洗足无器。弟子负戴师傅，往谷中一洗何如？”师沉吟回言：“也使得，只要仔细负俺，足一些动不着。”予即扶师靠己背，用手挽师双足，负起而止者四。至谷坑边，难以下背，乃先折足蹲身横倒，放师于地。以烂股倚己股上，慢慢抄水，细细拭洗，洗去烂肉，略觉不臭。师叫爽快，予心亦乐。洗毕，仍负归。

至中途，日晡，忽见狂风大作，沙飞石走，松声恰似怒潮，谷响如同猛狎。师惊战战，予亦兢兢。蓦地，竹林间霹雳一声，跳出白虎，形如水牛，向师扑来。予急放师于地，以身伏于师上，对虎哀诉：“宁食岩，幸勿伤吾师。”号泣动天，其虎徐徐而去。风恬天朗，乃负师至庵，眠师于床。师顾予曰：“而今而后，知予心矣。”翌旦。师足已痊，可以起。

一日，挈予游松梅岗。其地半松半梅，松有四时之青，梅有千年之秀，白鹤争飞，彩鸾交舞，香风暗袭，丽景呈辉，别一界也。与师搢足盘膝，对坐于平原之上。师以予素谙文，欲予赋松一律。予应声而就。诗曰：

丈夫久秉岁寒操，历尽冰霜不一挠。

攒翠纤针缘雨润，筛金香粉为风飘。

根盘曲壤同潜蛰，声彻层云作怒涛。

嘱咐樵斤休乱伐，待看为栋柱天朝。

师曰：“子所赋者，用也，迹而未化也。迨未知夫松之所以为

松也。夫松秉刚正之操，持不挠之节。可以燠，可以凉，可以风，可以雪；而本根之固，不可摇。夺得天地之精英，鍾日月之灵秀。久历年时，产茯苓于丹穴，神变化于岩峦，与乾坤同悠远。恁世代之推迁，郁郁苍苍，摩霄凌汉，何止极哉。此则松之所贵于群木也。子识诸？”予颌首受教。为赋梅，诗曰：

不逐趋炎一派流，陇头便性自清幽。

香韵暗从风里度，玉肌微向月中浮。

味将浓处鸟偷眠，花欲飞时笛倚楼。

回首群英皆退逊，孰争先后共为俦。

师曰：“是矣。而梅之不同凡卉，又有在焉。老干枝，交春再发，冰肌玉骨，经寒不衰，非特不可更植，而本枝终不朽腐。夺胎投舍，永不绝种。惟其不逞浓艳，不作繁华，嗜幽间而养天性，故与松竹同侣，而百花凡卉，皆不可及也。子也如松之坚刚劲直而不染尘埃。茯苓生而胎成实，如梅之清雅幽闲而不趋红紫；根芟固而子产玉炉，则不但出类拔萃，而长生永世，脱形去壳，终为天地间之完秀矣。”予闻之，瞑目默会。少焉，万虑融徹，诸念一空，洞然反观，见群神现露，茫不觉其所以。师呼云：“觉乎？”予应之云：“方入境，在想象间耳，尚不知其去所也。”师微哂曰：“去所不知，来处何觅？孔仲尼教仲由之说，记之乎？在彼处入境，还有去头，更寻来头，是你的坯子。”

谈久，日落西岩，月升东岭。师曰：“归哉。”予随行。复抵原庵，则茅塞已开，道路平坦，无复荆榛之碍。及庵，只见一童子启户迎之。视童子，即予初入溪路所遇下山之童也。进庵中，则器用床簟一新，不为土瓦具矣。师摺足坐于榻上，童子焚香于几，点山茗以进，命予坐榻后，对坐焉。茶毕，童子取玉管吹之，如凤凰鸣于梧桐，环珮击于云汉。三弄而神清

气爽，凡虑一空。师命瞑重轮闭，心户调橐，苍服虚嘘，转天河于元局，运地轴于黄泥，辟十二之烟关，通九曲之回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毫厘为之不差；八八六十四卦以一为八数，氤氲为之不爽。暑来则寒往，寒往则暑来，互根而见。动极则归静，静极则归动，迭运而行。指示既明，功用亦谙。凡在庵百二十日，镇坐不彻，食予以枣栗，饮予以雨露，予竟忘寝食矣。

一日，师云：“气足矣。浊者消而清凝者凝矣，人者去而天者复矣。汝舍诸此乎？子归省亲，再来此可也。”予愀然恳首：“师何出此言？师何出此言？弟子并无思也。家乡永绝，尘事了无，何以归为？”师笑而止。

又旬日，与予游翠虚洞。登峻岐巉岵，险壁危石，松楸满目，鹿鹤成群，紫芝琪树，交错于道。香风习习，巧鸟锵锵，又一景界也。异哉，观乎！至巔，则平基一方，石凳石几，云霞为幔，嶂列为屏。与师坐凳上，抚景盘桓，师曰：“人间睹之乎？”予对以罕也。师云：“吾有二师傅约游此，故挈子偕，须待焉。”

无何，只见东南松柏深处，隐隐白鹤飞舞前导。二青衣执拂尘，后二先生。一短发蓬松，大眼虬须，衣皂袍，系锦丝绦，面黑耳大，身胖而长，跛一足，拄一铁杖，约有五旬。一瘦骸鹤骨，皓发朱颜，衣白袍，挂蓝衫，头带角巾，束青丝绦，手执如意，约有七旬之上。皆穿草履，飘飘而至。相见稽首，跛者坐上位，师坐二位，老者坐三位，命予坐侧。予稽首，拜叩姓氏。那跛者掀起虬须，大笑曰：“子记周灵王鞭母事乎？”予始知为李柱史也。方觉此处为仙境矣。顶门一锥，梦魂略觉，又叩三座，老者云：“吾生先于柱史，为渤海守张果也。”予叩首加拜。李云：“子知师为谁？”予曰：“金重师傅。”

三人大笑拍掌。李云：“汝师乃汉将钟离昧也。”予方悟金重为钟。盖已在仙人俦中，喜不自胜，昔之所得于传闻而颂说者。今皆躬逢而面觐之矣。

李师谓曰：“是生即荆中士也，不悟于乞食之顷，而且受年劳，念已决乎？恐后不终，悔反成孽。”予更醒，丐者三人，面貌宛然，而服饰变耳。起而叩头：“肉眼凡胎，何识列师？往者之罪，均望天涵。”师笑曰：“今已一家，他尚何责？”复坐。“吾欲与李、张二师评道，子试论焉。”李曰：“吾与若辈寄踪浮土，寓形块中，坚不如金，植不如树，活泼不如川渊，凝持不如恒岱，随野马之纷纭，等蜉蝣之存没，此其概也。若夫喜怒哀乐之感，不及花之一荣悴，穷通得丧之遇，不及时之一寒暑。翻掌功名，覆掌丘土，又忽尔隙尔，莫可测尔。故自其形言，天地吾之大者也，吾乃天地之小者也；自其机言，乾坤一息者也，吾身不息者也。知身之不息，愈于乾坤之有息；知其所息，又知其所不息。则吾身天地，天地吾身，一为三，三为一。而大者不大，小者不小，无形无机，万古如斯矣。”予起而叩不息之说。

李请吾师言。钟师曰：“小子听之。”把棕屨一拂，朗然唱曰：

川脉在源头，不停机，昼夜流。洪波涌出昆仑窦。不遗浣沟，淹及九州。戴承乾德无渗漏。这根由静中识破，
万古一春秋。

张师手击渔鼓，敲竹筒，和声曰：

个个有源头，试看他，川上流。琼珠滚出浮梁窦。百络似沟，九曲似州。田中停畜休教漏。这根由决之使活，
混混不知秋。

李师于座上挥起如意，击石一下，铿然有声，亦和之：

祖炁是关头，出真源，日夜流。可怜塞了从来窞。泥淤这沟，污填那州。几番破了坯儿漏。把根由从今透，却一派演长秋。

师云：“小子识之乎？”予会悟饭顷，答云：“少悟。”李、张二师云：“既如此，子可依韵和之，以卜所涵。”予躬叩首，侍立和曰：

川上慢回头，逝如斯，不断流。而今破得机关窞。湫渠濬沟，通江达州。混沦磅礴何曾漏。得根由，澄渊澈沚，历尽万年秋。

李师大悦云：“此子可以教矣，可以教矣。吾且问你那里来？”予应曰：“来处来。”曰：“有何如物？”曰：“光光碌碌。”李笑曰：“光光碌碌，这个动作的是甚么子？”予无答。李曰：“听吾道：

本来何处觅行踪，二五凝成体质融。

日出扶桑红一点，树栽上苑景千丛。

老蚌明珠宁有种，高台宝镜却无容，

套出几多媼美象，寂然境界总空空。

这个实的是他，虚的是我；有的是他，无的是我；感而动者是他，寂而不动者是我。然有个我，必然有个他。无他，则做了个物，是匏瓜耳。无我，则做了栽植的样，那里有许多东东西西？又煞要他自他，我自我，少他不得，不吃他害。我自一毫不动，凭他去千番百计做出圈套。我却端严凝重，如大君拱坐于九重，则来者不去，去者尽是他。认得这个来的路头，则去的路也不错；原处来，原处去。如此，则要来也是我，要去也是我，那个拘管得我着。要上天也由我，要入地也由我，要小也由我，要大也由我，那一个束缚得我定。如今世上人，从这条路上来，始初间走不远，还认得这路数些子儿。看看走到广

途大境，人多之处，就忘记了。急急回转，还不甚差远路。岂知被那途中景致，许多炫耀，夺目诱心，朝勾暮引，赁得一间房儿住着，积得许多金宝，恰好做个人家。那六贼钻穴逾墙，百般巧计来思量偷盗，不搬尽了家财，不肯休歇。弄到一个贫穷汉子，房儿破损。朝为轻风穿户，暮当细雨飘窗，垣塌墙崩，梁摧柱折。他那哄诱我的，抛我自去，我却无处安身。欲寻来的原路回去，都是茫茫渺渺的所在，那里认得。无可奈何，只得东支西吾，随着个去处，就安了身。也不管好歹，也不管安佚，可以放下身子便罢。甚至被他拖下钱债，结下冤仇，东不肯收，西不肯留，南边要骂，苦楚万端，狼狈特甚。只得寻个草堆，土垣中安歇，越走差了路，与那来处原所在，如隔华夏，再也不认得回去，岂不可怜可怜。这个都是吃他的亏，吃他的害。故此要我自做主张，寻访来头，便是返本还原，归宗复祖。乾坤我的住居，阴阳我的夫妇，日月我的灯炬，江湖我的杯罍，恒岳我的土块，风云我的发舒，雨露我的津唾，何以始？何以终？何以来？何以往？何为生？何为死？纵观秦楚，旁观竞获，窃睹蚩项，只足为一笑耳。其得失为何哉？”

予曰：“敢问何术而至是乎？”师曰：“功术不同，归原亦异。当参伍错综，以寻至上至玄至微至渊，乃为精品也。试为子言。有如猿松服饵，不能遽脱，死生定息，忘形岂可？宗归百脉，丹田存想，调呼吸于绵绵，到底胎儿难结。息气凝思，见先天之渊默，终竟飞升不成。认口鼻为玄牝者，包风破网；以方寸为心田者，见祖忘宗。若积精为铅天，丹汞不完；以神气为子母，仙台远隔。开鼎以为链养，空劳功力之施；链乳兼平缩龟，乃是邪妄之术。三年九载，火候何堪？闭息服元，阴风作响。识心见性者，虽则有头，而终做阴灵之物。坐子坐午者，固是功夫，乃为拘执之玄。舌头岂是赤龙？眼闭却同狐

息。顶作黄庭，肾为造化，泥而不通。尾宫为命，足窍为源，物而不化。更有服水火以还元，差讹之途尤甚；吸精妊于采补，从入之路更差。仰天吸日月之精，不论天魂并地魄；一餐终昼夜之食，反招肢瘦与形羸。曲身偃仰，叩五户以长鸣。似也何益？内修之道，守元抱一。运双睛以反观，近也殊非。入诀之门，竦肩耸项。运脊骨之流通，此百脉可畅而一窍昏。书符念咒，立券契之明言，此百邪可祛而一神蔽。礼斗瞻星，枉受辛劳，无补吁呵。摩按徒行，法术何功？吐浊入清之谈粗浅，食蔬清淡之说卑微。持科箴而拜醮设坛，全非德行，用橐籥而吸精聚魄，反堕孽途。先天之祖炁，不在形模象傲；太乙之灵药，岂缘铅炼汞烧？超众界而悟觉于无无，入玄关而参祥于有有。打开火里莲，拔出水中珠。龙虎鼎中，不用擒拿而自然降伏；龟蛇炉内，何须煅炼而暗里陶熔。动动之中，不动而真静；虚虚之际，不虚而成坚。有物先于天地，无形却在坯胎。走谷成声而千山应响，涉江飞浪而百海成波。许多烦恼，不关诸件营为，那管似槁木矣。而逢春沾露槁者，还荣如死灰也。而遇火风吹灰者，复识鹊驾重楼以送天。津之玉液丸泥赤府。黄婆何必以说合婚姻？婴儿又焉用以养育成就？抽坎填离，补衲头之破孔；乾旋坤转，筑坍塌之垣墙。揣摩一窍之玄关者，各执昏迷之见；指书九转之丹法者，自持简陋之谈。驾金牛而周游八极，车黄河而倒转三关。皆为有迹之尘埃，不是无极之上乘。十二时中是气，一腔子内藏神。若徒纷扰于百径千歧，到底流入于神妖鬼怪。可以夺舍矣而又可投胎。九回十转，若能超凡也，而必能入圣。一奋千程，要知炼石可以补天，始信升云而能变化。这些儿活活泼泼，似个滚地的圆珠；毫忽子朗朗光光，胜那照天的明月。不泥着淤塞之中，不掩着朦胧之境，识破机关窍，跳出死生门。天地共我升沉，宇宙相为久暂。打不破，

揉不断，火不焦，水不湿。凭他掀江倒海，不舞心动神惊。这是最一玄玄，却非多方术术。自家的事自家去寻，若问他人便错。一路子来，一路子去，如从别处即迷。子也有缘，吾焉能无语。”说毕，二童子捧果核肴脍，列于盘石之上。

予稽首谢诲，复命之坐。视其所列，桃如巨瓿，藕如扁舟；河北之梨较胜，交州之枣更殊；斗瓜容釜，盎橘藏棋。似烹龙之肝而味尤美；似煮凤之肘而形不同。鹤脯不缘于制，鸾胎岂于烟成；猩唇不假于猩，豹髓不取于豹；琼浆玉液，侵琥珀玻璃；麻菇青精，味拂苍穹碧落。劝酬良久，有白鹤青鸾群舞，低昂中节，俯仰有度；翩翩过于八冈，雍雍然愈于七德。舞毕，分立左右。数青衣小童序列于下，击节以歌。其一歌曰：

二气呼吸兮，谷有声。扫千山之落叶兮，开九漠之阴云。寻之无影兮，察之无形。忽然而寂兮，忽然而存。不可以迹拘束兮，又难乎其行。勿疾而速兮，勿存而神。从茂林而舒首兮，从啸虎而即生。开我襟而一披拂兮，殆觉思爽而神清。

其二歌曰：

得乾坤之丽气，独盛于阳春。得化工之巧制兮，独媚于晴明。装千红与百紫兮，斗枝上之奇英；蕴清芬与秀质兮，吐芳心之秾馨。恁狂蜂之乱扑兮，不断其精；由浪蝶之纷扰兮，弗丧其真。培根蒂之坚固兮，实而复生。历岁月而恒久兮，霜露高擎。

其三歌曰：

如二气之氤氲兮，万物化醇。游得清宁兮，上下纷纭。遍六合以飞旋兮，不同野马之奔腾。覆九有以庇护兮，不惜雕琢之琼英。散则可以无管束兮，聚则可以成形。炼阴魄以布两间兮，化阳神而卒莫知其所存。妙变化以不定兮，

喜僧舍与旗亭。何以为此肤骨兮，乃鹄羽而鹤翎。

其四歌曰：

秉此阴精兮，映乎太阳。耿耿不昧兮，灼灼口光。似龙吐于宝珠兮，滚出乎汉洋。丽中天而常明兮，清晖之独扬。无一物之不烛兮。如析是非之智囊。无一处之不及兮，如敷惠德之圣玉。羨灵台之一点兮，历万古而如寻常。有盈虚而无止息兮，觉乎斯世之蒙盲。

众童歌阕，为之奏逍遥乐。金笙、玉管、凤笛、龙箫、锦瑟之和冰絃，玉板之调花鼓。高声如九皋唳鹤而彻层霄，低声如万壑细泉而流重涧。其音或徐，有如尧行舜步，揖逊于庙廊之间；其音或疾，有如单牛羽骑，驰逸于行伍之内。或时翕然而并奏也，如群工列辟，当会同之期而莫敢于天子。或时敛焉而少间也，如洋洋圉圉，当万苏之顷，而未免鳞尾之停摇。加之以鹤舒颈而和，鸾鼓翅而鸣，凤调舌而作声，鹦清喉而步韵，倾耳之下，不觉神飘兴荡，心醉神怡，忘天地之高深，混人已于俱乐，不容述也。

乐终，二鹤向前昂首，作言吐音，歌出道情。词曰：

碧云庵，远市朝，纤尘飞绝真幽悄。千株翠柏参金桂，几树琪花间碧桃，玉莲池内香风绕。你看古砌重台，凤尾交灵芝，满径多瑶草。四时无谢花，千岁松何肴。这其间有许多景物，乐趣陶陶。

又歌曰：

浅浅溪，小小桥，岩头落涧琼珠倒，红霞灿烂铺山峤，皎月团圆挂岭梢，鸟鸣枝梢人踪杳。你看石凳松阴石子敲，那知烦渴和饥饱。天空鸢阵飞，波静龙旋绕。这其间有无穷乐意，真个逍遥。

歌罢，与数鹤鼓翅，跃足耸颈，左盘右转，俯仰伸屈，万态千

状。飞蹕一回，划然长鸣，声振九皋，遏飞云，彻霄汉，令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畅。三师大饮巨觞，开怀酬对，方辰五申，殆不知其世之几易月日矣。

杯盘已残，肴核将尽，其李、张谓曰：“今日之会，为吕生开一窍也。可以脱，可以化，即可与偕至，毋滞时岁，以失事期。”钟师唯唯。李、张顾予曰：“子坚持坚持，速悟速悟，吾候子也。”即跨鹤望西而去。

予怅望久之，已喜其从仙游矣。第师尚未挈同行，怀闷虑耳。师曰：“二先生已去，吾与若盍往庵乎？今日之会乐乎否？子能不以乐为乐而不以忧为忧，不以聚为聚而不以散为散，祝我而彼之，祝彼而我之，斯乐其乐而我自若，忧其忧而我自休，聚者聚而我无系，散者散而我无放，是实实而空空，空空而实实也。言言行行，子皆不可饶过去了。”

予受旨抵庵，与师居，事礼无二。恭心克一，严祇之忱、日新时茂。日则共师谈诀于松阴竹覆之下，夜则叁玄于冥思默想之间；见本来面目之真容，破三昧七盗之妄像。万丈潭中，跳出双睛五虎；一坑火内，长起九吊金莲。圆珠盘上走，六剑匣间开。混混沌沌，露现胚胎。萌孽烦烦扰扰，澄澈浊浪浑波。不有而不不有，不空而不不空，果是作为成幻象，信然光朗乃真机。傀儡场前，枉自牵丝拽线；陶冶手里，空劳铸铁熔铜。有迹之真都是假，无形之假总成真。到此处，猛火炉中飞片雪，沸汤釜里下毫冰。舍屋时空，几度出游于六合；墙垣枉立，数番觔斗上三台。存即神，念即化，不俟搜求，无劳摩揣。

师知予行到功满，一日，呼谓之曰：“无者，本来已见；有者，本来当知。从故道而复归故乡去来。子向于蒲阴村遇吾之师，曾为逸童立誓。今彼堕于凶道，子当受以诀法，度其归

山，速便回庵，莫为尘累，迷此前途。”当日即以拂尘、盂瓢授予。予领之拜别，乘清风直往活水村来，乃化作一乞食道者，往来于途。

寻访竟日，父母已歿。惟刘氏守节为尼，家宅易为道院，正同一二老尼，诵经于大士前。予径入，尼叱之曰：“此乃女庵，清净戒院。何方道者乃男子，安可则进？”予稽首受罪，上扣道众：“贫道远方山野，不知礼法，冒犯仙庵。但同为出家人，僧来看佛面。贫道外无遮体之衣，内乏充肠之食，兼以知识又少，人生路生，特求仙庵驻足，抄化衣食。旬日之间得遇善信达长，自当酬谢还山。伏望开普济之门，弘度人之德，不以山野推阻。足感仙慈。”那首座看予一看，喝知事：“取斋米一升，打发那道人去，别处寺观安身。我这里虽是个庵儿，却是人家私宅，且又尽是女流，安你男子，不为稳便。”予不受斋米，向首座打个问讯：“老师，老师，我贫道特来仙庵。若不容留驻足，我要些斋粮，那个替我煮吃？只舍我一位年少的师兄，与我做个伴儿，我便去了。若不肯舍，我只住在这里，千年不出门。”那首座听说，红了面皮，发起大怒，骂云：“这野道人好生无礼！我这里是佛家弟子。清净法门，敢在此胡言乱语！又不是失心的颠汉，出此狂言，如不即行，当以法理。”予笑云：“好尼姑，好尼姑，你说出家清净，那里见得清净？南也不曾无，怎做得佛？你听我道着：

那阿弥陀，不是个小可的诀。造端的功夫，全要把无名灭。一点操持，心坚似铁；一点男女，心温不热。把人世上的喜怒哀乐都收灭，把尘寰中的身衣口食都乏绝。又那有是非强弱相跋涉，便任他刀锋油镬相侵也。我的慧眼禅心自不动也，这方是成佛超升的上乘诀。

那首座听予唱罢，俯首片时，步下座来，望予便拜，云：

“小尼肉眼不识高明，望垂指教。”予曰：“女师自何年出家？今经几载？”尼曰：“尼本土人之妻，为夫求名不回，公姑去世，父母不存，孤身守节。因同合志一二，在家修行，已经数载。”予曰：“女师可从吾出家么？”尼曰：“安有女从男子游？其迹似吝矣。尼心似石，望仙客勿以为戏，指示禅理。若必慳悔，即此请退，莫生疑义，乱我清规。”予曰：“女师，自古以来，那个成得佛去？世上女流，有福的只说嫁个丈夫，或高车驷马，衣紫腰金，居香闺绣阁之中，朝欢暮乐，金章紫诰，做夫人，享荣贵；或堆金积玉，穿珍带宝，百味奇馐，早元辰，夜元夕，称院君，呼妈妈。这般何等不快活？反不寻佳配，耽误青年，食的黄齏淡饭，穿的粗衲破衣。寂寞空门，怕听潇潇风雨；凄凉冷阁，愁闻滴滴更壶。春光娇媚，热泪看折钗斗草；暑炎天气，心钻听歌唱凉亭。秋风飒飒恨征鸿，冬雪飘飘悲被铁。受了这般苦楚，到老来又没个儿女送终。千万个出家，不曾有一个做佛。你肯还俗，我不出家，如何？如何？”那尼姑听了一遍，大怒生嗔，喝知事行者出门外，把庵门关上。

予思言语恼了他，怎得他超凡脱壳？不免一化，径入经堂，用拂尘一挥，香烟气绕，天花乱坠。知事急报与尼姑：“那道人已关出门外，却又在经堂中把麈一拂，香飞花坠。”尼惊异，出见云：“仙兄莫使神通以乱弟子，弟子有死无二，更无别念。望仙兄他处驻驾。”

予知其心真，乃云：“刘姑，你要见丈夫么？”尼云：“丈夫去久，生死不知。纵今返旋，亦决不从凡处也。倘来，当令另择佳偶，誓不再会。”予笑曰：“贫道与你丈夫同从金重师傅出家，他已得成正果，同我下山。我叫他去见你也，你看在后面来矣。”尼回头。予即见本相。尼再视予，默然若失，灵

光已见，望予拜云：“夫已得道，何不度我？”予探囊中一丹，命服，即以彼锡柱指为鹤，命驾。只见半空钟师喝止，待命，鹤复为柱。予授偈云：

半夜天中升皎月，三冬炉内飞琼雪。醍醐足注万顷田，舍利不须凡火灭。咦！三生不是望夫石，一脚蹬开朝天阙。

书偈毕，拂衣离庵，至祖塋，访于山神。神呈祖父妣母皆已登仙界矣，不在鬼策。予喜，回至蒲阴村。

将及十余里外，抄化于村居，访其踪迹。一老叟白发潇然，扶藜倚扉，嗟叹不息，愁容可掬。予拱侍乞斋。叟曰：“师父何来？”予以抄化告。叟指前村：“师父不可往那荫茂路上去，有一奇怪，言之吓人。或如人形，或如树枝，或如虎狼，或如鬼魅；有时作妇人引诱子弟，有时作店肆邀人沽饮，有时吼叫如雷震川谷，有时跳跃如龙奋渊海。变态不常，兴妖万状，遇者粉骨，逢之碎身。大约同柳榦杨枝一般，所戕害者不下千百。如无过往之人，即掠近村男女，大小徬徨，室家惊扰。法无可禁，符无可降，谁不惧之。前者吾少子牧羊，被其罗而并食，师父可慎防焉。若遇此妖，其生休也，其身泯也，其同于羽化升也。师父奈之何？”

予闻之，甚自责——此乃予贻伊戚，予贻众害，道未成而先作孽，功未积而罪先成。予何责之辞！幸吾师指示予此来，尤可追其将来也。不然，害愈烈矣。予辞谢叟，望茂林而行。叟呼而止者数，予不应，径往。

将里许，忽然狂风大作，卷起万里沙泥，拔倒千寻树木，有倒山翻海之势，予足不能履，身不能立，知其怪作也。用麈连拂数次，风恬息焉。顷之黑雾弥漫，连天贯地，日月无光，山川莫辨，白昼浑同长夜，对面不识谁何？轰轰有声，渐逼于予。

予再拂塵，贯注存神，雾敛空山，云归溟海，朗然仍明。

又里许，蓦地奔出一群豺狼，鼓吻张牙，向予吞食。予用手一指，喝声：“咄！休得无礼。”那一群豺狼却是数个杨柳柯枝。正看之间，一声响亮，南山崩半角，北岭破层天，响得怕人，心惊胆碎。跳出一个夜叉模样的物体，双眼如灯炬之明，一口如刀剑之横，发似蓬松乱叶，身如屈曲枯枝，五形尽露，四体不遮，手持狼牙大棍，跳跃飞腾，扑予欲食。予势不敌，连呼：“师父，师父。”盘膝坐下，凭其张手舞足，不敢近予身。贯注片时，吹气一口，彼即转身跳跃而去。予又起身。

行里许，只见路口横架高枝，高如丘山，无一缝可通，回向后路，荆棘榛枳填塞，夹予在中。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心甚惶惶。急呼：“逸童，逸童，你何迷失至此，主仆之情岂顿忘也？吾此来为尔为害，特来救度，岂可反害吾也！”言毕，划然一声，半空丢下一枝柳树，将予罩定，但不敢肆害，尚有一隙灵光未昧耳。予又呼：“师父，师父。”将手一挥，其树自散。

又行里许，将至其隘处，古木潇潇，人烟杳绝，禽鸟无飞，较日前予经时，又大殊矣。远远望见一个道者，飘飘然有物外之形，堂堂然有得道气象，绿袍青绦，黄冠翠履，手持净帚，向予笑迎曰：“师兄何来？请至小庵一憩何如？”予心知为逸童也，随之行之一庵，绿荫庭院，幽静可爱。予坐上，彼坐侧。忽又坐下，谈外丹之术，兼有取阴补阳，损人益己之说。予唯唯。少焉起，进茗果。予啖之，不以为异。彼喜而笑，以为中其术也。不知予荫纳之葫芦中。

予因诱之曰：“师兄居此，木石为邻，鹿豕为友，风朝而万籁潇潇，月夕而孤形寂寂，寡闻寡见，何以开一窍之玄门？不识不知，安能致九转之丹法？幽境锁尘难观日，灵台蔽垢怎

朝天？一失于爱网之中，再不出樊笼之外。做下了孽根，终当自受；修得些好事，毕竟不亏。天堂那有恶人，地狱却无善类。九狐食人，何其暴也，而难逃渭水熊罴之歼；郁垒食鬼，何其雄也，而难免终南山进士之擒。古来积善可无灾，何见行凶能避患。为今之计，不若弃此阴凉之所，从我小道往名山胜境，投明师，拜真主，享逍遥极乐之福，去火坑苦恼之灾。缩地可以升天，长生得乎不死，以彼较此，孰为优哉”。彼笑而不答，他顾而支吾者久焉。月白东岗，昏窗秉烛，心尚迷执，略无悔悟之机，反以谑言戏之。忽然起如厕。予默坐以察动静。

蓦地铿然一声，如刀斧掷于空石，使予悚而栗，惕而战，勃而色变，殆莫觉其何以为也。又哨作数声，勇跃予前，青面红睛剑牙，撑出头上一枝柳叶，娑娑如发，足如柳根，手如柳干，体乃错节。盖不必肆恶行威，而其体状象貌，已破人胆矣。纵予黄梁游地狱所目击诸狱之鬼卒，其可怪可哂可惊可畏者，未有如此之态也。向予拭手拭足，张牙睁目，进而退，有敢有不敢之势。予只瞑坐不动，存先天一气，想师在左右，咳唾一声，其妖遂灭却，却坐于左右之地。月下而星沉，云湛而日出，鸦鸣破暝，犬吠惊惶，四境杳然，绝无影响。

拂衣望绿槐阴处而进，徘徊于山径之间，踌躇默想：“欲浩然长往，则逸童终堕孽途，负我济度之心。不践盟天之约，于修道有亏矣，岂能忍哉。若在此逗遛，而孽终隐去，不复再遇，何所寻觅乎？”正在两难犹豫中，时晷已西，移入酉刻矣。

忽香风习习，异味袭人，正东上一年少美人，约有二九方笄而未字者，蛾眉嫩如新柳，星眼净若澄波；发挽巫峡之乌云，脸亲上林之红杏；楚女难同比艳，吴娃不敢争容；翠钿小巧，金钏玲珑；鸦青衫子轻扬，月白裙儿飘荡；鞋过潘妃，不

数金莲铺地；笑强褒姒，何须白缢裂声；真有动人之情，更无可疑之象。手持筐篮，数茎竹笋，望予而过之。去而回顾，顾而生欢，远半里许，复转向予，放下筐篮，对予万福云：“妾乃东山杨氏，适夫甫月而良人告逝，上无舅姑之依，下无子女之育，父母早升，兄弟鲜有。妾念良人义重，誓不更醮，守贞于蓬荜已期矣。今值亡日，于山中拾取笋菜，将为良人奠。然而贫穷寡独，心愿请僧道而未能，思追荐亡灵，得以早升天籍，妾之守固有益，而亡者亦获所也。其如不送何哉？幸逢仙长邂逅，顷不敢渎以衷曲，舍而去之；又念失此机逢，胡可再得。故冒耻含羞，特启仙长上听。倘有怜悯之心，得赐慈悲之德，降至寒居，为妾良人一食之施，存没佩恩也。幸仙长允焉。”予见其举动从容，语言文雅，谙三纲五常之理，谙三从四德之规，意为真也，但于经卷未知，初不许诺，被苦苦哀恳，勉强随之。

至一宅宇，不甚宏大，雅洁可爱，四壁淡墨山水，中设灵座。入堂，命之上坐，拜予，予不受。云：“拜我良人，非为仙长，何劳辞？”拜毕，挈笋进内，时日昏矣。予以瓜田纳履，非取瓜而取瓜；李下整冠，非窃李而窃李。因辞要往。女曰：“仙长差矣。此处前无村居，后无店肆，又无庵庙寺观，何可容身。妾居净洁，尽可栖止。虽迅风暴雨，不入寡门，而贞节之操，断不染累。与其苟合于途人，孰若媒妁于佳偶。以千百年芳名而委于一旦，此土木所不为，而妾为之乎。”予因其所论侃侃，句句真情，乃安心听听。

顷之，捧笋置案，共予对坐，更不言及祭夫一事，但劝之食，以眉目引意。予知其有不善意也，奈夜静无可脱，且重门扃闭。予自坚持主见，不动而已。女千般逞媚，百样妆娇，云：“仙长，今日之遇，天作之合，非人力致。仙长久旷之夫，妾

身居怨之女。烈火枯柴，涸鱼活水，不可蹉跎。”予只不应默坐。女起，举箸云：“妾有新词，愿垂清听。”词曰：

光阴速，年华暗里相催促，相催促，美景良辰，会须欢足。金杯堪尽欣顾主，洞房最爱莲花烛、莲花烛，交颈鸳鸯，人人羡慕。

“此词如何？”予不应。女曰：“妾制新声，再乞垂听。”曲曰：

鸦髻蓬松半亸，美姿容，玉骨冰肤。远山翠黛两眉疏，秋波清溜情将注。更喜樱唇一点，桃腮半舒。薄罗笼笋，轻衫露肘，腰肢纤细多柔娜。

又曰：

美貌佳人可共，更芳年二九偏娇。盈盈态度忒妖娆，淡妆浓抹多堆俏。动人春色，令魂暗消；罗帏锦帐，鸾合凤交。其中滋味，须知道！

“仙长不可耽误时光，与妾成其秦晋之欢，结此红丝之绶，生儿育女，成家立业，接祖宗百年之派，演子孙千世之脉；不胜于孤形独影，朝西暮东，如丧家犬，无主魂，飘萍浮梗；生乏养奉之需，亡无祭扫之墓，为填沟补壑之物乎哉！”

予听其淫词浪语，方觉其为逸童化也。予曰：“娘子休乱性以堕三涂！你听我道男女情欲的利害来。”予以麈柄击案，以节其音。曲曰：

人身精气同滋水，百脉全凭精气充。真阳一点宜珍重，若念花柳成私哄。

槁木枯菱萎朔风，滋干水竭年难永。娇娃却是戕身斧，美色真如伐木虫。

多情妖孽将人弄，虽不是刚刀利刃，也曾杀尽了英雄。

又曰：

花容娇色从他爱，云水烟霞我自同。泰山心志难摇动，
惜精养气资身用。

不堕欢娱爱网中，总然乐事如春梦。清风是俺交游掣，
皓月为吾锦帐朋。

夫妻相偕鸳鸯共，这的是乾坤真趣，说甚么粉白脂
红！

“俺道家阴阳是夫妇，风月是朋友，花鸟是乐意的物，山水是
适兴的景。果食充饥，泉涧解渴，草为衣，麻为履，鹿鹤为奴
仆，云霞为车驾，天地为家宅，四海是生涯。要甚么快活？立
甚么基业，生甚么子孙。终乾坤而不老，历岁月而常新，要甚
的祭奠拜扫。”女闻言却有赧色，不敢近前。

予猛思：“师曾授以小葫芦一枚，内有丹数粒，云可服之
见心识性。今童已迷失来头，不知本根，可以此丹与焉。”于
是探腰间取出葫芦，于案倾出丹丸，指女：“食此长年不饥，
味香而美。”女哂而勿顾，予强之数，而终不视。予方纳葫芦
于腰，而女化为柳精矣。张牙戏爪，将以攫予。予复以葫芦置
案，隐几而假卧，徐窥其何如作为。柳见予卧，近几将葫芦窃
而戏玩，倾丸于掌，食焉。食倾而凝立不动。又倾间，俯案呼
予觉曰：“主人，主人，向于槐荫以主作，左右计穷，将身缢
柳，托树之精，于此为妖，殊知作下恶孽。不识吾主至此，屡
相触犯。乞恕童罪，带之回家，主德甚宏也。”言讫，下拜大
恸。予以动心，亦惨然悲，悽然戚。又喜其见心识性，不终落
妖途，可慰予望。遂将颠末与语，竟夜诉尽彼此情由，而东方
白矣。正居于垂杨柳下。

童曰：“仆自违主，仗此妖行。今得主救，其幸千万。此
树不可留，恐后复为害。请主少远，仆将去此。”是时，童用

力倒拔其树，连根而起，盖亦神哉。于焉将平昔所害骸骨尽埋于坑，祝天告罪，随予而行。

行至绿槐将近，钟师坐于槐下。童遥见，指道：“往年正是这个贼道将我主人赚去，害我缢死，流落多年。今幸主仆重逢，枯木再华，涸鱼重水，他却又来了。待我前去把那贼道曳下，重投深谷之中，教他粉骨碎身，方才释我这一口怨气。”拭手拭脚，咬牙睁目，要奔将去。予喝之止。近前参见了师傅，童气尚未平。师用左手作如意印，童即下拜。

师顾予云：“此童恶孽太深，未有功行，不得即带回庵。且子修炼已到，所少者善缘耳。吾有灵丹数粒，符术数道，斩邪降魔剑一口，付子前去。先由邯郸道进，随寓而安，逢危而济，见困而扶，大都以救人为急，化导归善。功行全满，吾自觅子，彼时可与童归哉。”呼童，命之曰：“尔一失本根，坠入凶类，为害既多，孽冤颇积。非尔主人救度，终为异物，永堕沉沦，今既不昧灵爽，本性证觉，是汝之幸也。然托柳成形，可即以柳为氏，宜名曰柳行童，与汝主佩其剑，跟随度世。从此之后，拒却邪魔，皈依正法，绝残忍之狼心，存慈悲之善念。好杀之机转为好生之德，不仁之举易为不忍之施。由大所爱以及于小所爱，自欲无伤以入于一无伤。才觉人心方动，即把道心潜存。一有贼欲相侵，即使禁捕相遏。庶可免其前愆，新其旧业，也终为汝主从矣。”命讫，一道清风腾空去了。柳行童望空又拜，自此绝无前日念头，全是一团无心，随予望邯郸道来。

方憩于道左，有一书生飘飘而至，目予及柳行童微哂。因叩从来。予以卖药对。书生以长生药询，盖戏之耳。予答以：“长生药岂无，于穆不已；天之所以为天也，纯亦不已；文王之所以同乎天也，圣可同天。同天则不息，不息则无始无终。

由此而言，则长生有药，不诨信乎？”又询：“天堂地狱之说果耶否？”答云：“天地人，三才理也；明与幽，三才判也。明有司宰，幽有鬼神，一定理也。善则心体明白，光大正直，与阳合德；恶则邪暗，偏曲昏晦，与阴合德。阳从阳类入于天，阴从阴类入于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一定势也。又岂特在杳冥难测中哉。假若人之患病在寝，即是受诸地狱明验。心肠疸朽，是即剜割地狱；烂喉腐舌，是即犁耕地狱；灼燎烟火，是即火坑地狱，汤炮油炙，是即鼎镬地狱；顶门之瘡，知是火盆之阴置也；腰间之痿，知是转石之暗悬也。周身脓血之灾而痛不可当，非刀山之地狱而何？遍体拘挛之急而苦不可忍，非吊竿之地狱而何？身如千钧之压而转侧不顺，此磨碯之地狱焉；百骨如折而痛入筋肤，此捣拍之地狱焉；疮癩遍体而皮无完处者，剥皮地狱也；刺痛周身而肢如分裂者，锯解地狱也；食闻香味而食之不下咽，其诸饿鬼之地狱乎；物知所好而视之不能见，其诸黑暗之地狱乎；吐血成盆，下血成桶，又非血湖池地狱乎；东如蛇咬，西如蝎刺，又非恶犬村之地狱乎；恶热恶寒，时生战栗，重裘不暖，沸水不炎，如冰山地狱之受焉；食不遂餐，衣不遂服，卧疾岁月，天日不亲，或縲绁桎梏之加，或箠楚笞杖之及，如阿鼻地狱之入焉。此人间地下，幽事明征，先生胡惑乎？若夫高车驷马，前叱后呼，衣金紫，食肥甘；欲不求遂而自遂，志不求适而自适；游神于逍遥之境，怡情于快乐之乡，自居于天堂上矣。予昔曾受师一枕，枕之可以觉未来，睹诸天地间事，先生欲之乎？”

书生默久，扣予姓氏，予以口口对，予扣书生，书生以卢对。予付以枕。生受之，眠予侧。未刻而梦回，告予以梦中见者，与所语一符，喟然叹曰：“富贵过眼浮云，功名人间逆旅；生寄死归，一觉之睡梦耳。请今弃家从师父游可乎？”予

以卢生虽有善念，尚未坚笃，不受其游，止教以九转还丸，延生永命之术。遂别而往，此则为《邯郸梦》也。

舍是而游于幽燕辽蓟之都，起疲癯于苦蓐，赈困苦于颠连。至泗水，登仲尼之坛，乃易服色为训蒙师，觅车假馆。

有姬姓者，乃巨族，嗜性命之学，三子皆受《易》。遇予，与之谈先后天之理。嗣周即欣然延予诲诸子。其长通，仲达，季子适，恂恂厚士也。即执弟子礼事之。时附从者有若沈渊、孔达、周以敬、柏樑、公孙愚、陈惴、王子先、王子宗、孟机、孔胤哲、孔承、孔纪，同方合志之朋，卓尔见道，宛如昔宣尼弟子辈。止有鲁绍姬、汪宗圣二人，虽习于文而行类鄙者，稍有侮惕之态。

予一日为诸生诵“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因发其旨：“夫周公以天纵之资，兼之以待之勤，备三王之德，施四事之美，摄国辅政；弭流言以回姬祚，挥车斧以摄奸心；主之以盛跻之懿德，而弘之以不匮之良谟，其才可谓美矣。然能折节下士，推己及人，吐哺以受刍牧之言，握发以听工师之策，不自满假，汲汲求善，欲被苍生，尽奠于明敏之域，而有才美者如周公而后已焉。此周公之所以为美才，此周公之美才为欢也。使公也，炫其所美，自珍其才而惟恐人之有才，自恃其美而惟恐人之有是美。则其才也，为末节焉；其美也，为虚务焉。此乃馀事，不足为贵重也。胡尚哉，无以观也。有公之才美且不可骄而吝，凡末于公与夫一才一艺之长者，又安可骄吝乎！公而骄吝，其才尚不足观；下于公者而骄吝，又奚足观乎。嗣而推焉，有天下者骄且吝则失其天下；有国者骄且吝则失其国；有家者骄且吝则失其家；有身者骄且吝则失其身。甚矣，骄吝之不可有也！尔诸生学为圣贤，将以上佐天子，下佐国家，中以立身扬名显其父母，可蹈此失

耶！有宜改，无宜勉。予以诸生共。”二子闻旨，赧颜汗背，稽首受教。未季而涣然冰释，率由谦退更倍。

又一夕，与之讲：“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如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凡物之在两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类聚群分，毫发不间，故曰足同履、口同嗜、耳同音、目同视。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心而疑之乎？心之所同然者，德也。德乃天之良贵，心之好爵也。心德同之于此，则天爵具而人之好尚归焉。凡有秉彝之良者，咸起应从之志，不界封伤疆域，不限幼长卑尊。悦之者有同然，慕之者无异念。不持是也，天地之所以生长收藏，莫非德也；吾人之所以生身立命，亦此德也。全是德焉，一尘不染，万虑皆澄。不汨于纷纭撩扰之欲，浑涵于渊深宁寂之天，则天地之所具者吾具，天地之所主者吾主；则通乎天机，彻乎地轴，此感彼应，鹤鸣而子和也。可以成位于两间，先天而天下违，后天而奉天时，盖不知天地为我，我为天地矣。”

处之一载，遇讲解即以玄理明喻，诸生循循入于玄。嗣周最先悟。予恐迹露，于子日朔，诘朝不告而行焉。

抵淮，值疫疠大作。予驻足于一草庵，施符水，饮者彻愈。凡饶足者，请符一纸受一钱；贫勿受。所全活暨郡几千万人，得钱一千万馀，贮之于藏。疫后岁歉，殍枕籍于道。予发钱赈济，又活百千人。盖预知其此而受以请符钱也。施钱完，往矣哉行乎。入扬州之三吴，观西施台石室。

吴地崇魅，信符术，好巫覡事，然浮靡浇漓，俗薄甚。予乃作颠魔道人，柳行者作一小行者，行歌于途。歌曰：

忆昔下山兮乘清风，头戴白云兮足踏龙。饮的是石泉兮，餐的是松；唱一个道情兮，念一个哈哈哩吆哄，哈哈哩吆哄。

柳行歌以和之。歌曰：

从俺师父兮化一道风，被着草衣兮杖一条龙。相伴的是明月兮，相交的是赤松。唱一个道情兮，念一个哈哈哩咍哄，哈哈哩咍哄。

一路颠狂唱将去，闹动了一镇之人，若大若小、若老若幼，拦街拥巷来看。予见人众，又整肃庄端，口叫：“贫道要化一个大大的施主，有缘的长者。”叫一番，又狂唱一番，竟日并无遇。明日又如此。至第三日，只见一个老者约六十余岁，发半白黑，丰姿魁伟，器宇轩昂，立着脚儿，定着眼儿，看了一回，徐徐问云：“你这道人化那施主做甚么？”予佯为不知，只顾叫。那老者把予一扯。柳行用脚一勾，将老者倒翻一跌，打了两个滚。众人一齐大笑。老者速便扒起，回身奔归家去。喝令四五健仆将予二人揪抬去家。众为惊骇，计其必遭害也。

此老者乃姑苏土豪，资财无算，仆从百十，妾婢不计，犯者则以策毙，睥睨一郡，莫敢谁何，称为翼虎袁伯稽。擒至中堂，伯稽一见咬牙忿恨：“你这野道，好生无礼，吾乃一郡之豪，谁不推让。吾好意访你缘由，何故贼才及轻弄吾，人前戏帽幘，招惹市嘲？”喝仆：“与吾先打大棍三十，然后送去官司，明正其罪。”诸仆将柳行先动杖。未近身，被柳行一变化出本形，惊得魂飞魄散，抱头跑躲。老者惊倒于地，半晌方甦，起来一看，又是好相，问予道，“你这道人好蹊跷子，适才那鬼怪那里来的？”予笑答曰：“长者，你眼中不知好歹，不分善恶，止我师徒二人在此，安得有鬼怪？岂不闻《太上经》乎？‘人有善念，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人有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贫道乃是善人，同弟子街坊化缘，未曾干冒门下。乃长者自寻耻辱，途中倾跌，失误使然，便欲害我师

弟。此恶念也，故恶神随形，己自见而我不见。老年岁月几何？光阴岂肯久驻？精神岂是活水，势利岂是东洋？有信有屈，有成有败。譬如一个器皿，坚固的用得长久些，不坚固的早早坏了。长者身享富贵，傲世轻人，皆是前生种下的根蒂。若今生又行善果，一灵完融，又投一个好去处，与今一般；若迷失了这个路数，胡乱凭自家的性儿行，则灵光一失，乱撞走去，怕不能够使得这般势儿。要知前世之因由，但看今生之受用；要知后世之何如，但观今生之动作。这一口儿气在，金银也有，食服也有，妻儿也有，豪势也有。这三分儿气无，金银也是空，食服也是空，妻儿也是空，豪势也是空。省一省，思一思，早早回头也不迟。打一拳，踢一脚，丢开爱欲方是觉，就如适间长者见怪惊倒，若不苏时，不知此际怎么样了？安得与贫道会谈？众人仆从平昔受长者惠养，婢妾妻子平昔是长者顾爱，遇此一事，大家只顾自己的性命，躲的躲，逃的逃，那一个在你侧边管你？还是贫道，乍会之间不曾受长者一毫恩，反要害我师徒性命，却倒爱长者，在此看顾，不跑去了。长者，目前之事可以深省矣。贫道在庵中制得一篇曲儿，时闲中命此童唱以消遣，今当令童唱与长者听着。”柳童承命即唱。曲曰：

生如萍絮无根蒂，何苦贪迷不转头？金银巴积过山斗，红粉朱颜姿晏游。精神竭敝从情媾，朝欢暮乐无废体。口食多方百味馐，浑身锦服兼纹绣。出入的高车驷马，专爱去花柳优游。

又曰：

思量在世多般有，岂料无常万事休。丘山金宝难看守，美貌娇容尽弃丢。珍馐锦绣成虚谬，玉勒金鞍难再跨。身在青青草一丘，狐狸松柏为俦友。纵有个贤孙孝子，那

能够替你担忧？

柳行唱完大笑：“好痴汉！只顾前，不顾后。北岭是谁？东郊是谁？那草堆儿却是英雄的人，那高丘儿都是富贵的客。那高山上白头儿的，却是个不爱名利的老；那蓬莱中赤颜儿的，却是个不贪花柳的士。好痴汉，好痴汉，你要害咱们呵，缘何自见神见鬼？”说了一场又笑。那长者如木雕泥塑一般，说得呆了，半时不做声。久之，稽首向予，叹息言曰：“惜老夫肉身不识高品。仙长言言有理，句句通情。但老夫日迈西山，精亏于往，何能修炼以足前功？请师上位，愿执弟子受教门下。”予不辞受拜，即以回光返本之诀授焉。留旬日，已入头路，托以觅药而行。殆不特变其强梁之习，而诱之入玄窍中。此举柳行首功也。

沿途施药，憩于临安之吴山岭焉。凡一日救疽毒者十，蛊症者五，癆瘵者十有八，度一僧三道，携柳行遂之江右，入玉山，其中杳无人踪。与行坐盘杨树下，行曰：“夫子，此吾树也。吾恶之，不可居。”徙之梓树下。少刻，杨树轰轰如雷鸣，又轧轧如车鸣，又喔喔如鸡声。柳告曰：“怪哉，怪哉。”须臾，柳行持剑欲寻其怪，迹其声而涉，沿山循岭而去。予方随起。行不百步，又一柳行至曰：“夫子何之？随夫子者肖童，此何物耶？”予骇然莫辨。其先促予起行之怪，乃睜视曰：“此吾夫子吕师也，你是什么怪？”柳行曰：“此吾夫子也。吾为柳行，乃鍾祖命名。”怪曰：“吾乃柳树精，向年从主吕岩赴京，吾死柳树，故为柳精。那里又有柳行？”柳行向予曰：“主人请复坐，待吾斩此精后行。”柳行曰：“你既是真，吾与你试手何如？”精允。

二人各逞本事，行者大哨一声，狂风拔木，飞沙走石，乱打其怪。其怪大哨一声，黑雾弥漫，狼牙大棍不计其数，空中打

来。柳行横遮直挡，棍皆散乱坠地，大喝声：“疾！”猛兽咆哮，豺狼队出。那怪不慌不忙，亦喝一声，狮象成群，蛟龙奋鼓。彼此相角，一个用推山倒壁之威，一个逞翻江掀海之势，万径于歧，万化不一。予看之许久，知怪之神力不下于柳行，乃以拂尘一挥，开剑一指，其怪忽尔无踪。杨树震动，吼气如怒，始觉其为杨树之精也。于是付剑与柳行，使伐之。行用力一砍，树为两截，血流山碛，除是怪矣。

诣及饶，绕九江、洪都，暨观龙虎诸山，访诸玄真之众。扮为全真，讲一窍之旨，无遇于知者。遂之闽焉。蛮夷之俗，尤不省悟，乃行歌于市，寓玄理于俚言，藏真机于俗论。盖期乎世之易从而或化也。歌曰：

高台镜兮洁且明，鉴妍媸兮美恶分。全一真兮稟虚灵，具众理兮应感神。忽蒙垢兮蔽埃尘，污物累兮失其真。清者浊兮明者昏，天者去兮人者侵。月掩云兮水淹萍，戕其性兮斲其伦。劝君刮垢兮磨洗其尘，复此虚灵兮全其本真。一窍混涵兮不逐沉沦，可以久视兮不必更铸，其心如水常清兮，如月常明。终天终地兮，历遍古今。

康衢曲巷，闹市穷途，无不涉过。听者肩摩襟接，老幼男女皆倾耳焉，第无一人动心下问。如此行歌旬日，其术竟不可售。乃于十字路头铺设香案，书符法以施救病。请符者徹应如神，始有投于门下者。相续而至，凡千五百余人。稍稍省悟，日跻于盛。为有司所恶，以为张角之流，差捕收予二人，置之縲继凡百日，殆数也，故不逃避。限满，与柳行皆出囹圄，遁去东西二广，遍及不毛之地，经风冒雨，寒侵暑暴，尝味殆尽，苦辛劳惫，人所不堪。计所入玄门者千百万，所救济者千万五千七百有奇。

是时再过活水村。予内子已登真悟，庵所如故。予居祖墓

之侧，期以神会。方十馀日，是予父母皆在极乐国中，居于净土，为彼罗走之主矣。害不可胜，将欲回庵，师傅已到，命曰：“予功德完美，溥博广大，天曹备录矣。然山川灵秀之气，不可不收览之。可再事游衍，博观形胜，访道觅玄，以取精华益其根本，吾来指汝会于终南，不必更转旧庵耳。柳行当慎谨随从，功亦匪细。”二人领旨。师遽驾云而别。

予与柳行先游铁门关，泛洞庭之舟，谒湘妃祠，留诗以吊。诗云：

九旌旗节稳君山，帝女多情此地看。

血泪不知流几许，琳琅万个尽斑斑。

转于哑泉，吊马援庙。诗云：

攫铄英风迈世臣，东南酋肤夺先声。

忠魂千古存生气，椎武犹能助孔明。

复于武当，扣龟蛇水火之诀。当夜亲面北极，与之谈太乙之旨，得玄虚上乘妙法。遂赋一律。诗云：

窍里圆珠亲玉翘，琼浆顶上湿金袍。

春风不动窗前竹，夜雨能滋海上桃。

虎啸龙吟铅汞合，蛇蟠龟息坎筑交。

诺成不昧三光显，照得灵犀万丈高。

又曰：

前向岩前铁杵磨，成功不惮用功多。

三千六百劫行满，铸就降魔一太阿。

就望梅山，赋挂箭峰。诗曰：

给梅甫得玉津通，急讶酋骑薄雾中。

不是峰头犹带矢，将军谁识昔年雄？

望武陵溪，至武夷之巅。几十日，遍观风景，以俟道友之至，或得而与之谈论焉。为赋古风一篇。诗曰：

建溪之阳地毓灵，葱葱苍苍多松筠。年深不识尧君历，
夜静忽闻王子笙。

桃花泛水流九曲，波回石涧飞寒玉。青鸾岂作凡鸟
鸣？玄鹿谁同野兽逐？

笑看童子采灵芝，荷衣芰服称风吹。朱颜老叟自何代？
言说生从盘古时。

山门无寒亦无著，蟠桃红兮蕨薇紫。欲将白石与青精，
漫燃龙竹闲烹煮。

武夷之山秀且高，参玄堪把死生逃。山中日月常如此，
一局棋枰白昼消。

陟卧龙岗，试观岗顶景物，睹遗迹而兴感，真人杰哉。诗
曰：

梁父诗常抱膝吟，潜龙时动跃龙迎。

奇谋远出当年士，遁甲今犹羨八门。

再历龙虎山，访道陵遗法，留旬日，有题诗曰：

龙虎山分龙虎形，九州舆图此为真。

君非尘世逢人杰，不显乾坤育地灵。

赤符禁院千年录，白鹤松间一片云。

为问师从何处去，碧霞隈里觅参苓。

由天台步石梁，觅罗汉之所居，寻桃源之旧脉，直跻巅际，
深入险隘，盘坐于古柏根边。时夜静月明，万籁俱寂，咿咿哑
哑，吹动箫管，音乐之声翕然交作。自山岗隙处步出数十童子，
荷衣翩翩，跣足蓬头，成队而行，向南而行，向南灭迹。又笙
瑟清亮绕耳，白发红颜数十辈，过予而前。予将揖之，遽然不
知其处。又欢声鼓沸，笑语朗朗，女娥数十辈隐隐望东而逝。
一夕之间，景出千状，为赋五言古风，诗曰：

台山最奇特，巉岩坚削壁。千峰攒羽翠，一水环玉

碧。

横架石梁桥，如虬贯九霄。波澄龙剑鬣，松定鹤归巢。

闻说避秦女，不作襄王雨。云肌映月华，霞珮随风举。

老衲采薇餐，入定坐天龕。桃随飞涧暖，百锁老岩寒。

石阙时时闭，岁月应无记。欲扣玄中玄，却炼炁中炁。

忽闻空谷中，音乐鸣天风。万壑人踪寂，四时花色红。

买舟南海，谒大士，升洛伽山，望潮汐，悟妙觉圆明之道，参大乘大法之禅，卓立见如来，慧眼亲陀密，乃作偈焉。

偈曰：

晃晃朗朗海心月，圆圆融融无欠缺。一朝捧出中天来，
万古清晖昏夜白。咦！打破个中舍利子，恁他游兮何须歇？

又诗曰：

山如波面一浮茄，天竺南游此驻槎。

玉露朝飡龙捧钵，金莲夜煮鹿添花。

禅龕净沸封云壁，珠芷呈辉斗月华。

试看东夷诸处国，海天缥缈脱栖鸦。

去南溟，至于临安之飞来峰，燕坐呼猿洞中，杳无人觉。谓柳行曰：“奇哉斯峰也。山峦插天，巉壁倒挂，洞自天造地设，山川之秀如此乎！赋诗曰：

一翼施灵鹫，玲珑若自飞。

洞间僧入定，山静鹤来栖。

饭熟呼猿食，经谈悟鸟啼。

叮咛久留住，切莫更飞归。

适有慧一僧者，知予来踪，最与善，款予彼此参诀，遂弃禅而归去，由寂灭而见性，从虚无识有。拉予观洞霄。同赓迭和。予诗曰：

步入灵峦处，行行渐蹶高。

九峰环翠壁，一径绕青霄。

鼯鼠如苍鹤，山矾似善桃。

洞门原不闭，应许追由巢。

僧和曰：

翠屏九层拱，青峦万叠高。

诸峰鬼接日，二洞杳通霄。

□烁孤村火，春华古树桃。

禅机自寥寂，不必学登巢。

自洞霄而天姥，与之联句。予曰：

天柱东西立，神睛左右悬。（僧）烟云飞脚下，（予）星斗列胸前。（僧）众幼皆归寂，诸空总入禅。（予）上方金声击，（僧）梵院宝灯燃。怪石依嵎虎，文萝匝地钱。（予）瀑布峦针刺，蜂腰霞锦联。（僧）昙花开就采，蜗字续成编。（予）螟归莺不乱，春露草多妍。（僧）峻削凌青汉，（予）嶙嶙接碧天，笑谈惊下士，（僧）身世竟茫然。

联成十韵，余诗不纪，难悉述也。

留连月余，一夕僧谓予曰：“聚首易，分首难。贫僧幸得遭逢鹤从，何忍分袂？然涅槃先归，以图后期。明日午时，希为贫僧指去归路，乃见月余友爱。”予受言。至明午，僧沐浴端坐而逝。予措龕就其山，聚众下，火中出，予执火授偈。偈

曰：

莫著芒鞋乱行走，好将云衲自修藏。须弥山上风光好，回看昙花暗吐香。休奔涉，用慌忙，从今脱去臭皮囊。大千界里留真迹，极乐邦中日月长。噢！跳出爱河春日好，阿那会上饮醍醐。

于时火光中现出真形，嘻然直上，往西而去。众僧收拾馀烬已毕，予遂辞行。

往金山泛洋而观，居山寺旬余，诗曰：

浩荡沧溟万顷多，中涵山似出青螺。

僧归洗钵龙吞饭，客坐观潮食引鼉。

瞰月危楼临险峤，谈经法座浸洪波。

试将尘袂清流濯，喜挹天风舞更和。

乘流逐趣，沿途玩景，询九华之胜，抚六朝之迹，乃伫足于九华焉。天气晴和，山光秀丽，口缀一绝，诗曰：

霁色初开丽九华，山如列幃转青纱。

当时指出菩提路，一径波罗路不赊。

山之麓有丹士金守一者，筑室烧炼，遇予即扣黄白之术。予以“烧丹一事，贪者之迷阵也。不观之狐哉？惑日精月华，收人魂物魄，遂能变化。或为男，或为女，魔障于人，无有知者。一旦逢法士击之，本形即现，狐不能掩。乃知本来之质非可伪为。若人力得以夺之化，则天不必产宝，地不必毓珍矣。曾有句古语曰：‘真假原难混，终须复本形。贪夫纵用计，反自陷寒贫。’再听我道来！”唱曰：

劝君休要烧铅汞，岁月徒担送。黄芽未必生，白雪成何用？伴纸灰，如做了一场的蝴蝶梦。伴纸灰，如做了一场的蝴蝶梦！

又曰：

三方炉鼎空添火，痴守文和武。投胎为养沙，取气难离母，镇日间打天硫，担尽了多辛苦？镇日间打天硫，担尽了多辛苦？

又曰：

死砒铅汞寻烧药，自说通天法。五金总不私，八石终难合。入明炉，过铅池，都是个乘波筏。入明炉，过铅池，都是个乘波筏。

又曰：

世间人说烧丹，须用先成内，岂知内就皆无累。万鉴不关心，丘槎非为贵；总然是点石金，到底成砖块。总然是点石金，到底成砖块。

金守一闻予言，即将丹灶鼎器尽行毁坏，求一窍之诀，亹亹不倦。予亦开端竟说，不少秘吝，引入路途，拂衣去燕。

蹶五云之巅，瞻沙漠之域。怅望久焉，为之赋《思征篇》。

篇曰：

燕云缈缈狼望北，塞鸿鸣兮塞马逐。登山一眺荡我思，万里烟霞遮远目。

轻沙拂拂复扬扬，满地霏霏芦草黄。未审关山何处是？总不担忧亦断肠。

夜寂月明羌笛弄，边床惊觉从军梦。正居兰室话分离，岂知不与妻儿共？

忆昔离家美少年，迩来白雪却垂颠。倚门空劳慈亲目，牵挂应饶内子钱。

香闺罗袖重重湿，时为征人血泪滴。试看沙上叠成山，尽是闺中所思骨。

腰间斗印未成金，塞外星天已役魂。虽得芳名著汗

竹，那能贤孝奠荒塚？

望穷不觉酸双鼻，为恸征人苦从役。人生自古死难逃，后人枉把前人泣。

又五台山诗曰：

一重重上一重重，形势嵯峨耸碧空。

咳唾不教颠顶下，恍疑甘雨降时龙？

下五台，浮槎于星宿，溯黄河之源，遇师于舟。师曰：“盍归乎？”挈予游三峰、方丈、瀛洲诸山，坐于东瀛山之上，顾予曰：“吾为寻子，途行甚渴。东海之东有桃焉，子可采而食吾。柳行留此。”予承命往焉。

东山高万仞，更无桃树。行行而东，有树可大里许，繁枝计百围，皆无桃。惟东海一枝细如指，桃大如瓜。下俯洪流巨浪。予不惜其生，持力向上，折枝攀桃而奉师。师喜曰：“美哉，桃也！吾何忍独食？”分而为三，共享其桃。食竟，师曰：“子折桃见一物否？”对曰：“未也。”“来，吾与子往视之。”同行至桃所，视流中一尸，荡漾于波心，熟察详视，乃予之形质耳。师指之曰：“此非子血肉之躯乎？今此已去，可以面帝矣。”

是日，即同师面玉帝。帝降勅为纯阳真人。记其时，唐开元庚申年四月十四日也。勅柳行为仙，行受勅。拜辞帝毕，与师归，归本之阆苑。

李、张二师相见大悦。逾时，西王母至，又移时，玉衡星、麻姑、天极上真、云妹、月奴、商山、绛县诸仙骈集云合，皆来称庆。庆毕罢去。予居阆苑，思以普度。师诺。

予别师，带柳行遨游。为经生于昌黎，所以广法术而度韩子也；为道者于婺源，所以施神通而度何姑也。辅锺师而托迹，佐张师而化身，所以度国舅与神翁也。若夫岳阳三醉，画黄鹤

以酬主人，则幻行起之于童年；洛阳屡游，掷黄金以戏大士，则少年不惑于邪志。施药于庐，见形于汉，在在存仁，处处布惠。江河湖海，无所不经；畿甸要荒，无往不历。则又蝉蜕之后事也。八真既集，德行优余，帝进级曰□仁普济孚佑帝君，位居震宫，职列上相。嗣是而后，乾坤不毁，神化无穷，又岂毫楮之所能尽哉。

予非好为世媚，以悦人之心志，而甘事词说之烦也。诸生固恳，勉强以应，乃掇拾梗概为诸生谈。其间俚耶华耶？常耶怪耶？由乎物议。予何计，予何计。

●清·汪象旭辑 ●李建业校点●

吕祖全传后卷

神通变化

武昌卖墨

洞宾游武昌，诡为货墨客。墨一笏，仅寸馀，而价钱三千。墨不售。众咸笑侮。有鼓力王某曰：“墨小而价高，得无有意耶？”自以钱三千求一笏。且与客剧饮，醉归昏睡。午夜，俄有叩户者，乃客以钱还之，辞去。比晓，视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吕字。遍寻客，已不复见。

武昌鬻梳

洞宾游武昌天心桥，诡姓名，鬻敝木梳，索价千钱，连日不售。俄有老嫗行乞，年八十馀，龙钟伛偻，秃发如雪。吕祖曰：“世人循目前裘。常见吾高价货敝秽物，岂无意，而千万人咸无超卓之见，尚可与语道耶！”乃以梳为嫗理发，随梳随长，发黑委地，形容变少。众始神之，争以求梳。吕祖笑曰：“见之不识，识之不见，”乃投梳桥下，化为苍龙飞去。

水化成酒

马善，东都人。熙宁初，举进士，不第，学道。一日，与一侯道人行汴水。见一羽士，青巾布袍，体秀骨异，目如明水，面无尘土。马召啜茶，且饮食之。侯性素嗔，叱之。羽士曰：“吾有不死法。”侯诘之。羽士曰：“汝有何法？”曰：“飞

符召鬼，点石化金，归钱返璧。”羽士曰：“子所为，皆非正法。”侯曰：“子何能？”曰：“吾能壮吾气，清吾神。”侯曰：“何谓壮吾气？”羽士曰：“但试观之。”乃吐气射酒肆，去烛数十丈而烛立灭；复吐气吹侯面，若惊风大发，凛凛不可支。二人起，谢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见教。”羽士曰：“学仙须立功行。功即勤，苦修炼，行即济人利物。”侯曰：“弟子平生以药济人，非功行乎？”羽士曰：“子杀物命以救人命，是杀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疾，自佳。”语及曙，羽士别去，曰：“吾将返湘水之滨矣，与子酌别于柳阴下，”以百金，令侯市酒。适无酒，羽士以瓶一只，命侯取汴水一瓶，以药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人共饮大醉。羽士留诗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遍清。生来走天下，即是姓兼名。”既别，二人思之，乃洞滨也。

纸中方窍

监文思院赵应道，病瘰癧，几委顿，泣别亲旧曰：“吾死矣。夫闺阁中之物皆舍得，独鹤发老亲无托，奈何？”语未竟，俄有道人扣门语赵曰：“病不难愈也。”取纸二幅，各掐其中为二方窍，径可二尺许，以授赵曰：“俟夜，烧一幅灭之，调乳香汤涂瘡上；留一幅以待后人。”言讫，道人不复见矣。始悟两方窍乃吕字也。

石上方窍

梓潼娄道明家富，善玄素术。尝蓄少女十人，才有孕即遣去，复置新者。常不减十人之数，昼夜迭御无休息，而神清体健，面若桃红，或经日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许人。尤好夸诞大言，对客会饮，或言玄女送酒，或言素女送果，或言

彭祖、容成辈遗书，自以为真仙也。一日，洞宾诡为乞人登门。娄不识之，叱使去。洞宾以两足踏石上，遽成两方窍，深可三寸。娄始惊异，延置坐右，曰：“子非凡人也。”出侍女，歌《游仙》词，命之酒。洞宾口占《望江南》词酬之曰：

瑶池上，瑞雾蔼群仙。素练金童锵凤板，青衣玉女啸鸾笙，身在大罗天。

沉醉处，缥缈玉京山。唱彻步虚清燕罢，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

侍女进蜀笺请书。洞宾自纸尾倒书，彻纸首字足，不遗空隙。娄大惊喜，方欲请问道号，洞宾曰：“吾已口口相传矣。”娄请益。复曰：“吾已口口相传矣。”俄登门外大柏树杪，不见。后数日，娄忽不快，吐膏液如银者数升而卒。口口相传之说，与夫石上两方窍，皆吕字之寓也。

罗浮画山

洞宾游罗浮朱明观，至小庵中。值道士他出，独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游此乎？”遂窃道士酒以献。洞宾满引，使小童尽其馀，童不屑。童素患有目内障，洞宾以所馀酒喂其目，忽然开明，若素无患者。乃取笔画一山于壁，山下作池三口，谓童曰：“汝饮吾酒，则得仙矣。不饮，命也，然亦当享高寿。”言讫，飞入石壁隐去。及道士归，见所画山彻壁内外，大惊曰：“山下三口，乃崑字。非吕先生乎？”后童果百五岁而终。

庐山淬剑

洞宾游江州庐山真寂观，临砌淬剑。道士侯用晦问之曰：“先生，剑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

异之，以酒果召饮，谓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风尘中人。”洞宾曰：“且剧饮，无相穷诘。”既醉，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曰：

欲整锋芒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

手中气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

奸血默随流水画，凶豪今逐渍痕消。

削平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

题毕，初见若无字，而墨迹灿然透出壁后。侯大惊，再拜，因问剑法。曰：“有道剑，有法剑。道剑则出入无形；法剑则以术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见，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剑杀戮奸人于稠众中，得不骇俗乎？”曰：“人以神为母，气为子。神存则气聚；神去则气散。但戮其神，则去其气，而人将自没，或假于人，皆此类也。”侯叹曰：“此真仙之言也。愿闻姓氏？”曰：“吾吕嵒也。”言讫，因掷剑于空中，随之而去。

仙乐侑席

洛中陈执中，建甲第东都，亲朋合乐。俄有褴褛道士至，即洞宾也。陈公问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乐一部，欲奏以侑华席。”腰间出一轴画，挂于柱上。绘仙女十二人，各执乐器。道士呼使下，如人累累列于前。两女执幢幡以导，馀女奏乐；皆玉肌花貌，丽态娇音，顶七宝冠，衣六铢衣，金珂玉珮，转动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大，而体甚轻虚，终不类生人。乐音清彻烟霄，曲调特异。三阙竟，陈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学道成，则身中三魂七魄，五脏六腑诸神皆化而为此。公亦愿学否？”陈以为幻惑，颇不快。道士顾诸女曰：“可去矣。”遂皆复上画轴。

道士取轴张口吞之，索纸笔大书曰：

曾经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间五百年。

腰下剑锋横紫电，炉中丹焰起苍烟。

才骑白鹿过沧海，复跨青牛入洞天。

小技等闲聊戏尔，无人知我是真仙。

末题曰：“谷客书。”即出门，俄不见。陈谓：“谷客乃洞宾也。”悔恨欲抉目，未几谢世。

管片泛波

淶江笔师翟某喜接力士，洞宾往谒之。翟馆于家，礼遇殊至，自是往来弥年。一日，挈翟游江之浒，撕笔管为二片，浮于波上。洞宾履其一，引笔师效之。翟师怖，不敢前。洞宾笑而济，及岸，俄不见。翟始知其异人也。旬浹复来，自挈饮食食翟，皆臭腐也。翟掩鼻谢，弗食。洞宾太息曰：“若不能恶食，吾以肉酱两甌遗君。”遂去不复见。开视酱甌，皆赭金也。两甌者，非两大瓮之类乎？

鲙鱼再活

洞宾游庐山酒肆，见剖鱼作鲙，曰：“吾令此鱼再活。”鲙者不信。洞宾以药一粒纳鱼腹中，良久，跳踉如生。鲙者惊，试放于江，圉圉洋洋，悠然而逝。觅洞宾不见。

更名点化

回处士

尚书郎贾师雄藏古铁镜，尝欲淬磨。洞宾称回处士谒焉，乞试其技。筒中取少许，置镜上，辞去，曰：“俟更取药来。”

追之已不见。但见所寓太平寺，扉上题诗曰：

手内青蛇凌白日，洞内仙果艳长春。

须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

视镜上，药已飞去，一点光明如玉。

回道人

洞宾游长沙，诡为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钱。得钱无算，而罐常不满，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有能以钱满吾罐者，当授以道。”人争以钱投罐，竟不满。有僧驱一车钱，戏曰：“汝罐能容之否？”道人唯唯。及推车入罐，戛戛有声，俄不见。僧曰：“神仙耶？幻术耶？”道人口占诗曰：

非神亦非仙，非术亦非幻。

天地有终穷，桑田几迁变。

身固非我有，则亦何足恋。

曷不从吾游？骑鲸腾汗漫。

僧益惊疑，欲执之。道人曰：“若惜此钱耶？吾今偿你。”取片纸投罐，祝曰：“速推车出。”良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然。僧击罐碎，有片纸题一诗曰：

寻真要识真，见真浑未悟。

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

僧怅然归，次东平。忽见道人曰：“吾俟君久矣。”以车还之，钱皆在。曰：“我吕公也。始谓汝可教。今惜钱之念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谢，不及矣。

回心回心

安丰县娼曹二香染恶疾，为邸以舍往来客。洞宾诡为寒士，托宿。仆以其褴褛拒之。二香曰：“吾既立此门户，垢净

何择焉？”遂延入，殊礼遇之。居无何，曹疾作，呻吟良苦。洞宾以箸针其股曰：“回心，回心。”时门外有一皂角树，久槁死。洞宾投以药，即别。翼日，树再生，枝叶甚茂。曹始悟其为神仙，而回心者，吕也。即毁冠服，去粉黛，弃家远游。人为建吕先生祠奉祀焉。绍兴末，曹忽还乡，颜状秀异，人无识者。乃自言本末，复去，不知所终。

无 心 昌 老

横浦大庾岭有富家子，慕道建庵，接云水土多年。一日，众建《骨篆》大斋方罢，忽有一褴褛道人至，求斋。众不知恤，或加凌辱。道人题一词曰：

暂游大庾，白鹤飞来谁共语？岭畔人家，曾见寒梅几度花？春来春去，人在落花流水处；花满前溪，藏尽仙人不知。

末书云：“无心昌老来。”五字作三样笔势。题毕，竟入云台，良久不出，迹之，已不见。徐视其字，深透壁后矣。始知昌字无心，乃吕公也。众共叹惋。

宾 上 人

青城山丈人观黄若谷，风骨清峻，戒行严洁。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符治疾，而得人钱帛，即以散施贫乏。洞宾诡为宾法师上谒，留月馀。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为龙蛇，云雾飞去。治鬼召将必现其形，通人言语。足踏成雷，目瞬成电，呵气成云，喷唾成雨。又善画，不用笔墨，但含墨水喷纸帛上，自然成山川、花木、宫室、禽兽、人物之状，略加拂拭而已。每画得钱，即市酒与若谷痛饮。若谷饮素无量，每为宾所困。一日，若谷问曰：“先生操行异常人，必自神仙中来，还可语吾道

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奚能成道耶？更一生可也。”若谷惊曰：“宾公殆圣人矣。”盖其左足下有黑子作北斗七星状，而缺其一，未尝为人所知故也。复问：“寿几何？”洞宾倒书九十四字于壁，作两圆相围之，即别去。始悟两圆相乃吕字，而宾姓其字也。后若谷四十九岁卒，果符倒书之谶。

黄 袄 翁

长沙钟将之仲山，嘉定己巳自金陵罢官，归舟次巴陵南津。晡时，俄见一舟过焉。舟中一黄袄翁，风貌奇丽，凝然佇立，熟视仲山良久。仲山窥其篷中无他物，惟船头有黑瓶罐十枚，篷前两青衣童参差立。仲山意其必经渡。既而仅行二丈许即回楫，而黄袄翁已复端坐篷后矣。再熟视仲山良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以为巨商，未与之语，至是恍然惊讶，知其为异人也。翌日，往吕仙庵拜礼真像，果俨然衣黄衣，亦有两青童侍侧，而其貌则皆与昨日所见者惟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识真仙，感叹无已。周星作《水调歌头》词，有“更似南津港，再遇吕公船”之句。次年，下世。仲山之孙尝出其祖所绘黄袄翁真迹示予，诚为清峻绝俗云。

进 谒 儒 门

谒 王 岳 州

太常博士王纶守岳州，有回道人谒，貌褐不揜髡，语音清圆。纶问世系。回曰：“世系不足问。所请教者奕棋耳。”与奕。纶素号国手，至是连负。日云暮，乃酌以酒，问：“何方人？”回书诗曰：

姓籍班班有姓名，蓬莱倦客吕先生。

凡人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树精。
纶惊讶间，已失之矣。庭中烟云滃然，移时不散。

谒石舍人

石舍人王休，因避暑，有褰褊樵夫持斧而前，眉目秀整，议论清快。石问乡里及世系。曰：“老夫生于河南，移居于终南山，吕渭之裔也。所学者庄子、老子，此外无所为。”石问：“终山有何？”曰：

终南何所有？所有惟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石异之，款留二日，相谈超生离死之法。将别，曰：“吾将往岳阳。”以丹一粒遗石服之，年九十馀而如婴儿。

巴陵犯节

洞宾行巴陵市，太守出，犯节，前驱执之。太守置诸狱，令书凝日，迨晡无一辞。吏趣之。洞宾曰：“须我酒醒。”吏曰：“汝不忧罪？尚以酒为解也？”言未竟，俄失之，但遗一幅纸曰：

暂别蓬莱海上游，偶逢太守问根由。

身居北斗星杓下，剑挂南宫月角头。

道我醉来真个醉，不知愁是怎生愁？

相逢何事不相认，却驾白云归去休。

太守惊曰：“此吕公也。”夙兴焚香谢过。一日，于水盆中见焉。亟召画史图之，与滕子京本绝类也。

经从道观

游太平观

江州太平观道士有高志，洞宾访之，赠之诗。赠诗曰：

落魄薛高士，年高无白髭。

云中闲卧石，山里冷寻碑。

夸我饮大酒，嫌人说小诗。

不知甚么汉，一任辈流嗤。

末小书云：“回道人同三客访薛炼师作。”始知洞宾并寓其字。

游天庆观

宿州符离县天庆观有宁道士，少年谈老庄有奇趣。一日晨兴，有卖药道人至，即洞宾也，仪状雄伟。往来弥月，因以老庄之要旨授道士曰：“吾观禅学皆出于老庄，纵千经万卷，反复议论，要自立个门庭，源流授受，其实皆本于老庄之旨也。”临别，题二绝句于扉上，作大篆，体势飞动。曰：

秋景萧条叶乱飞，庭松影里坐移时。

云迷鹤驾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

二曰：

时传仙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

鹤观古坛松影里，悄无人迹户长扃。

既去，人争刮以治疾，良已。字入木寸馀，墨迹不灭。

游天庆观

洞宾游秦州天庆观，时道流悉赴都郡醺席，独一小童在。

洞宾求笔欲书壁。童辞以“观堂新修，师戒毋污壁”。乃曰：“但烦贮火殿炉，欲礼三清。”既往，见殿后池水清冽，以爪画壁。书曰：

石池清水是吾心，刚被桃花影倒沉。

一到邽山宫阙内，销闲澄虑七弦琴。

末题云：“回后养书。”壁绝高，非手所能及。众叹异，始悟回为吕，“后养”者，先生反对。

游 戏 僧 寺

山 寺 化 妇

洞宾尝游山寺，以剑化作一艳妇入寺。僧行纵观，神驰志丧。过云堂前，有一僧另趺坐，独不顾，竟出门，似若不动心者。吾以为可教。既出门，则已候于无人之地，意欲要而挑之。女色艳人，孽根难灭，此第一章道因缘也。

游 金 鹅 寺

洞宾抵四明金鹅寺，顾方丈萧然。顷有童子出，吕问：“此何寥寥？”曰：“莫道寥寥，虚空也。”遂佳其言，题诗于壁曰：

方丈有门出不钥，见个山童露双脚。问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虚空也不着。闻此语，何欣欣，主翁岂是寻常人？我来谒见不得见，谒心耿耿生埃尘。归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莱山杳杳。想思一上石楼时，雪晴海阔千峰晓。

游 庐 山 寺

庐山开元寺僧法珍，坐禅二十年，颇有戒行。一日定坐，

见一道人谒，问曰：“师谓道惟坐可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贪嗔淫杀为甚。方其坐时，自谓无此心矣，及其遇景遇物，不能自克，则此种心纷飞莫御，道岂专在坐乎？”因与珍至云堂，见一僧方酣睡，谓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试观此僧。”良久，见睡僧顶门出一小蛇，长三寸馀，缘床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复循溺器饮而去；及出轩外，度小沟，绕花台，若驻玩状；复欲度一小沟，以水溢而返。道人当其来径，以小刃插地迎之。蛇见畏缩，寻侧径至床右足，循僧顶而入。睡僧遽惊觉，问讯道人及珍曰：“吾适一梦，与二子言之。初梦从左门出，逢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饮之。因褰裳渡门外小江，逢美女数十，姿欢之；复欲渡一小江，水骤涨，不能往；逢一贼欲见杀，走以捷径，至右门而入，遂觉。”道人与珍大笑而谓珍曰：“以床足为门，以涕唾为供，以溺为醢，以沟为江，以花木为美女，以刃为贼，人之梦寐幻妄如此！”珍曰：“为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毒多嗔，薰染变化，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受生于蛇中矣。可不惧哉？吾吕公也。见子精忱可以学道，故来教子。”珍遂随之而往，不知所终。

开 元 赠 金

袁州开元寺浴室有大井，泉水甘冽。洞宾爱之，留连旬日，因与寺僧款密。浴室僧待之尽敬，不知其为洞宾也。临行，以墨几笏赠。僧藏之亦不复省。一日李大临转漕江西至袁，寻僧问曰：“吕先生尝赠汝金乎？”僧恍然曰：“我不认吕先生。但前有道人到此，赠我墨耳，初无金也。”出墨示大临，则墨即金矣。大临摩挲骇异，欲以他金贸易之。僧弗受，但以一笏转赠之，且问：“转运使何自知此？”李昨过零陵，见何

仙姑，问吕公动履，何曰：“近吕过此，自言：‘久客宜春，与开元浴室僧相善，喜其有仙风道骨，以金遗之。’吾闻此语，故来验焉。”旬日，洞宾复来，问僧：“墨何在？”僧具以告。洞宾笑曰：“此女饶舌。”遂与僧携手出门去，不知所之。

大云会食

洞宾诡为回处士，游大云寺，尝会食月馀。谓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面耳。”遂去。旬日，携少许面至，自炊设，数百僧皆饱足。僧请处士啜茗，举丁晋公诗曰：“花随僧箸破，云逐客瓯圆。”处士曰：“句虽佳，未尽茶之理。”乃书诗曰：

二藻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

兔毛鸥浅香云白，虾眼汤翎细浪俱。

断送睡魂离几席，增添清气入肌肤。

幽从自落溪崑外，不肯移根入上都。

以丹一粒遗僧曰：“服此可不死。”遂别去。后僧亦仙去。

市廛混迹

邵城酒肆

邵州城外，有老媪开酒肆。一日，有吕道人来索饮。偶无酒，媪以所馀浊酒一升与之。道人问价，媪曰：“每升钱二十。”道人以指点酒书二十字于门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视则字迹下透石底，几无馀。自是观者如海，酒肆大售。后人因其居建集仙观。

永康酒楼

永康军倪某新开酒楼，有一道人至，索饮，自旦及暮，饮佳醞已及石馀。众怪，相聚以观。倪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语，颓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动，道人忽起，援笔题诗于壁曰：

鲸吸鳌吞数百杯，玉山谁起复谁颓？

醒时两袂天风冷，一朵红云海上来。

末书云：“三山道士阳纯作。”以土一块掷倪而走，出门仰望东北，一朵红云而来，抚掌大笑，俄不见。刮视其壁，墨彻数分；视土块乃良金也。自是酒楼大售，始知阳纯者为纯阳也。

汴京茶肆

后周末，汴京有石氏设茶肆。一女尚髻令，令行茶。洞宾诡为丐者，日往，据上坐求茶，衣服褴褛，血肉垢污，殆不可近。女殊无厌恶意，益取上茗待之。父母怒，笞女。女益待之，月馀无厌。洞宾谓女曰：“汝能啜我所饮茗之馀乎？”女以秽甚不可下咽，覆之地。忽闻异香，亟舐之，神气爽然。洞宾曰：“我吕先生，非丐者，惜尔不能尽食吾馀，然吾能从尔愿。欲富乎！贵乎？寿乎？”女曰：“我小家子，不识何为贵，得富且寿足矣。”洞宾去，不复来。后年亦贵显。年百三十五岁终。

兖州妓馆

兖州妓侯其姓者，为邸以舍客。洞宾诡服求授馆，蚤出暮归，归必大醉，逾月不偿一金。侯召啜茶。洞宾曰：“吾见钟离先生，谓汝可以语道。”侯不省，以酒饮之。洞宾索饮不已。侯滋不悦。洞宾伸臂示之，金钗隐然，解其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饮罢寝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鼾

齁。至夜分，侯迫榻，洞宾以手拒之。侯亟去，迟明失洞宾所在。视其身，则手所拒处，吕字彻肌上。侯感悟曰：“此吕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公其来度我乎？”即断发布裘寻洞宾，不知所终。

广陵妓馆

广陵妓黄莺，有姿色，豪客填门。一日，有吕秀才托宿。黄以其褴褛垢污拒之。秀才题二诗于屏。一曰：

嫖母西施共此身，可怜老少隔于春。
他年鹤发鸡皮媼，今日玉颜花貌人。

二曰：

花开花落两悲欢，花与人换事一般。
开在枝间防客折，落于地下倩谁看？

题毕，俄不见。

东都妓馆

有妓杨柳，东都绝色也。道人往来其家，屡输金帛，然终不与杨交接。杨一夕乘醉迫之。道人曰：“吾先天坎离配合身中，夫妇内交，圣胎已结，婴儿将生，岂复恋外色乎？内交之乐，过于外交之乐远矣。”杨疑讶其语。时宰相张天觉馆宾肃某与杨久狎，杨以告肃，而肃以告张，遽往叩之。道人大呼疾走，径趋栖云庵入堂不出。良久，排闥寻之，则已不见。惟壁上有诗曰：

一吸鸾笙裂太清，绿衣童子步虚声。
玉楼唤醒千年梦，碧桃枝上金鸡鸣。

后庵遭火无少遗，而题诗之壁岿然独存，亦一异也。

庵堂赴会

青城鹤会

绍兴末，洞宾赴青城山鹤会，憩一卖饼果人家，人不知知识，颇异之。洞宾浓墨大书诗一章于门之大木上，曰：

但患去针心，真铜水换金。

鬓边无白发，骤马去难寻。

盖寓“吕洞宾来”四字。笔势伟劲，光彩殊常，取刀削之，深透木背。洞宾已不复见。时土人关云祥者见之，即绘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后饼果大售。

江州挂搭

江州瑞昌县潘安抚道场，尝有道人至，求挂搭。无包无伞，仅有一笠，褴褛村俗。值堂鄙之曰：“你无伞无包，奈何挂搭？”道人云：“既不许挂搭，觅一茶即去。”值堂入，令之坐。及出，则道人反坐主席。值堂怒曰：“不知宾主礼，做甚道人？”道人不揖而去。遗下一笠，值堂不能举。遂会众诵经谢罪，遂举其笠，地上有吕字。人病，取土煎汤，服之立愈，数年间遂成一井，水泡上结成吕字，划开复聚，至今尚存。

丹药济人

绛纱裹药

东京一岁，民大病虐。有老姥家鬻茶，子孙皆病。一日，有道人来。姥善待之，以子孙病为请。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起待之。道人以绛纱裹药，曰：“病发者使执之，自愈。一

丸可愈百人。过百人即不验矣。”姥从之，子孙皆愈。遍疗，及百人满，果不验矣。姥拆囊，已不见药，但有书“吕洞宾”三字而已。方知遇吕先生也。

孝 感 救 母

桐庐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发背，百方不瘥，祈祷备至，感洞宾，夜梦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余救拔。若迟一日，不复可疗。”乃授以灵宝膏方：括萎五枚，取子；乳香五块，如枣大。二味各细研，以白沙蜜一斤同熬成膏。每服三钱，温酒化下。通守市药，治服即愈。后以施人，立效。

赵 州 医 跛

赵州贫民刘某病跛二十年，每夕炷香祷天。一日，有道人手携铁瓢，谓刘曰：“可随我行。”刘随之。行二里许，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馀，有五色石，试掘之。”果得一石，大如弹丸。五彩殊常。道人曰：“子可持归，暴露九日，研细末。以木瓜皮煎汤服。俟愈，可来城东驻云堂东廊第三间左壁上再相会。”刘疾脱然，即往寻之，但见壁上有洞宾相携瓢云。

江 陵 医 眼

江陵传道人，事洞宾像甚谨。乾道中正旦，有一客，方巾衣袍，入共语。良久，招之同饮。傅从之。自是旬日一来。时傅目昏多泪。客教服生熟地黄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闭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炼蜜丸，空心盐水饮下五十丸。傅服之久，能视物，追思容貌，宛类所事洞宾像云。

岳 阳 货 药

洞宾游岳阳，诡名货药，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阳楼，自饵其药，忽腾空而立。众方骇慕，欲买其药。洞宾笑曰：“道在目前。蓬莱跬步；抚机不发，当面蹉过。”乃吟诗曰：

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成 都 持 丹

成都药市，日有道人，垢面鹑衣，手持丹一粒，大呼于市曰：“我吕洞宾也。有能再拜我者，以丹饵之。”众以为狂，相聚笑随之。道人往还数四，竟无拜之者。道人往坐五显庙前火池上，儿童争以瓦砾掷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见吾甚切。既见吾又不识吾，亦命也。”吕乃自饵金丹，俄五色云周身，有顷不见，众共悔恨。

觉 能 得 丹

黄觉能有诗名，一日送客东都门外旅次，见一羽士。携酒肴，呼羽士共享之毕，羽士举杯搯水书“吕”字，且曰：“明年江南见君。”明年，果调官江南，复见洞宾，与以大钱七，其次十，又其次小钱三。曰：“数不可益也。吾以药数付遗子。岁旦，以酒磨服，可以岁无病。”觉如其言，至七十三岁，药亦垂竭，卒于东京。

德 成 得 丹

李德成能医，盛寒时遇一贫窘道士，衣单衣无寒色。与客入酒肆，自据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钱取酒。”道士诣

店中取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钱。”店者视之果然，乃以三升酒与之。道士酌酒饮，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与李曰：“此小术耳。吾吕洞宾也。”李惊喜，道士书一绝曰：

九重天子寰中贵，五等诸侯门外尊。

争如布衣狂醉客，不教性命属乾坤。

以药一粒遗李曰：“服此当享高寿。”即别去。李服药，发不白，齿不落，百七岁而卒。

金陵治痿

金陵万与石尝病痿疾，左半手足不能动，履者数载，百法治之不愈。偶出城南，有道人自普德山来，云：“尔何若此乎？”因以其疾告之。道人以手按其患处，忽觉痛酸，曰：“是岂得为偏相？行当自愈矣。”问其姓号，曰：“我乾姓，号系屯，寄寓于清源观。”遂与言乾坤屯蒙之旨，为天地君师之位，皆世人所经道。万归，其疾顿释，步履如初。乃以其事白诸友人，皆曰：“乾者阳也，系屯为纯。得非纯阳乎？”万因复出访之，竟不得其所在。惟纯阳之像居焉。隆庆庚午年十一月事。

景物题咏

黄鹤楼诗

武昌守倅，一日对弈，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国手也。”守试与弈，才下仅八子，即曰：“太守负矣。”守曰：“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负？”道人曰：“吾子已分据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果然。如是数局，守皆负。俄拂袖去，不见。守令人遍城寻之，闻在郡治前吹笛。才至郡治前，则笛

声东门。至东门，则闻在西门，至西门，则闻在南门。至南门，则闻在北门。至北门，则闻在黄鹤楼前，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见，但见亭中有诗曰：

黄鹤楼前吹笛时，白蘋红蓼满江渚。

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

末书一“吕”字。

因缘会遇或遇而不遇

何仙遇道

何仙姑，灵陵市道女也。始，十三岁随女伴入山采茶，俄失伴，独行迷归路。见东峰下一人，修髯绀目，冠高冠，衣六铢衣，即洞宾也。仙姑始仆仆亟拜之。洞宾出一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尽，他日当飞升；不然，止居地中也。”仙姑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归路。仙姑归，自谓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饥无漏，洞知人事休咎，后尸解去。洞宾尝谓仙姑曰：“吾尝游华阴市中卖药，以灵丹一粒，置他药万粒中。有求药者，于瓢中信手探取与之，观其缘分也。如是数日，他药万粒探取入手，而此丹入手即坠。”因叹世间仙骨难值如此。

道友讲经

陈澹然富而儒者也，惟慕道，延云水士多年，竟无所遇。洞宾诡为佣者，为治圃岁馀，所作工役，力过常人。陈爱之，然止以佣者待之而已。一日陈与一道友讲《阴符经》，至“天发杀机，天地反复”。未晓杀机之旨。洞宾从旁抗声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杀生，未死而学死，则长生矣。”

陈大惊曰：“汝非佣者耶？谁教汝为此语？”既而曰：“口口。”则复缪悠其辞，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口口何处窃得此语耳，非实通晓也。”居无何，忽辞去，曰：“吾将远行，明年五月五日午时复来也。”既去，寂然，后有乡人客于巴陵，遇之。曰：“为我寄语陈公，我吕洞宾也。始意公可授道，徐察之则不悟，吾不复来矣。”言讫，走入吕仙亭竹林中不见。明年端午日午时，陈暴卒。

绍兴道会

会稽山绍兴癸丑道会，有道人携凉笠而至，会散乃挂笠于壁，无挂笠之物而不坠。题诗云：

偶乘青帝出蓬莱，剑戟峥嵘遍九垓。

我在目前人不识，为留一笠莫沉埋。

祖师劝世

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君莫作。衣食随缘，自然快乐。算什么命？问什么卜？欺人是祸，饶人是福。天眼昭昭，报应甚速。谛听吾言，神钦鬼伏。